



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所設
安全理事會几內亞共和國特派團
報告書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五 年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聯 合 國



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所設
安全理事會几內亞共和國特派團
報告書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五 年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聯 合 國

一九七一年, 紐約

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大寫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S/10009 及 Add. 1

目 次

	<u>段 次</u>	<u>頁 次</u>
遞文函		iv
壹。導言	一至一二	1
A。特派團之設立	一至八	1
B。任務規定	九至一二	3
貳。訪問幾內亞共和國	一三至三二	4
A。會見幾內亞共和國總統	一四至一七	4
B。會晤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團	一八至二〇	5
C。工作會議	二一至三二	6
叁。結論	三三至四一	9

附 件

壹。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舉行的特派團	
第一次至第十次會議速記紀錄	11
貳。政府代表書面陳述	191

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
所設安全理事會幾內亞
共和國特派團團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日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茲謹隨函附奉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所設安全理事會
幾內亞共和國特派團依據該決議案第三段提出之報告書。

敬請閣下鑒照。

(簽名) P.B. KHATRI, 尼泊爾(主席)

(簽名) A. ESPINOSA, 哥倫比亞

(簽名) M. JAKOBSON, 芬蘭

(簽名) E. KUYAGA, 波蘭

(簽名) V. J. MWAANGA, 贊比亞

壹．導言

A．特派團之設立

一 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該國總統致聯合國秘書長電(S/9988)中聲稱，葡萄牙軍隊於該日清晨對幾內亞進行無理可言之侵略。該電文稱，僱傭兵突擊隊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登陸，並對該城若干地點施行轟擊。幾內亞共和國政府籲請聯合國援助，特別要求立刻派遣聯合國空運部隊干預，協同幾內亞國家軍隊抵抗侵略，以保衛幾內亞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保障和平及安全。

二 同日，幾內亞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函(S/9987)安全理事會主席，請其召開理事會會議，作為極端緊要事項，審議幾內亞情勢。

三 葡萄牙駐聯合國代辦於同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9989)中絕對否認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之指控。他聲稱葡萄牙政府並未干預幾內亞共和國之內政，認為該鄰國遵循一貫政策，將其內部不安之責任諉諸葡萄牙，實則葡萄牙政府與此毫無關聯。他重申葡萄牙政府嚴格尊重所有毗鄰葡萄牙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政策，並希望理事會因此拒絕幾內亞共和國所提出之控訴。

四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五五八次會議審議幾內亞共和國所提出之控訴。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致詞時曾宣讀他所接幾內亞共和國總統關於外國軍隊在科納克里登陸之來文兩件，及該晚他所發說明緊急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之覆電一件。秘書長並向理事會報告稱，發展方案駐科納

克里常駐代表來文證實“本地時間上午二時，有政府指為葡萄牙人之外國軍隊在科納克里登陸”，並稱該代表“曾目擊登陸船隻四艘及戰鬥機多架在該城上空飛行”。

五 幾內亞常任代表在其陳述中向理事會報告稱，幾內亞為葡萄牙殖民地軍隊預謀並實行武裝侵略之目標，該軍侵犯幾內亞領海，已派遣傭兵在首都若干地點登陸。鑒於和平與安全遭受此種嚴重破壞，幾內亞共和國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要求立即停止侵略，並立即撤退葡萄牙及僱傭軍隊與軍事設備。他並請求聯合國立即派遣空運及海運部隊恢復和平及安全，並請求安全理事會譴責葡萄牙政府。

六 布隆迪、尼泊爾、塞拉勒窩內、敘利亞及贊比亞共同提出決議草案一件(S/9990)，當即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經進一步審議後，將決議草案訂正(S/9990/Rev. 1)，由尼泊爾代表提出，並由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作為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決議案原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取幾內亞共和國常任代表之陳述，

“備悉幾內亞共和國總統所作之請求，

“一 要求立即停止對幾內亞共和國之武裝攻擊；

“二 要求立即撤退一切外國武裝部隊與傭兵連同用以對幾內亞共和國領土進行武裝攻擊之軍事配備；

“三 議決派遣一特派團前往幾內亞共和國立即就該國情勢提具報告；

“四 議決該特派團於安全理事會主席與秘書長諮商後組成之；

“五 議決本事項留列安全理事會議程。”

七 安全理事會主席與秘書長依照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第四段規定進行諮商後，理事會主席並與各理事國進行諮商，當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決定派往幾內亞共和國特派團由下列理事國組成：哥倫比亞、芬蘭、尼泊爾（團長）、波蘭及贊比亞。安全理事會主席與秘書長於同日聯合宣佈特派團之組成（S/9999）。

八 是晚，由 Padma Pahadur Khatri 少將（尼泊爾），Mr. Augusto Espinosa（哥倫比亞），Mr. Max Jakobson（芬蘭），Mr. Eugeniusz Kułaga（波蘭），Mr. Vernon Johnson Mwaanga（贊比亞）組成之特派團自紐約啓程前往幾內亞共和國。特派團隨行者有秘書長所指派之秘書處人員。

B. 任務規定

九 特派團之任務規定載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第三段，即是“立即就該國情勢提具報告”。

一〇 特派團自行訂定辦事程序，其中包括與幾內亞共和國政府諮商，安排視察特定地區及訊問證人，並收受陳述及文件。

一一 關於收受陳述及文件方面，特派團認為可以收受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或其他國家政府以及個別人士包括俘虜在內所要求及所提出之口頭或書面陳述。

一二 本報告書係依照此等任務規定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貳．訪問幾內亞共和國

一三 特派團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七時離紐約，經過達喀爾，於翌日午後抵科納克里。抵達後不久即由幾內亞共和國總統 Mr. Ahmed Sékou Touré 接見。

A．會見幾內亞共和國總統

一四 總統將該國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派遣特派團前往幾內亞共和國之行動所持之立場告知特派團，謂此項行動未能全部符合該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請求。

一五 他重申他的指控，謂葡萄牙應負武裝攻擊幾內亞共和國之責任，並追述葡萄牙過去之政策及態度，以及兩國間關係上之政治及安全問題。他說安全理事會未依其請求給予軍事協助，而要求對於目前的情勢提出一個報告書，他對此表示失望。但幾內亞共和國作為聯合國之會員國，將給予特派團一切可能之協助與合作使能完成其使命。總統謂將為此目的指派一個政府代表團。

一六 主席於答覆 Touré 總統所提各點時稱，安全理事會於接獲幾內亞政府請求後即舉行緊急屆會，通過了一個極為重要之決議案，該決議案將提送理事會之情勢一本高度的責任感，道義力量及政治可行性加以處理。安全理事會行動之一部分是派遣特派團前往幾內亞共和國，立即就目前情勢提出報告；他並表示特派團之報告書也許能達成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充分說明情勢之真象，使安全理事會能夠從而進一步採取它認為必要的行動。

一七 主席一方面說他知道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之不滿，同時也了解該政府的情緒，一方面表示特派團願盡力執行安全理事會所決定之任務。對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所應允的合作，特派團表示極為感謝，歡迎。

B. 會晤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團

一八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特派團會晤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該團成員如下：

Mr. Ismael Touré，代表團團長，財政部長

Mr. Damantang Camara，外交部長

Mr. Abdoulaye Touré 特命全權大使，幾內亞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Mr. Omar M'Baye，經濟部主任

Mr. Mamady Condé，貿易部主任

一九 代表團團長代表國家元首向特派團致歡迎詞，代表團所將執行之任務之範圍已由元首予以釐訂。特派團主席答稱特派團以高度責任感與關切心情進行聯合國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機關安全理事會所交付之重要任務。特派團認為所負使命極為重要而緊急，應以徹底、客觀的態度執行。特派團將一本憲章精神，竭盡所能並用一切可用之辦法履行其任務。

二〇 特派團急於聽取幾內亞政府代表陳述導致安全理事會審議此情勢之事態演變以及關於此情勢之各方面及其影響。特派團希望獲得關於遵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正文第一段及第二段之情形的情報，並願收受與其工作有關之一切聲明及文件，不論其為政府或其他方面發出者。為達到此目的，特派團隨時可以進行為其任務所必需或對其任務有利之工作。

Mr. Bohuslav Malek	代辦	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Mr. Anatoli Ratanov	大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Osman Ali Assal	大使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Mr. Imre Sztanronier	大使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
Mr. Oscar Oramas Oliva	大使	古巴
Mr. Sorsoh Conteh	大使	塞拉勒窩內
Mr. Günther Fritsch	大使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Mr. Ernest Schmid	代辦	瑞士
Mr. Paul Grégoire	代辦	比利時
Mr. Amadou Lamine Diallo	大使	塞內加爾共和國
Mr. Peter Afolabie	大使	尼日利亞
Mr. Albert W. Sherer, Jr.	大使	美利堅合眾國
Mr. Hans Christian Lankes	大使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Mr. Mohamed Hasan Adami	大使館	
	一等秘書	印度尼西亞

Mr. Mouzaffar Koubrously 公使銜

參事兼代辦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二六 他們的陳述係響應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一項節略內提出的呼籲。該節略通知派駐幾內亞政府的使領館及商務使節謂特派團業已蒞臨，並問他們願否各就其個人在發生侵略行動那天的經歷向特派團提供具體證言。

二七 特派團接獲意大利大使的書面陳述一件，還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函一件，內中轉遞目睹事件的兩個德國證人的報告。

(c) 幾綠非獨黨（幾內亞綠角非洲獨立黨）黨員的陳述。

二六 在舉行聯合會議期間，特派團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聆聽了幾綠非獨黨政治部黨員 Mr. Aristides Pereira 的陳述，又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聆聽了 Messrs. Vasco Cabral, Ireno Lopes 及 Mateus Correira 的陳述，他們還提出紀錄錄音帶及擄獲的兵器及軍火。

(d) 個人陳述

二六 若干外國居民曾向特派團發表陳述，包括住在科納克里的保加利亞籍醫師五人、古巴籍醫師二人、捷克斯洛伐克專家三人、比利時教授一人及若干其他人士。其中若干人係與其本國外交代表同時出席。

(e) 目睹敵對事件的實際結果

二七 特派團視察了博埃羅馬馬度 (Boiro Mamadou) 與薩摩里 (Samory) 兩地的軍營及幾內亞共和國總統在貝爾弗尤 (Bellevue) 的夏令館舍。它聆聽了目睹在上述地點所發生的事件者的報告。它看到自擄獲兵器中抽取的樣本，還視察了兩個軍營及總統夏令館舍被敵對行動破壞的情形。它還訪問了幾綠非獨黨的總黨部。幾內亞共和國國防部長、幾內亞軍及民軍的軍官及被拘留在軍營內的多哥人民一名曾提出目睹者的報告。

二八 特派團獲悉被拘留在博埃羅馬馬度營內的囚犯業經攻擊者釋放。

(f) 聽詢攻擊時俘獲的囚犯

二九 特派團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傍晚前往金地亞，在該處聽詢幾內亞當局帶來的七名囚犯。囚犯經特派團團員及在場的幾內亞代表團團員予以審問。特派團獲悉拘留在金地亞的全部囚犯人數在六十以上——多至七十。

叁．結論

三三 從特派團訪問幾內亞期間所獲情報及所作觀察，顯然可以看出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事件的輪廓。

三四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晚，科納克里海岸外出現一支海軍，係由第二次大戰期間稱為登陸艇的那種運兵船兩艘及小型巡邏艇三、四隻組成。

三五 十一月二十二日侵晨，若干汽艇將部隊載運上岸。侵略部隊軍力似有三百五十至四百人。此項部隊穿着類似幾內亞共和國陸軍所使用的制服，除綠色臂章外並無任何徽章。他們裝配有步兵武器，包括火箭砲與迫擊砲在內。

三六 該項部隊分成若干股。有幾股被派至科納克里的戰略要點，諸如兵營、機場及電力戰。一股將幾內亞共和國總統夏季官邸摧毀，另一股企圖襲擊總統府，未能得逞。幾綠非獨黨的總部亦被攻擊。侵犯部隊佔領了一兵營，該營除監禁從事反政府活動的幾內亞人外，並拘留與幾綠非獨黨作戰被捕的葡萄牙人；所有囚犯均被釋放，其中若干，包括葡萄牙囚犯在內，顯然被帶返船中。各汽艇在海岸與船隻間往返頻繁。

三七 戰事繼續在城中各要點進行，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晨為止，其後進攻部隊撤回至原船並離去。死傷確實數目特派團無從獲悉。據幾內亞當局稱，侵犯軍被俘者在一百人以上。

三八 此次行動似有妥善籌劃並以職業性的技巧與精確方式執行。行動的型式表現了可能的目標與目的。對幾內亞共和國總統官邸進攻，再加上釋放幾內亞囚犯，可以證明幾內

亞共和國政府代表所表示的意見，相信進攻用意之一在推翻政府並由反政府份子取而代之。另一目的似為打擊幾綠非獨黨的領導及總部，因而削弱解放運動。再一目的顯係解救葡萄牙俘虜。

三九 至於侵略的來源，從利用海軍船隻看，可見有外國參與。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確信這一國家就是葡萄牙。此種看法並自其他來源所獲情報證實，包括特派團所詢問的俘虜，以及獨立觀察家的目擊報告與各種物證在內。

四〇 特派團就從海上對幾內亞共和國發動外來武裝攻擊一事所蒐集一切資料作澈底分析後，達成幾經考慮的意見如下：

(a) 運輸侵略部隊前往幾內亞領水所用的船隻，主要都由白種葡萄牙軍隊駕駛，並由白種葡萄牙軍官指揮，

(b) 該部隊係由葡萄牙軍隊單位組成，主要為由正規白種葡萄牙軍官指揮的幾內亞（比紹）非洲軍隊，以及一支由幾內亞（比紹）領土內訓練並裝配的幾內亞反叛份子組成的隊伍。

四一 依照特派團最審慎的判斷，該侵略部隊係在幾內亞（比紹）集合。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侵入幾內亞共和國領土是由葡萄牙軍隊的海軍及陸軍單位與幾內亞共和國外幾內亞反叛份子共同進行的。

附件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舉行的特派團第一次至第十次會議速記紀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前十時
在幾內亞共和國科納克里人民宮舉行的第一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Ismael Touré ，幾內亞共和國財政部長兼政治局委員

Mr. Ismael TOURE : 各位先生，我代表國家元首所指派與聯合國特派團舉行會談的代表團向各位表示歡迎。

我們要說的話不多，因為特派團業已由國家元首親自接見。因此已聽到我們對於特派團的蒞臨科納克里所感到的真正頌揚感謝之忱。

我可以說，國家元首所說的話不僅是對於特派團的停留在幾內亞表示其慇懃歡迎之意，同時也說明了政府代表團所奉命進行的實際工作的範圍。我們對於能蒙國家元首選派來接待你們並和你們交換意見，感到十分愉快，同時也感到驕傲。

在我們到隔壁的房間正式開始會談之前，我們要對你們的光臨幾內亞國土再度表示歡迎之意。各位都是你們本國派駐聯合國的大使，同時又是聯合國秘書處的代表，我們要向你們表達我們的兄弟之情。我們希望能使你們一切感到舒適。請各位安心，想着你們是在一個友好的國家裡，處處想要幫助你們，並且一心一意要為你們的會議作妥善的安排。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及關於所處的環境方面，我們也希望你們此行愉快而成功。

現在我要向各位介紹幾內亞代表團。

本團成員中有外交部長 Damantang Camara 同志。

你們當然都認識 Abdoulaye Touré 同志，他曾和你們一路同行。他的職務一部分在聯合國、一部分在幾內亞共和國。

此外還有 Sheikh Omar M'Baye 同志，他是經濟部**主任**，同時在國際組織方面也有若干經驗；以及 Mamady Condé 同志，他是貿易部主任，他在聯合國方面也有若干經驗。兩位同志的被指派，

不僅是因爲他們熟悉聯合國的問題，同時也是因爲他們通曉英語。他們當然還有其他才能，但是，在此時祇有這些能力是我們所最爲關心的。

請各位隨意。

主席：我要代表聯合國幾內亞共和國特派團對於我們昨天抵達科納克里時幾內亞政府所給予的熱情款待向各位先生表達我們的誠摯謝意。我們對於貴國總統 Mr. Ahmed Sékou Touré 閣下所給予我們的和愛優厚的歡迎，尤其感激。

我們抱着高度的責任感與關切心情來進行聯合國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機關安全理事會所交付的重要任務。我們認爲所負的使命極爲重要緊急，應以徹底客觀的態度去執行。我們將一本憲章精神，竭盡所能，並用一切可用的辦法，來履行我們的任務。

特派團急於聽取幾內亞政府代表陳述導致安全理事會審議此情事的事態演變以及關於此項情勢的各方面及其影響。特派團希望獲得關於遵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正文第一段及第二段之情形的情報，並願收受與其工作有關的一切聲明及文件，不論其爲政府或其他方面發出者。

爲達到此目的，特派團隨時可以進行爲其任務所必需或對其任務有利的工作。

Mr. Ismael TOURE：各位先生，謝謝你們對幾內亞政府與人民所說的感激的話，請容許我們代表幾內亞政府與人民向你們表示我們的誠摯謝意，同時先對目前情勢發表一般性陳述。我的陳述將由幾內亞代表團中的同事們加以補充——同時我們

也希望能有機會讓你們提出問題——目的是要使你們完全了解幾內亞政府的觀點。

我要說明，國家元首所作的陳述將作為幾內亞代表團今天在此所作各項陳述的基礎和界限。

因此我們可以說，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們是一次武裝侵略的目標。這一次侵略的主要工具是一支海軍部隊。幾內亞政府和人民都知道這次侵略的主動者：那就是葡萄牙政府。沒有一個幾內亞人懷疑此一顯著的事實。由這次侵略進行的方式可以證實這是葡萄牙政府對幾內亞共和國政府與人民所犯下的一次蓄意預謀的侵略行為。

幾內亞人民同樣地深信此項武裝侵略係侵犯幾內亞一切基本權利，不僅構成對其國家領土的破壞，並且構成對我們國家和平與安全的直接威脅。

因此我們籲請聯合國幫助我們反抗這種明目張胆的武裝侵略，我們知道其主動者是誰，對其用心所在也是毫無疑問。我們向聯合國呼籲是基於這個國際組織的基本目標，也是基於會由這同一國際組織採取行動的若干先例。確實的，聯合國確認一旦對其任何一會員國發生侵略情事時，就要實行國際團結以維持和平及國際安全的憲章原則。

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說，照我們的意見，在幾內亞政府的眼光中，你們在這裏所代表的這個事實調查團是沒有理由的。所發生的乃是一項戰爭行為，並且表現出一個外國在侵略行為中所從事的干涉，因此事實調查是不必要的。

我們所要求的——在幾內亞所作的要求中說得毫不含糊的——就是軍事援助，以便對抗我國所遭受的外來軍事攻擊。

第二點需要加以明確說明的是：事實上幾內亞人民認為它本身對其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首先負有責任。因此，幾內亞政府認為，不論情勢如何嚴重，我們決不能認為這個責任不在幾內亞政府身上，而是在一個外來組織或機關的身上。

因此我們對於聯合國所作的決定不得不感到驚異。這個決定對於幾內亞共和國的和平與安全包含着嚴重的危險性，因為提供重要軍事物資以抵抗侵略的工作如果完全操之於聯合國之手，我國今天就會處於悲慘的境地；侵略者將有時間從事並完成其殖民侵略的計劃並危及幾內亞國家的根本生存——不論幾內亞人民的願望如何，也不論此類行為對幾內亞人民所將發生的一切後果如何。

因此我們必須代表幾內亞政府聲明，我們認為由葡萄牙侵略這個觀點來看，聯合國所採取的態度必須被認為是對其會員國的一種危險的態度，也是與聯合國的基本宗旨相矛盾的，這個宗旨，如我上面所說，乃是要實行國際團結。

因此，我們認為聯合國未能如幾內亞共和國所請求的迅速採取行動，未曾送來任何軍事援助，乃是未能實現該項憲章宗旨。

依幾內亞政府的意見，此項闡明是必不可少的。就道義上而言，以及就統一聯合國行動的立場而言，我們認為這些都是令人遺憾的事實。我們認為對於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聯合國而論這些事實是十分可憾的，因為儘管聯合國是如此，幾內亞人民單憑本身的力量還是能夠遏止了葡萄牙的該項武裝侵略；而聯合國，由於其在面臨對幾內亞的侵略時所採行動的結果，

却冒着被認為是在國際社會中一個無用工具——或甚至是危險工具的危險。因此我們不得不覆述我們國家元首業已有力地表明過的這些意思。

依幾內亞政府的意見，決議案中未曾提及葡萄牙為侵略者，因此就缺少了客觀性。此項侵略至少限度是一次外來的武裝侵略。聯合國在認明侵略者方面所持的保留態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聯合國在這件事上以及在聯合國所可能採取的此項保留上所持的態度，在我們看來乃是一種缺少客觀的表現——甚至是一種與侵略主動份子同謀的表現——當然，也會有人談論這個國際組織的假冒為善。這些事情對於這個國際組織的前途是有最嚴重關係的，至少在世界若干部分是如此，例如非洲，因為幾內亞問題根本上就是非洲問題，這次侵略的目標就是要打擊一個非洲國家的獨立，把一個並非由人民自己的意願所選擇的政府強加於幾內亞人民身上，並用暴力推翻由民主方式選出的合法政府。

聯合國業已由於葡萄牙對幾內亞共和國的侵略行為而對葡萄牙加以譴責。事實上，這一次的侵略，其規模更為危險，而且曾由聯合國代表看到，該代表當然應被聯合國認為是誠信之人，他也有責任在幾內亞共和國境內代表聯合國。

葡萄牙對塞內加爾和幾內亞所犯的侵略行為是盡人皆知的，也是聯合國所知道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侵略是里斯本政府在幾個月以前就決定的。這個決定是在葡萄牙統治下的幾內亞（比紹）“總督”——在此種情形下這是確當的字樣——前往里斯本走了一趟之後所作成，他認為對幾內亞共和國準備並進行一次大規模侵略的時機業已成熟。

這一件最重要的事實是由幾內亞共和國一個友邦的駐科納克里大使館用機密但是正式的方式向幾內亞政府提出報告的。目前在科納克里的這個國家的大使授權我們向你們提供此項情報。

我認為假如你們對解放的情形、獲致獨立的問題以及非洲殖民主義問題加以考慮，葡萄牙的態度便不容置辯：葡萄牙的立場與非洲的進步顯然是處於敵對地位。

當葡萄牙軍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侵犯我國時，其首一目標便是消滅監禁葡萄牙囚犯的所在地與房屋。這些葡萄牙囚犯是由幾內亞（比紹）的幾綠非獨黨所俘獲的。據我們所知，該地發生了反抗政府的行動，監禁葡萄牙囚犯的地方受到他們的攻擊——受到火箭炮的射擊——這些戰犯都被攻擊部隊所釋放。

這些囚犯不僅是葡萄牙的國民：他們都是葡萄牙白人。我們講到葡萄牙時便不得不使用此等膚色的觀念，因為如所週知，葡萄牙這個國家現在還是處於根據膚色將人民分類及分等的階段。

幾綠非獨黨已準備提出關於對幾內亞共和國所犯侵略行為這一方面的情報——換句話說就是關於對其房屋的攻擊，以及關於葡萄牙白人囚犯身份的情報。當然，這是認明侵略者的一種方法，而大家都知道，幾綠非獨黨正在為這個國際組織所支持的解放戰爭中努力奮鬥。

我們已見到報界書面的及口頭的消息，可以作為一項假設的根據，當然不是為侵略辯護，但至少可以加以解釋：這是科納克里及其他城市中幾綠非獨黨軍隊的存在——以科納克里而

而論，尤其是因爲 Cabral 的住所在這裡，你們都知道他就是這個鬥爭的領袖；你們將能知道這個住所被損的情形。

當第一批突擊隊進入這個地區時，很顯然的他們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對付幾綠非獨黨：他們要釋放白種葡萄牙俘虜，他們也要殲滅 Cabral 本人。他們的第二個目的是要殺戮幾內亞國家元首，這一點由他們的海上第一槍係向我們國家元首的夏令官邸發射這項事實可以看出。

有一個葡萄牙的軍官曾佔領幾內亞的一個軍營——稱爲博埃羅軍營——他曾向幾內亞軍事人員以及幾內亞的平民說了一些話，這些人是由葡萄牙人召集起來的，因此可以認爲是他們的俘虜。

那些俘虜還都活着，他們可以爲這個葡萄牙軍官所說的話做見證，你們可以向他們問話。那個葡萄牙軍官向他們說的話是，葡萄牙已經獲得勝利，因爲已經發生了兩件事：Cabral 已經停止戰鬥，幾內亞的國家元首已被殺戮。

這當然證明了侵略者企圖做到兩件事：他們要對幾綠非獨黨的領袖作戰，並對共和國的總統作戰，這一點除了表示侵略者必定是葡萄牙之外就不會再有別的意義；我們認爲遺憾，聯合國未能接受幾內亞政府首先的說法，這後來會由聯合國代表予以證實——就是說葡萄牙是這次事件中的侵略者。

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遭遇嚴重的威脅，由於武裝干涉使其安全受到威脅，——這一威脅經幾內亞共和國合法組成的政府明白提出之後並經聯合國代表加以證實，在此情形之下，聯合國必須作一抉擇：它必須決定作緊急干預，以便恢復和平並終止該項威脅——當然它也許須於事後查明該項威脅究係由外來的

力量或係由內部的力量所造成；或是作另一選擇，任憑時間的自然發展，派遣一個特派團去調查所發生的事情——在採取行動之前進行這一切。

這就是聯合國的抉擇。在我們看來這一抉擇有着嚴重的後果——有着沉重的含義。這不能解釋為出於客觀態度，或對聯合國原則的尊重。這至少必須解釋為漠不關心，甚或解釋為共謀——對於一項侵略行為的認可。

聯合國曾有一次在非洲實行干涉，那一次的情形今天實有加以反省的必要。我所指的就是對於剛果（金夏沙）的干涉。當該國的合法政府要求給予軍事援助以便對抗嚴重的紛擾時，聯合國鑒於此為該政府提出的合法呼籲聯合國有責任去對抗紛擾，當即決定採取行動；我們知道，剛果那次的事件並不是一個外來侵略的問題。今天我們不禁自問，是不是為了聯合國的崇高目標而使該組織在剛果從事干涉，還是為了要支持若干企圖保持其利益的國家而損及剛果人民的意願。幾內亞的事情自然一定要和剛果的事件作一比較。

我們必須在此說明另一事實：有一個目前在幾內亞的比利時專家曾被葡萄牙侵略者的第一批突擊隊所俘，據他告訴我們，他看到那些突擊隊不但是由葡萄牙人所率領，而且是由葡萄牙白人所率領，他說他準備為這一事實作證。

在此種情形下，本來不相信一個人不論其膚色如何總有其做人之價值的葡萄牙人，確曾事先使用了一些化粧術；他們曾把他們的皮膚染黑。因此，對付 **Ahmed Sékou Touré** 總統及 **Cabral** 的行動是由葡萄牙白人所指揮的，因為他們當然不能信任由其他膚色的葡萄牙人去進行此項危害一國獨立的罪行。

剛果事件中負責指揮幾內亞遣往剛果軍隊的 Diané 將軍，其後出任國防部長，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事件中於博埃羅軍營被俘。他會由那個勝利宣告幾內亞總統及 Cabral 業已死亡的另一白種葡萄牙軍官高傲地進行問話。後來，Diané 將軍得以脫逃，我們終算幸運，因為否則的話，他便會被那些突擊隊譏嘲地幹掉，從清晨兩點鐘到六點鐘之間，博埃羅軍營完全是在突擊隊的控制之中。

Diané 將軍及若干目擊事件的人已準備發表聲明。同樣地，我前面所說過的比利時專家也準備發表聲明。葡萄牙突擊隊會問那個比利時專家他是否願意指出何處是 Cabral 的寓所，何處是 Ahmed Sékou Touré 總統的館舍；爲了使他相信他們，他們擦去了塗在臉上的黑色油墨，讓他知道這是白人與白人之間的說話。當然，他們沒有了解這個比利時專家的真正感情和真實本心。

我們的國家元首以及我們對聯合國所作的陳述中也曾說明有一支海軍在我們的領海中出現，人人都看到那兩艘兵艦。這次侵略並非由幾內亞的不滿份子所發動，而係由一個擁有此種海軍力量的國家所發動，這是又一個證明。

我們認爲聯合國應該通過特派團設法恢復它的名譽，不僅在幾內亞人的心目中，而且要在所有非洲輿論的心目中，因爲在這件事上非洲一致認爲這是對整個非洲所發生的事。我們認爲貴團如能進行訊問爲幾內亞軍隊所俘獲的許多葡萄牙俘虜，便能幫助聯合國恢復其令譽。他們的人數在一百名以上。他們不但是講葡萄牙語，而且他們也還有良心能告訴你們，他們出生何處，在何處接受訓練，在那一天什麼時間離開比紹前來

幾內亞。他們也能說出那些載運他們的兵艦屬於何人，負責海軍行動的所有海員屬於何種國籍。

今天我們如果再把這些論據來向幾內亞人說明，那將是非常可笑的，因為那祇是強調已是很明顯的事情。無論如何，幾內亞軍方已隨時準備使你們有機會去訊問這許多俘虜。

我們殲滅的侵略者的人數確實遠較俘虜的人數為多。幾內亞人民以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而自傲，同時，他們證明能夠制止不論來自何方的旨在減損其尊嚴的任何侵略行動，也引以自豪。幾內亞軍隊所俘獲的葡萄牙俘虜之一業已毫不猶豫地有所聲明。他說明了那兩隊一五〇名僱傭兵每個人是如何徵募並由何人徵募的。他指出他們是在所謂葡屬幾內亞的何處接受嚴格訓練。

當然，葡萄牙會反對我們的說法，而說那些人並不是在所謂葡屬幾內亞，而是在葡萄牙領土內接受訓練的，因為即使到了今天，他們還是一直在說，他們並沒有殖民地問題，說“非洲行省”乃是葡萄牙領土的構成部分。

我們認為貴團對於本人方才所提及的並經電台廣播的那個俘虜的聲明加以研究，不但可以使你們深信這是一項侵略以及侵略者為誰，並且也可以使你們對於侵略係經事先準備——係蓄意預謀這一事實的結構得到一個概念。那些突擊隊高傲地宣佈了他們的戰爭口號，那是一個整套的方案 and 思想：那就是敢死突擊隊。那個俘虜也告訴我們那些突擊隊所領的薪水；他告訴我們突擊隊所領到的總額，那些突擊隊多數是葡萄牙人，他也告訴我們在那次行動中被雇來充當嚮導的那些幾內亞人領到多少錢。

在那次遠征中，照以可恨而落伍的殖民主義觀念為根據的著名的葡萄牙公民分類辦法來說，當然出動了一切種類的葡萄牙人：白種葡萄牙人參加了登陸並佔取軍營及戰略據點，但是一俟軍營被認為已被侵略者完全佔領之後，他們便立即退回到海軍部隊；然後是那些第二類的人，也被送回海軍部隊。這些第二類的人在混血兒中是屬於第一等——因為，你們都知道，這些混血兒被葡萄牙人分成若干等——這些人都離開了；祇有最低一等的葡萄牙人——黑種葡萄牙人——留在軍營裏。

這就解釋了何以在幾內亞海岸與海岸外那些海軍部隊之間有那些來來往往的小型船隻。這個計劃未能完全像預期地那樣實現。因此我們的軍隊才能夠進行殲滅並俘獲一名白人軍官及若干屬於第二類——混血兒的軍官。

我們不知道這個國際組織何時才會明白，如果它繼續與像葡萄牙這樣一個國家協力一致，國際社會的前途就十分危險。當然，沒有人希望葡萄牙會承認它的行動，可是，如果聯合國能夠承認葡萄牙的插足非洲無異是一項永久的侵略，那麼至少對於非洲各國將是一種鼓勵。

我們也必須說明，一九六九年間曾有一項對幾內亞的陰謀。此項於一九六九年四月間進行的陰謀，其主要目標便是幾內亞軍隊本身。那些陰謀份子滲透了軍隊，還說服了一位屬於幾內亞軍事參謀部的 Kaman 上校。

該項陰謀終被幾內亞人民、幾內亞政黨及其政府所粉碎。因為那是一種內部威脅，幾內亞共和國當時未向聯合國發出呼籲，但是其危險性是與我們今天所面臨者相同的。

那個上校——Kaman 上校——真是無耻之尤，竟於其以背

叛祖國罪被判處死刑之後上書我們的國家元首——他厚顏要求寬恕，說是如能容許他到幾內亞（比紹）去，他將對國家元首感激不盡。那封信存在共和國總統的檔庫中，也許可以任你們查閱。自然，爲了欺騙國家元首的善意，他編造了一套事實作爲藉口，說是他要參加在幾內亞（比紹）領土上的幾綠非獨黨。

十一月二十二日葡萄牙人佔領博埃羅軍營之後，在那裏進行訊問的那個白種葡萄牙軍官，他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找出 Kaman 被關在哪一個監獄。每一個在場的見證人都能證實這一點。他們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如果 Kaman 上校是在博埃羅軍營的監獄裏，他們便把他釋放，不然的話便到他可能在的地方去尋找。他們向每一個人訊問這個 Kaman 上校在哪裏，這一點就說明了一個事實，即葡萄牙人一直與那些可能和幾內亞政府敵對的份子保持接觸。

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事件已被定罪而關在博埃羅軍營的所有囚犯都被葡萄牙部隊釋放，並且告訴他們說，從那時起他們便是自由之身，因爲 Cabral 已經死了，Ahmed Sekou Touré 總統也已經死了。

其中有兩個囚犯天真已極，竟會聽信那個葡萄牙軍官所說的話，他們甚至於從監獄裏弄來一輛汽車；他們到了人民宮，一方面是要觀賞人民宮的遺跡，同時也要看看這個幾內亞人民民主政權末日的一幕。當然，他們在人民宮前面就被截住了。

葡萄牙所領導的武裝侵略的目標，是要消滅幾內亞共和國合法組成的政府，而以由祇能在幾內亞共和國監獄中找到的像 Kaman 上校這類人所組成的政府來代替。

特派團會得到通知，對 Mamon 上校及其同謀者所進行的審判是人民的審判，就是在人民宮舉行的。

像所有的殖民主義者一樣，葡萄牙人的記憶力是很差的，他們以為可以用侵略把他們的統治從幾內亞（比紹）擴充到幾內亞共和國。他們甚至讓幾內亞囚犯之一把各囚犯監獄的鑰匙向大家傳觀。這個奉命從事該項心理行為的人已被俘虜，幾內亞當局也許會要他向貴團提出陳述。

葡萄牙政府反對 Ahmed Sékou Touré 總統是因為他是幾內亞人民團結的象徵；他是民主幾內亞政權的象徵；他是幾內亞人民為了要表示他們能夠終止可恨的殖民政權而業已完成的一項行動的象徵，同時也因為他是一項事實的象徵，那就是幾內亞人民在其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所進行的鬭爭中，對於不論是內部或外來的企圖破壞其獨立與主權的陰謀所從事的反抗是勝利的；又因為他是最能表現非洲團結與獨立精神的非洲領袖之一。

他也是那些為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而奮鬥的領袖之一，他們要使人民的發展完全操諸人民自己手中——出於人民自己的選擇。

我們深知如對葡萄牙從事這次侵略的事實存在有任何懷疑，其唯一的結果便是使整個非洲反對任何可能表示此等懷疑的人。

葡萄牙自然是那些無法容忍像幾內亞政權這樣一個政權在其屬地之一邊境存在的許多政府之一，因為葡萄牙明知幾內亞人民所進行的革命行動終將造成幾內亞（比紹）的解放。

幾內亞的革命可以引以自豪的是，它是起源於聯合國對於加速非洲各國獨立過程具有極大效果的一項決議案，該決議案述及加速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的獨立。我所指的就是大會

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那是幾內亞在聯合國中的一項創議，旨在使這個國際組織可以履行其造福非洲的責任。

當然，幾內亞不但是爲了幾內亞民族而且也爲了所有非洲民族從事堅決鬭爭；這種鬭爭葡萄牙當然不會喜歡的，因爲它不但盤據我國邊境的幾內亞（比紹），而且也盤據非洲的其他部分。葡萄牙在非洲此等部分的所作所爲曾被若干國家所容忍——我可以說，不但是容忍，而且有時候還受到它們的支持。

葡萄牙的侵略不是一個幾內亞的問題，或是非洲的問題；它是一個聯合國的問題，因爲它對非洲是一個寶貴的指標，說明聯合國是否能誠意實行其目標。

當然，葡萄牙在南非及非洲以外的其他地方有着盟國，它們的目標是很明顯的：不讓非洲自然發展，繼續剝削非洲，並因此而消滅國際團結，隨着也消滅國際和平。

昨天，革命之聲廣播了我們的安全機關發佈的一則消息，其中列舉外籍居民間這次外來侵略的受害人——屬於其他國家公民的居民間的受害人：三人死亡——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南斯拉夫三個國家的公民——並有八人受傷，其國籍亦經查明；所有在葡萄牙侵略中蒙受損失的國家均對幾內亞政府派有大使級的使節。各有關大使已向其本國報告其國民遭受死亡或嚴重傷害的情形；各位大使熟知使其國民遭受謀殺或重傷的情狀，他們準備向貴團發表陳述並提出文件。

所有這些受害人的事實已無可否認地證明了葡萄牙應擔負侵略者的責任。無論如何，鑒於此等血淋淋的謀殺事件，幾內亞政府沒有理由要提出任何藉口。我們確實是一同受到同一個侵略者的侵略，而且各位大使都知道這一個事實。

在死亡者中有一位是外交官——對於這一點貴團不能不關痛癢。在八位受傷者中也有一位是外交官。最使我們起反感的是，受傷者中有一個一歲半的嬰孩，他被部分的彈片——開花彈——所擊中，並為一火箭砲及噴火器所傷。這一點證明了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殺人是盲目的，冷酷的，這個問題不僅是非洲的問題：這是應為整個國際社會所關切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各個國家與各個民族之間依照聯合國的精神所必須存有的關係，國際社會如果要有一種可被接受的人道意義，亦有賴於此。

幾內亞很高興能從它的姊妹非洲國家獲得其未能從聯合國獲得的援助。團結的觀念已經得到了光彩奪目的證明，不但因為整個非洲在道義及政治方面所給予的一致支持，也因為在軍事方面的具體支持。

因此，我們具有為抵抗葡萄牙侵略所需要的一切。在另一方面，現在我們的軍事參謀部認為它業已殲滅了所有的侵略者；而在將來，如果我們有所呼籲的話，我們可以預先告訴你們，這種呼籲將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呼籲；在幾內亞政府方面，不論所處的情況如何，將永遠不會由於幾內亞人民無力應付其困難而提出呼籲。

我們向聯合國所作的呼籲應被解釋為顯示願意捍衛持久和平的各會員國所具團結精神的一種指標，這種持久和平祇有在所有大小會員國的基本權利一律受到尊重時才有可能。

最後，非洲的情勢應受到所有各洲的關懷。

葡萄牙的侵略證據確鑿。各位外交官對此事件曾普遍表示關切。其中有些人曾拍攝此一事件的影片。他們拍攝了

駛入我國領海的軍艦。 那些文件都可以向貴團提出。

我們並不認為貴團有興趣要找證明這些船隻屬於某國的法律根據，或是要有一種法律文件作基礎來表示這個對幾內亞共和國所蓄意預謀進行的乃是葡萄牙的侵略行動。

進一步說，我們受權向你們說明，你們對於這個情勢所作的判斷，對幾內亞及非洲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極小的重要性。但是，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作為對於國際和平及一切國家的安全竭誠關注的一個國家，幾內亞必須向貴團指出，我們將對你們的判斷感到興趣，因為它可以讓幾內亞以及全非洲的人民知道，這個國際組織是否真正關切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要對這個國際組織有所評斷，就是要分析其與非洲利益的關係，其與非洲的獨立、非洲的發展、及非洲和其他各洲間之團結的關係。 非洲統一組織有意舉行一次特別非常會議，以便對此項由於葡萄牙的侵略幾內亞共和國而對非洲所犯侵略的問題作一評斷。 我們竭誠希望聯合國能夠踐行其責任，並顧及非洲的進化及非洲對於國家聯合意識的進化。 整個問題的關鍵即在於此。

至關於任何種類的援助，我們並不對聯合國存何希望。 凡已將侵略者予以殲滅並單獨無助地肅清了該項侵略行動的人，應該毫不猶豫地將這件事宣佈。 我們已充分準備來幫助你們，務使貴團可以對聯合國有所幫助，俾使其能具有若干意義。 這是一個為聯合國服務，使其明瞭非洲業已進化的問題；這是一個顯示出火急現實的問題，即國家的生死存亡端賴終止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而此項對抗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鬭爭是與為維持和平而作的鬭爭分不開的。

無論如何，非洲業已了解，愛好和平不應祇是一句空話，凡是愛好和平的人都應準備作最大的犧牲；並了解非洲的生命可以受外來統治的時代業已過去。從現在起，一切論據將不再是哲學性質的。如果我們必須作戰，即使是祇能憑刀來作戰，我們也準備為保衛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基本利益而戰鬥。

最後，我們希望你們知道，幾內亞是聯合一致的，在其領袖領導之下具有團結的精神；不但幾內亞的革命是無可改變的，而且今日革命的時勢所趨，任何人也不能加以動搖。如果葡萄牙人明天捲土重來，他們便會發現幾內亞人民會把他們打得粉碎。

我們希望你們有一個調查制度——因為這是聯合國所喜歡用的字樣——在此制度下將能顧到幾內亞的現實，也顧到尊嚴——尊嚴是幾內亞人民所最珍愛的——同時還顧到祇要非洲有侵略行動，幾內亞將決不猶豫地大聲疾呼，並將決不猶豫地全面參加作戰。我們今日可以很容易地說這樣的話，因為我們曾經派遣兩營人到剛果去，當時我國具有充分裝備的軍隊還不到三營人。非洲的任何地方受到任何形式的攻擊時，幾內亞總是在場的——而且是立刻在場的。

在這次葡萄牙的侵略中，由於幾內亞人民準備有素並已進行作戰，幾內亞才向國際社會籲請在幾內亞的國土上履行其責任。所有證據都將提出來聽憑你們處置，我們相信這是可以很快做到的，我們並不需要一星期的時間。在幾小時之內我們就可以得到所有這一切證據。我們並不希望你們因尋找證據而延長在此停留的時間，至於講到非洲人的好客，我們在情感上並不受到影響——這就是說，如果能夠讓我們來談論有益的

事情，我們當然是歡迎你們能夠在此停留幾星期甚至幾個月。但是我們將堅決反對任何費時二十四小時至四十八小時以上的調查，因為，說實在話，我們已經有若干次譴責過聯合國所用的一些方法——這些方法有時候未免過份官僚氣，在有些場合往往損及若干會員國的尊嚴。從今以後，如果這些方法傾向於要把聯合國當作討好各大國而反對小會員國的執行委員會一類機關的話，幾內亞就決不能忍受。

我們要再一次地表達我們對你們的信心，這是因為你們是各自本國的大使——是覓致各民族間諒解與友誼的關心國際問題的人物，而比這一切更重要的，也是深信人類團結，深信必須以團結精神發展根據每個人的人格而尊重其尊嚴與價值的人物。就是這些事情使我們有理由留在聯合國裡，你們對於這些事比我知道更清楚。對我們來說，這就是國際社會經由聯合國秘書處對你們寄予信託的意義。

我們要感謝你們耐心聽取幾內亞政府的觀點。我們要再次多謝你們對我國總統、政府及人民所說的同情關切的話；我們也要通過你們向國際社會致敬，它仍然是一切愛好和平與愛好自由民族的希望。

主席： 我願意代表本人和在這裏的同人向閣下致謝。閣下非常正確地詳細解釋了總統閣下昨晚所告訴我們的事；同時，你指出了將給予本團徹底的合作。對於你們的未能得到空運部隊，却弄來一個外交官的特派團，我們當然深知你們的沮喪與失望。

閣下是熟悉聯合國事務的——當然你們的代表今天也在場——你一定充分知道並且了解聯合國並沒有一支維持和平軍隊。

即使聯合國決定以最大速度作一切調度而遣送空運部隊來此，它也還不會這樣快就已抵達此間。

本人是我們奉命來此所依據的決議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我可以此身份向閣下保證，並轉向貴國政府及人民保證：在六七個小時的仔細審議及諮商中，我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以期通過一個措辭更強硬的決議案。但是，閣下和貴同仁都很知道，我們要趕時間，而且聯合國的工作是經過一連串的折衷調和而進行的。

我們在聯合國的人確實了解這個偉大非洲的目標和企望；我們並非不知道殖民主義的最後殘餘非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世界此一部分還是非常猖獗。但是，聯合國雖然可能並非完美，我們認為它依然是最好的可能出路。

我們對於那個偉大的非洲統一組織所採取的十分有效而堅定的步驟實在感到興奮鼓舞。它確實使我們有理由可以驕傲，這個偉大的新興復蘇的非洲不但對於非洲本身的偉大與尊嚴可有貢獻，並且將對整個世界大有裨益。

我們當然會在種族隔離問題委員會中試圖作出我們微小的貢獻，我們一直有着殖民問題及帝國主義問題，我們甚至還對付現時代所用的新殖民主義的手段。但是，談到我們現在所擔負的任務，我們責任所在必須履行的任務，我可以向你保證，安全理事會或共同提案國或支持決議案的各理事國決不能被指控為在此次對這個偉大國家所作侵略或武裝攻擊中是漠不關心或參加共謀的。在我們可以利用的時間中，此一行動途徑是發揮聯合國道義力量的最佳途徑。

特派團不會來使你們感到困擾，或使你們處於困難的境地，更決不會損傷你們的偉大尊嚴感。我們祇想完成安全理事會

所交給我們的任務。而安全理事會會很明白地說明應該立即有所行動；你方才在致詞中曾十分好意地指出可以提供各項文件或證人。在這次會後我將與我的同人以及貴代表團各位先生進行諮商，以便決定一個便於你們提出這些文件或見證並讓我們進行調查、訊問或聽取意見的次序。

我也許應該在此說一句提請注意的話：在聽取證人發表陳述的時候，如果我本人或我的任何一位同人要對他們的陳述作進一步的調查，這並非因為我們對閣下或貴代表團團員的說法缺乏信念或信心，而祇是因為要記住我們的任務，那就是要說服現在還在紐約的一二一個會員國。因此，我們將作一切努力以使這個問題更加水落石出，我們並不是以某特殊代表團團員的身份這樣做——我相信我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知道問題的所在，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其他一二一個會員國。我們的一切程序將本着此項精神進行。

我必須很坦誠的告訴你，我對於這次危機中幾內亞人民所表現的團結精神、軍隊的反應、以及所有領袖們的擁護你們的偉大總統Mr. Ahmed Sékou Touré，印象極為深刻。我們要向你們所有的領袖、人民及軍隊致最誠摯的祝賀。

Mr. Ismael TOURE現在，各位先生，本着禮貌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我要很簡單的說幾句話。

主席先生，我以極大的興趣傾聽了你的陳述。我願意提出幾點評論，可是，與其說是對你個人說話，倒不如說是對聯合國以及你所接受的任命說話。

你方才曾說聯合國沒有一支和平軍，這誠然可以當作你從該組織所受任務的一個出發點。我可以說那是確實的，但是在有些情形下，還是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發動極大的武裝部

隊。在若干場合中聯合國曾經實行軍事干涉，以制止侵略——並非使用其本身的軍隊，而是利用若干會員國提供聯合國使用的軍事部隊；我深信如果有意去做的話，他們總可以找到幾個國家——非洲的以及非洲以外的——準備把軍事部隊提供聯合國使用，如果聯合國願意這樣的話；因為，當然，你先得要做，然後才能做——去制止對幾內亞所進行的侵略。

我知道要把軍事部隊迅速地提供你使用有着若干困難。可是，每一件事都是如何解釋的問題。我不相信國家元首所提出的請求中含有任何日期——任何時間限制。當然，從一個國家正受到其認為軍力遠較強大的部隊侵犯時所應有的反應來看，正常的情形是會請求在很短的時限之內提供軍事援助。因此，在這次對幾內亞的武裝侵略情形之下，應該由聯合國來提出一個最小時限。

這一點並未做到。

可能比這更嚴重的是：似乎有人認為很快地通過一個決議案，就能對於我們的未能得到無法迅速遣送的軍隊有所補償。

當然，在起初的日子裏，是否能夠迅速採取行動對於任何一國的生存確有着影響。一個根據安全理事會五個理事國調和折衷的結果而迅速通過的決議案，對於這個由武裝侵略引起的問題，顯然不能認為是一項有效解決辦法。如果幾內亞人民沒有英勇抵抗，你們的決議案將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是一個必須當場來瞭解情勢的問題。同時，在你們到達以前，侵略者的目的也許已經達到。

對於這一點竟沒有想到，實際上就是有虧聯合國的職守。

我是對你們的任務及聯合國說話——並不是對你們個人說

話；如果我不說明這些話，我便有虧我國元首給我的使命。我們在幾內亞的人不能認為這個決議案是所能獲得的最好辦法。非洲統一組織的行動確實是可以列於國際組織的範圍之外，因為非洲團結組織爲了要採取行動，無須先提出聯合國，也無須提及其本身的原則。非洲統一組織所以能夠採取行動，是因為它的會員國不需經過調查便深信已發生這樣一次侵略，並且是葡萄牙所進行的侵略。你們如能一讀非洲統一組織所有國家元首的函電，你們便將看出，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對於這些事實存有任何懷疑。

我相信當我們對你們的任務表示懷疑時，我是說明我國元首的意見。我們對於你們的來到這裏並不表示懷疑。

你會說到全體一致的話——說這是安全理事會全體一致的問題。這是會使聯合國的若干代表團發笑的——主要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知道否決權的意義爲何，以及五個理事國間必須進行調和折衷。道義上的支持可有極大的價值，我們認為聯合國並沒有給我們道義支持，因為這已經不再是一個承認或接受聯合國方面道義援助的問題，因為聯合國並沒有提及武裝侵略或侵略者，也沒有提及軍事援助的請求，這些是我們向聯合國所作呼籲中的基本要素。

那個道義的支持是可以存在的，譬如說，假如聯合國回答說“我們不能提供軍事部隊，因為我們沒有這種部隊”——那樣就是道義支持——或者如果回答說“我們不能在我們所有的時限以內提供我們所願意提供的軍事部隊”。可是這兩種答案都沒有提出來，以爲非洲還是很天真，能夠接受聯合國這種僅僅使問題本末倒置的決議案。

各位先生都十分明白聯合國所投票通過的所有決議案。確切的事實是，你不能向享有否決權的“五強”提出任何它們所不喜歡的決議草案；無論如何，在若干次由在聯合國中被認為很重要的若干大國於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所進行的罪大惡極的侵略中，並沒有通過任何決議案。

因此，我們必須對此項任命的原則保持我們所有的保留和我們的失望，此一任命企圖以調查來代替軍事援助，因而在國際社會之前，使遭受侵略的國家在其與侵略者的關係上處於一項極不幸而不公平的地位。現在我們談到道義支持，幾乎使其帶上了悲慘的性質，因為在那種情形下所可能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會造成一種想法，即並非把道義支持給予一個存在的國家，而是給予一個不再存在的國家——一個已被消滅的國家。這並不是開玩笑的事，就非洲而言，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爲了所有這些考慮，我國代表團對於所能用於事實調查的時間是受到限制的，因為我們知道，在數小時之內我們便能通知有關人士——本國的以及國際方面的高度負責人士。無論如何，這實在不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因為所能利用的時間將儘夠作若干事實調查；真正的問題在於這個國際組織面對我們遭受侵略的現實而保持緘默，甚至還對於我們的誠信表示懷疑。因此，這樣一個機關是無權要我們這方面的情報的，因為國際社會是以最低限度的互尊與互信爲基礎。

各位先生，我要進一步對你們說，所有坐在我們這一邊的人都有過關於聯合國的若干經驗。因此，當你說到你們需要說服其他一二一個會員國時，意思就是說它們存有若干懷疑，並且意圖阻撓你們，因為它們認為這並不反映出聯合國的現實

情形。

我們也知道，當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通過一項決議草案時，它們無法假裝這是反映所有一二二個會員國的意見。可能在若干情形下，安全理事會的通過一項決議草案反映一二二個會員國的意見。那祇有在決議草案並不影響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任何一國的重大利益時才會如此，但是如把五國的全體一致解釋為反映一二二個國家的全體一致是不相宜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要提出的評論，同時我們奉命說明，幾內亞代表團在今天，或者繼續到明天，將隨時聽候吩咐，向你們提供任何你們所要的資料，相信這樣定可達到真相大白的目的。

主席： 多謝閣下。我們了解你所作的解釋，我要感謝知道聯合國工作程序的領袖們所具的經驗。你也了解我們本身的有限任務。

因此，在我們散會以前，我要再度向你致謝，並說明我們準備決不浪費一分鐘，我們也願意隨時聽候你們的吩咐。我們對於你們所可能提交我們的任何材料、證人或人員，都將表示感激。我們的工作是報告我們的結論。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屬於將一切材料加以過濾的性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或可根據我們的結論採取進一步的決定。

Mr. Ismael TOURE: 在我們散會以前，我要請你們向我們提出你們的工作計劃，以便今天下午和明天可以進行此項工作，明天正午十二點鐘結束；我也要再說一句：如果你們要使幾內亞人能夠心安理得——我甚至可以說，如果你們要想使他們感到鼓舞的話——我就要非常和氣禮貌地向你們建議，你們可以毫

不猶豫地說出“葡萄牙”這三個字。在這裏你們是可以這樣做的。當然，你們可以重複我們所說過的話，而把這些話的來源歸在我們身上——那就是，依我們的意見，葡萄牙是侵略者。

主席：多謝你們，各位先生。我們自己將諮商一下，然後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你們。

在我們散會以前我還有一點願意說明。這一點是這樣的：根據決議案二八九（一九七〇）正文第一段，安全理事會：

“要求立即終止對幾內亞共和國之武裝攻擊”；
以及正文第二段：

“要求立即撤退所有外來武裝部隊與僱傭兵以及用於對幾內亞共和國領土進行武裝攻擊之軍事設備”。

我所以指出這一點，是要約略闡明理事會在此方面所做的事。

Mr. Ismael TOURE：是的，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知道安全理事會的情形的，我當然明白這些事情。我要謝謝你為我們重新宣讀該決議案的一部分案文，並且我們願意相信：當他們說到武裝部隊而不肯歸根究底，不肯說出葡萄牙，乃是由於對葡萄牙有着深切的憤恨。

主席：謝謝你。

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後四時三十分
在科納克里人民宮舉行的第二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Damantang Camara，幾內亞共和國外交部長

Mr. Damantang CAMARA：各位先生，我們要向各位誠懇地道歉，因為在開這次會議前使各位耗費了很多時間。我們正在研究各位所擬定的節目。

我們方才獲悉所有犯人均已撤退到金地亞，該地距此間一百五十公里。我們曾以電話聯絡，以便今日午後即可開始詢問。我們本希望今日午後可把這些犯人弄到這裡來；但因有種種困難，我們祇可等到明天再一同前去金地亞詢問這些犯人。這就不免有若干麻煩，但是本人要保證公路是好的。

因此，我們決定今日午後要做的事簡述如下：我們將訪問被破壞的各處，從薩摩里軍營開始。於是我們將前赴博埃羅軍營；於是再前赴共和國總統的夏令別墅，傭兵以為總統宿在那裡，各位可以看到火燒的房屋；我們可以訪問幾綠非獨黨總部來結束這一次的視察旅行，那裡亦曾遭受許多損毀。我們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依照各位所請求的在那裡聽取幾綠非獨黨黨員的意見。

同時，我們正在安排外交團一切人員中凡欲與各位會面者均可於明日前來會見。我們尚未規定確切時間，但是也許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從各位大使開始，並在我們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後即行取道公路前赴金地亞，也許我們將在該處午餐。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金地亞完成我們的工作。

此外，我們正在安排向各位提出照片以及鹵獲的武器的樣本並有包括外交人員在內的各位證人的供詞錄音帶。

Dianó 將軍已得通知我們即將與他在博埃羅軍營會面，各位可以在今日聽他講話。

我們已通知外交團團長。他即行通知其同僚作準備，如

果這些外交官要前來即可在明晨前來。 那些答覆我們呼籲的外交官將與各位取得聯絡。

此刻我們就可動身。

主席： 謝謝您。

午後四時三十五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後四時四十五分

在科納克里薩摩里軍營舉行的第三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Traore Diarra 上尉，幾內亞陸軍

THAORE DIARRA 上尉證詞

DIARRA 上尉：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午前二時三十分我剛從巡邏返回。我視察了我們士兵所駐守的各支站。我於二時三十分返家。正當我在解衣時聽到槍聲從港口發出。我立即重新穿起衣服急速下樓。我遇到一個哨兵，他說槍聲是從總統府那面來的，他認為總統府受到攻擊；他說：“我們必須立即前去”。

我隨即去穿完衣服。套上鞋子，帶着武器，立即下樓。

軍營司令業已命令發出警報，所有的士兵開始移動。我到達軍備庫，看到司令將武器與彈藥發給士兵。

三時零五分有滿載士兵的卡車兩輛駛往港口，我們就向海港方向前進。我在大門口遇到一位海關人員，他告訴我港口已為敵人佔領，重傷兩人已運到我們軍營的醫療處。我們繼續向港口前進，那裡已有若干人。我們急向船隻方向奔去——在軍用碼頭——我們看到所有我們的船隻都有許多彈洞。

有四個國軍受傷；一個人已死；兩個人喉道被割；另一個剝去頭皮被推落水。我問這是如何發生的，有一位負責的人說康那克立受到攻擊。他曾看到三艘海軍船隻載有白人，想係葡萄牙人。這些都是小船夾雜在我們的船隻中，並向我們射擊。他們在港口射擊後，這些船隻即離去。一隻船向廣播大廈方向駛去，另一隻船向東總統府方向前去。第三隻船逕行離去。

當他們不在暴露的地位時，他們就開始向各方射擊。在這些人報告完畢以後，各方槍聲隨之而起，我即向靠近我的同志們下令採取戰鬥地位。從我們的軍營前來港口的增援部隊向新聞大廈方向前進；另外一隊向東面軍事人員交通站前進。

當我想離開該地位前赴軍營召集其餘的增援部隊時我遇到我們的內政部長；他叫我跟他走。我和另外一位中尉在一起，他請我不要離開港口，他說我們必須在一起，以便協調我們的行動。

葡萄牙人利用我們所有的士兵均已離開軍營向港口方向前進的事實一定在軍營的後面登陸——那就是說，那是一個聲東擊西的辦法。他們要我們向一個方向注意，等到他們看到多數人都向一個方向去了，他們就進入軍營。這樣，他們就進入軍營，見人就殺。他們從警崗開始，這是你們在進門時要經過的。守衛警崗的是……他們在進門後立即向每一個人射擊；隨即佔領警崗；他們佔領汽油供應站，並佔領我們部辦公處。

該處駐留人員是由 Keita Namouri 上校指揮——因為該軍營司令已受傷，他是軍事參謀處副主任——負責海軍的上尉亦前來港口，他亦為人所射擊。Keita Namouri 上校及 Diallo Louis 上校將他們仍有的少數士兵加以整編，他們作了一次極複雜的調動，但是他們的地位不如敵人的地位強，敵人已佔領軍營，他們佔領了軍營內的建築物，那是戰略據點，他們可以在那裡向所有人射擊。

這次鬥爭自午前四時起至午前七時止。午前七時我想到軍營去找彈藥，因為我們在港口彈藥告罄。我離開後不知道軍營情形如何。

我一到大門時他們就向我射擊。我能逃出虎口乃是萬幸。我和其他兩個軍官在一起，我們就從車裡逃出來，藏在房屋後面。從那裡我們觀察軍營情形，我們看到我們同志的屍體在

大門口。然而我們終於能走到後面去，在那裡有一輛吉普車，我們去找增援部隊來解放我們的軍營。

這次戰鬥從午前九時起至午後四時三十分止。午後四時三十分，由於坦克車和輪動機關槍的集中，以及從阿爾發耶耶軍營前來的增援部隊，我們從侵略者手中取回薩摩里軍營。因此，我們的士兵重新佔有侵略者所佔領的地點。

這次鬥爭是十分激烈的，各位前去時就可以看到該軍營受到多少毀壞。他們幾乎把我們的部辦公處完全損毀，因為他們選擇部辦公處為司令站。所有的辦公室均遭搜查及破壞；許多車輛遭襲擊；我們的汽油供應處被他們放火燃燒；我們在那裡找到死者不下三十名。但是我們終能擒獲並殺死侵略者。我們殺死十七人，擒獲十三人。自從二十三日起到今日為止，我們能完全控制薩摩里軍營及圍繞該軍營其他管制點的情勢。

至於新聞大廈——廣播大廈——該處打擊亦頗嚴重，因為他們大部份軍隊在那裡登陸。他們不惜一切犧牲，要佔領我們的廣播電台。正如本人所說，攻擊新聞大廈甚為激烈，因為他們想佔據我們的無線電站。我們將他們趕出去，我們事後檢點，殺死十五人，其中有白人三名。他們是乘船來的——因為入侵者是在船上——被殺者是死在船上的；我們看到水中有三個白人中槍。

這便是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發生的事，在這個期間我們是一次侵略的對象。

本人所要說的就是這些。

主席： 我要感謝閣下提出詳細的報導；我必須說我對閣

主席：我要感謝閣下提出詳細的報導；我必須說我對閣下妥為敘述的臨機應變情況深為感動。本人沒有什麼問題；也許其他同事有問題。

Mr. LEWAANGA：上尉，你能否說出到底敵人方面有多少人？

DIARRA 上尉：本人不能說明敵人方面有多少人，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來時聲勢浩大。

附帶說來，我幾乎忘記告訴你們：星期天在我們港口前停有六條以上快速艦，距海岸不超出兩公里；因為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從這些快速艦開出其他快艇向岸急駛。據本人所知他們的人數相當衆多。

Mr. MWAANGA：這是本人所想問的。

DIARRA 上尉：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去看看這次襲擊所造成的損失。

於是特派團在人陪同下巡視軍營，觀察破壞及損失情況。

主席：謝謝閣下的合作。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聽詢完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後六時
在科納克里博埃羅馬馬度軍營舉行的第四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Lansana Diané 將軍，幾內亞陸軍

Mamadou Oulare 司令，幾內亞陸軍

Mamadou Condé 上尉，幾內亞陸軍

Mr. Lucien Mensah，多哥國民

LANSANA DIANE 將軍的證詞

DIANE將軍：本人約在這裡早晨三時許被捕。我先聽到槍聲就離開家。科納克里黨部首席秘書打電話給我。我就開車直駛總統府。我在那裡看到警察，便問：“有否聽到槍聲？”他們說：“我們聽到槍聲和爆竹聲”。我說：“曾否立即向總統報告？”他們說：“沒有”。我說：“把他叫醒”。

他們把他叫醒。他還沒有到窗口以前，我們聽到更多的步槍聲和在港口附近發出的似乎是大砲或火箭砲聲。總統在窗口。我說：“有槍聲；有大砲聲；我們不知道來自何處。我立即去查明。”我就走了。

因為我住在這個方向，所以我回去時就經過軍營。我到達軍營時想問軍營司令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有一架吉普車停在進口處，妨礙交通。我不予置理；行駛稍緩，驅車直入。我的車頭進入大門以後就看到有機關槍向我指着。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說：“你們這些傻瓜。什麼事？Souaka中尉在那裡？”他們把我的上裝和褲子剝下。我不懂得他們說些什麼：他們是講葡萄牙文。

於是他們叫我坐在這裡，他們又扣留了和我在一起的司機。他們問我是誰。有一位葡萄牙人叫他們詢問我。他們有兩個人。有一個人在攻擊時死亡。當一個軍官進門時他們向他開槍；他向保衛者開槍，第一個白人就死了；他的吉普車就停在這裡。這裡另有一個士兵。他們有若干瓶威士忌酒，他們拿着瓶喝酒，他們興高采烈；有時他們喝了一口就把威士忌倒在頭上，把它來洗頭。

他們以暴力加在我身上，但是我非常幸運，他們沒有迅速地發現我是誰。經過一些時間以後他們才知道我是誰。他們必須在釋放了犯人以後才能發覺我是誰——我是政府的一位部長。

在這個時候他們把我帶回這裡，因為我們會與全體犯人向另一方向走。他們給我一拳，打在這一邊。過了四天我還是起不來。最後他們就結束詢問。

這些白人有一具廣播器——共有兩個人。其中一人名為 Camara 的就是向我施暴的人。有一個時候在這裡的一位白人向我們知道的另一被捕的白人說話。他亦是經過這裡，他們叫他的車子停住。他們向他詢問。他們有兩個人。他們放一個人走，另外一個留下。有一個士兵知道他的。我們可以叫那個士兵到這裡來。

另外一位軍官開了吉普車來看城內發生了什麼事。他到大門時他想回去。司機要想掉頭，同他在一起的上司說：“不，不．．．快點。”他們就向他開槍，把他殺死。那就是軍營司令。

後來，他們說：“釋放政治犯。”他們問：“在那裡？”“在這裡。”

他們要知道我們拘禁政治犯的地下走廊。沒有人知道，真的——第一，因為它們並不存在；根本沒有這回事。但是他們以為確有此事。有幾個犯人他們釋放了。但是他們查問政治犯的事實，對於我們是一樁好事。在某一個時候他們得到消息總統的住房被人放火並且總統已死。在這裡的那個人向我說，他們怨恨 Sékou Touré，因為他的親戚在葡屬幾內

亞的在 Cabral 攻擊後都被消滅，所以他們要報仇。他一家僅留了一個人，那就是他自己；那便是打我一拳在這裡（指挨打處）的那個人說的。他用的姓名不是他的姓名——也許不是他的真姓名。他說葡萄牙話。

當他們發覺 Sékou Touré 總統——就是說他已“死”——國防部長已被捕時，他們要向人民——幾內亞人——說：“你們在這裡不算數；法律是武斷的；Sékou Touré 要不得；你們為什麼不反抗？”

於是就有人說：“我知道政治犯在那裡”，他們就把政治犯釋放了。嗣後他們就很高興。總統已“死”，部長被捕；他們興高彩烈；到處都有槍聲，他們說：“一切完了，Sékou Touré 政權已經崩潰。”

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在我旁邊，我向他說：“當心呀；我們會把你們一個個捉牢的。一個政權不會這樣就崩潰的。”但是他們把所有的人都放了；他們告訴他們進城去。至於我呢——他們把我放在一間牢裡，我從那裡逃了出來。我從屋頂逃出，跳過一座牆。這便是經過情形。

在這裡的全體軍事人員——凡是武裝的——他們不問理由就開槍；他們說他們是從比紹來的葡萄牙人。他們反對 Sékou Touré，他們反對 Cabral。

最後他們發覺我是國防部長，他們要殺死我；然而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得勝沾沾自喜，不太小心，因為他們把每一個人都放了。他們從那裡出去帶着監獄鑰匙，要到處走把鑰匙示人，並說 Sékou Touré 政權和一切都推翻了，再沒有政治犯了；政治犯都已釋放。

主席： 這整個事件是否使你驚異？

DIANE將軍：是的，這是一項意外。

主席： 你認為你沒有被他們開槍打着是一樁幸運的事？

DIANE將軍：這不是由於幸運。 應該怎樣講？ 他們犯了一連串的錯誤。 那是我的幸運——一系列的錯誤。

主席： 那些錯誤？

DIANE將軍：我被捕後幸能在他們搜查以前把文件拋棄；後來他們說：“你是誰？”我說“我是一位教授……一位教員”。於是他們拿到我所有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說：“親愛的 Diané”。於是他們說：“好，這封信說‘親愛的 Diané’。那就是你，你說謊”。我於是說：“那是我的主人”。

一直到那些政治犯被釋放以後他們才認清我的真實姓名。這是當時發生的情形。當他們認清了本人以後他們更相信他們的勝利確實，因為他們告訴人：“Sékou Touré 已死；Cabral 已死”。他們殺死了 Count Hauzer 以後就相信 Cabral 已死，因為誤認 Hauzer 為 Cabral。他們說：“Cabral 已死；Sékou Touré；部長被捕，我們要把他下獄”。他們把我送到一間牢裡，把我關起，過了一二小時我就逃出來了。

我逃出來的時候他們正背着我，所以我能逃掉。他們是醉醺醺的，因為他們每人都有幾瓶杜松子酒或威士忌酒，他們不斷地喝酒；他們喝個不停。有時他們殺人，並非真想殺人。我想他們一定是受着藥品的影響，他們不停地喝酒。他們會一無理由而亂開槍的。

他們有發報機，從他們登陸的各點他們彼此互通消息；他們彼此告知進展情形。在他們的行為中犯了很多錯誤。他們無代價地殺死了許多平民——毫無理由的。他們不會把我殺死，真是由於他們的愚笨。他們是醉了；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他們不能把我殺死。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沒有殺死我；我不知道，因為一切情形看來本人自問必死。

本人甚至為他們感覺可耻，因為他們的首領，一位白人，當第二輛車追我們的時候，中載兩個白人——這位白人首領對他們十分尊敬。他和他們打招呼；他對他們很尊重。他們談話歷半小時或一小時之久，同時他們以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暴力施加在本人身上。向本人施暴是我的弟兄——不論他是否來自葡萄牙，他是一個非洲人——他的殘暴是本人前所未見的；而那個白人反而尊重別人。

在某一個時候他已準備開槍，另外一個人進來說“等一等”。

主席： 謝謝您。

證人退席。

Mr. Domanteng CANARA： 司令官，您有什麼話要講麼？

MAPADOU CULARE 司令官的證詞

Mr. CULARE： 早晨二時三十分許他們進來把我吵醒——他們共計四人。他們說：“來，不要帶武器”。我就出去。

我出去以後，他們隨即說：“不要開槍，否則我們就殺死你和你的家屬”。

我抵達底層時他們就開槍——我聽到槍聲——但是我想那

只是恐嚇我。 其中一人問：“你是Culare 麼？” 我說：“是的，我是 Culare ”，他於是從背後把我抓牢，用槍托打我一下，他說：“給我監牢門上的鑰匙”。 本人說：“鑰匙不在我處” 其中一人說：“如果你要命的話，給我鑰匙”。 我向他起誓沒有鑰匙；我說：“鑰匙在監獄內衛兵處”，他們又在我的週圍開槍。

他說：“讓我們到監獄去，不論怎樣”。 我們就去。 我看到在一個溝裡他們還有四個。 他們推着我，當我們來到大門前時他們說：“下令開門”。 我設法使他們了解；我說：“即使我下令，他們亦不會開門的；因為我不是他們的長官”。 但是他們說：“無論如何，你必須下命令”。 因此我向我的同志說：“我是Culare，請開門”。 我說了三次。 我的同志不想開門；其他的人說，如果不開門，他們就會殺死我。 我說我無法使他們開門；我們就這樣僵持着。

於是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鑰匙？” 他們在我們的監獄中有一個特務，他招出我們的同志名為 Yamadou Fofana 的。 他們把他找來；他們把他找到；他與我在大門口見面，他們叫我們開門。 我們在大門口耗費了約一小時。 我告訴他：“我們不要在這裡耗費時間；跟我來；我可以帶你們去見真正的長官”。 這樣我們就順着這個方向走，當我們到達大門前時那裡有白人在指揮，他告訴他們說與他們一同出去是不穩當的，因為長官是住在軍營之外。 他們叫我坐下。

我正在走的時候，看見他們向我的一位同志開槍，但是沒有把他完全打死——他還在叫——我向他們說：“我能否把他送到在隔壁的醫療處？” 他又在我身旁開槍，其中有一人走

來，以小刀加於我頸上。他說：“如果此刻你開口我就把你殺死像殺小雞一樣”。因此我就離開那位同志。

當他們到這裡來的時候，他們向另外一個人開槍。當他們進入軍營以後，他們巡視軍營一週，向朝外走的任何人開槍。向外走的任何人就會頭部中彈。當我們到大門口時，我看見三位同志的屍體。他們的吉普車還在那裡，滿了彈孔。輪子和引擎亦有彈痕。吉普車內有兩個少尉，他們均中彈而死，因為他們來時不會注意到這裡的情形。當犯人們到這裡來時，他們就告發我。他們說：“他是長官之一”，他們並叫出我的名字；他們叫本人和 Diané 將軍坐在一起。其中一人向我說：“我們在以後再處置你”；另外一個人向我說：“你認識一個人叫做 Yaredou Condé 的麼？”我說：“我不認識這個人。”他說：“坐下；我們以後再和你說話”。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告訴犯人說：“你們可以走了；你們已獲自由”。

在這個時候，我找到他們中間最可惡的一個——Bangoula——我向他說：“我要向你說一些話”。我和他走出門外並向他說：“我要說一些話，這是極重要的”。我們在一棵小樹下站立，過了一些時候，他的長官一位白人叫我進去，並准本人站在那裡不必立正，因為他喝了酒。當他的背向着我們的時候——因為任何想逃走的人將被他們無情地殺死——當他的背向着我們的時候，本人就向後退。犯人們正向外跑。我就夾在他們中間走到外面；等我到外面的時候就逃走——逃到城內這一部份。

他們再到我家裡面去找我。我的家人已經越牆——後牆

——而遁。 他們沒有找到我，他們就搜查房屋，弄得零亂不堪；我還沒有把它復原；其情形仍像他們走的時候一樣。

他們說他們是來解放我們的，然而他們在這裡想做的就是殺死 Sékou Touré ；他們是來找他的。 此所以 Camara 和 Bangoura 不停地提起總統的名字。

這便是本人對這個事件所知道的一切。

證人退席。

MAMADOU CONDE 上尉的證詞

CONDE 上尉： 本人名 Mamadou Conde 上尉主管同軍事部隊。

早晨二時三刻左右我臥在家中床上，讓四面八方的槍聲吵醒。 我立即起床，穿着衣服，向警崗方向前去。 在路上就聽到有人說：“我們不滿意 Sékou Touré 政權；我們來恢復自由”。

我在路上爲一警察所阻止，他說整個軍營已被佔領。

因爲我相信在幾內亞已實現人民武裝的原則，我就越過一牆去組織人民的力量以便反攻。 因此，第二天，在住在麥定那城的文職官員、民團、保衛隊及警察的協助下，我們實行反攻，以便收復軍營。 這樣我們就把他們趕到海邊。 他們遺下許多屍體，我們亦捕獲若干俘虜。

這便是本人要說的一切。

主席： 你能否告訴我們你殺死多少人？

CONDE 上尉： 當我們實行反攻時，我們在警崗殺死三人。 其他的人向海邊逃去，我們向海邊搜索。 同時，我大腿爲槍彈擦傷。 後來入院治療。

我的同志們繼本人作戰，嗣後他們告訴我，殺死的約有十四五人。

主席：謝謝您。

證人退席。

LUCIEN MENSAB 的證詞

Mr. Damantong CANARA：請報名。

Mr. MENSAB：我的名字是 Lucien Mensab；我是多哥人；我來看一位弟兄，他們把我留在軍營內，俾查明我是誰。

我在警崗過夜。大約在侵晨二時許，我在睡夢中聽到頭上有槍聲。我隨即起床，在起床時在那裡有一位電話接線員，他走到扶梯邊。我想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在我發問之前他就中了彈。我爲血所濺，我就奔跑。我走進電話間，那裡有一位常駐該處的低級軍官。他有一把槍；他要開槍。我說：“不要開槍，否則我們兩個人都會死”。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有兩個人來到門口。他們問：“有人麼？”我們不響。他們以機槍掃射房間和房頂。房頂塌下壓在我們身上，電燈就黑了。他們退出。

我們設法跟着他們走，我們聽到他們問兩個人：“你們知道政治犯在那裡？”警衛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毆打他一頓，他說：“在那裡，但是我沒有鑰匙”；他們就向他說：“把門推開”。於是他們向犯人說：“出來”，但是他們不願意出來。

最後他們還是出來了，他們出來後，其他的人問他們：“誰

知道特別犯人部在那裡？” 犯人中有一位說：“我知道，我帶你們去”。

我們就在那裡，他們開槍一直到天亮。 天亮時他們來察看建築物損毀情形，我已離開那裡。 他們把我和犯人一起帶到這裡，他們說他們登陸共三萬人。 他們說：“我們有戰艦二十三艘，我們已抓到每一個人，包括總統在內”；他們告訴我們：“你們這些犯人已獲得自由；你們可以走了”。 但是我有點害怕，因為街上槍聲太密，我就留在營內。

午後二時許發生反攻，他們把我們向醫院方面撤退。

這就是本人所知道的一切。

證人退席。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後六時五十五分
在科納克里幾綠非獨黨黨部舉行的第五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Aristids Pereira , 幾綠非獨黨政治部委員

ARISTIDES PEREIRA 的證詞

Mr. PEREIRA： 我的名字是 Aristides Pereira；我是幾綠非獨黨政治部的一個委員。

我想告訴特派團，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間——或許不如說午前兩三點鐘左右，在這辦事處 有一守衛，那守衛因為下面海灘上成群登陸的人大吃一驚；更其使他吃驚的是聽見他們說葡萄牙話。 守衛問：“你們是誰？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他們不回答，隨後就開始放槍。 那守衛相信他們是剛才登陸的僱傭兵。

港口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我們有幾個同志在一隻船中，他們看見一隻小船近前來。 來船中有一個人走入另一隻船中，那人用葡萄牙話向另一個人說話；他用葡萄牙話說：“我們必須走上那隻船”。 他用葡萄牙話說：“快走”。 他們相信他們的同志不知道這事。 但當他們看見了他們，他們便開始同他們打了起來。

那是頭一次證明他們是葡萄牙人，因為他們總是說葡萄牙話。 此後，這裡和港口都起了戰事。 我們看見了一些歐洲人，他們為首帶領軍隊，等我們的同志們反攻後，最先返回船上。

我們擄獲了一些武器——這些武器是葡萄牙人使用的武器——G-3 手提機關槍——我們今天交給幾內亞當局一枚火箭砲彈，這枚砲彈射進這裡一座房子，但是幸而沒有爆炸。

你們將能看見，將有機會查看那枚砲彈和上面用葡萄牙文寫的字號和說明。

此外，我們還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我們能夠聽見陸上的那些人與海上船中的人用葡萄牙話互相通報；我們已經把它錄

音記了下來。

我想我可以給你們的就是這些事實，它們證明那些人是葡萄牙人。

各位若有任何問題，我都願意回答。

主席： 你聽了你的錄音沒有？ 你說你們把那些談話錄音記了下來。

Mr. PEREIRA： 什麼時候？

主席： 錄音之後。

Mr. PEREIRA： 我們可以把膠帶副本一份給特派團。

主席： 那很好。 我只想簡單的知道膠帶紀錄的談話講的是什麼事情。

Mr. PEREIRA： 是船上指揮所與陸上小群人員關於軍事作戰的對話。 他們在陸地；他們問：“我們應當派船嗎？ 那裡有人嗎？” 並報告進行的情形。

Mr. KULAGA： 對話用的是葡萄牙話嗎？

Mr. PEREIRA： 是的，我們可以聽出我們那裡說的葡萄牙話與里斯本的葡萄牙話不同，而這真正是里斯本的葡萄牙話。

Mr. ESPINOSA：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你是那裡人？

Mr. PEREIRA： 我是綠角群島人。

Mr. KWAANGA： 你說你們捲入了這裡的戰鬥。 你可不可

以告訴我們，你們是不是有人被殺；倘若有的話，有多少人呢？

Mr. PEREIRA : 在這裡我們沒有死人——只有受傷的。
其中一個在醫院裡；另一個受了輕傷。在港口我們死了三個人。

Mr. MWAANGA : 對方，也就是敵人怎樣呢？

Mr. PEREIRA : 他們在這裡死了兩人，我們估計另有大約二十人受傷。

Mr. MWAANGA : 但是沒有一人被俘嗎？

Mr. PEREIRA : 在港口我們俘獲了三名。我們把他們交給了幾內亞當局。

你們在這裡可以看見所有這些房子遭受的損害，至少六幢房子受了損害。

Mr. Damantang CAMARA : 我們可以聽一聽膠帶嗎？

Mr. PEREIRA : 我們將製備副本兩份明晨奉上。

Mr. Abdoulaye TOURE : 那枚上有用法說明的砲彈已經交給了警察局。那是更重要，因為上面有用葡萄牙文寫的字。明天膠帶就可以拿到外交部。

Mr. MWAANGA : 我要問一個最後的問題。我假定他們把俘虜交給當局以前曾和他們交談。對嗎？

Mr. PEREIRA : 我們講了幾句話，但是那不是真正談話，

也不是盤問。 我自己沒有同他們談話。 在場的都是戰鬥員。

明天我們可以把那些人，那些捉住他們的同志叫來。

若是特派團願意，現在就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採取必要的措施。

Mr. MWAANGA : 我所要問的問題實際是：倘若他們曾和他們談話，那麼那些人說他們在這裡幹什麼？ 他們為什麼在這裡？

Mr. PEREIRA : 那些問題都是我們的戰鬥員問過他們的問題。

Mr. Abdoulaye TOURE : 可由那些戰士告訴特派團。

Mr. MWAANGA : 那麼我到明天再問吧。

主席 : 謝謝你的合作。 你答應給我們的膠帶一定很有價值。

Mr. PEREIRA : 那是我們分內之事。

午後七時十五分聽詢完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後八時
在科納克里吉伯西亞旅館舉行的第六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Michel Lange ，比利時國民，科納克里工藝學院教師

Mr. Damantang CAMARA : 各位先生，我們現在繼續進行聽詢。我們就要聽詢我先前向各位說過的那位比利時教師。他曾目擊其事。

請你說明身份來歷。

Mr. LANGE : 我是比利時國民，我的名字是 Michel Lange，我是一個化學教師，在此地幾內亞共和國科納克里工藝學院教書。

主席 : 你若把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發生的事件你親眼看見的敘述一遍，我們將十分感激。

Mr. LANGE : 星期日清晨三時三十分我被砲聲驚醒。我趕快穿上衣服，走出去，到我房子前面的那座酒吧。在那裡我會見酒吧經理和守夜。我們互相詢問；我們互問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離開酒吧，慢步走向海灘。從酒吧走下去了一點路程，我看見貝爾弗尤別墅起了火。

我回到酒吧告訴那個經理，然後再一直走下去到了海灘上。

在海灘上我看見許多黑影。我藏了起來，但有軍人走來找我。他們把我帶起，逼我躺在沙上。他們問我的名字，國籍和職業。我回答了他們，然後我又問他們問題。我問他們，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在那裡，他們來這裡幹什麼。下面是我得到的資料：

他們說他們是僱傭兵，準備在幾內亞發動政變。此役目的是殺死 Mr. Cabral，但是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沒有找到他；

後來他們說總統在貝爾弗尤別墅睡覺，他們把他殺了。

他們對我說，這次政變是替住在法國的一個幾內亞將軍進行的。至於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對我說，他們是僱傭兵，他們之中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塞內加爾人。我很驚奇，他們都是黑色的，於是中間一人用手指擦他的臉，又擦我的臂，我的臂上留下了一個黑印。然後我擦另一個人的臂，卻沒有擦下什麼。我從此得到一個結論，他們中間當然有人是非洲人，也有人是在偽裝的。

他們告訴我說，海上有三隻船，在近海灘的地方另有七八隻船，是汽艇。

我從他們中間一個人得到最好的解釋，這個人曾在比利時盧方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讀過書。

他們身穿軍服——我相信是綠顏色。他們沒有戴頭盔，戴的是邊緣下垂的布帽子。

至於他們的武器，我看到一些手提機關槍，據他們告訴我說，乃是捷克製。但是，事實上，它們和幾內亞軍隊的武器是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蘇聯製手提機關槍。我還看見一挺火箭砲和幾架小收發機。

一個聲音不斷從那些收發機發出，他們自己也時時發報。我是在那裡的時候大約是四點鐘。大約五點鐘或五點三十分——我沒有把握：我那時沒有帶錶——我看見一群人從貝爾弗尤別墅的方向走來。在那一群人中，我看見有些人——我那時以為是幻覺——穿着游泳短褲。那時我以為那是幻覺，但是後來我才知道葡萄牙囚犯從博埃羅監獄逃了出來。

那群人，有的人只穿短褲，有的是軍人，上了小船，開往海上去了。那時天黑，但是我相信他們共有五六十人。

大約六時或六時十五分，我旁邊的人站了起來，把我住處的鑰匙還給我並放我走，他們自己也上了另外的小船，往海上去了。那時我回來告訴委員會各位委員，後來有人要我去到總統府，把我看見的告訴他。

那些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很有自信，因為他們的聲音很大。

我相信我記得的就是這些。

主席：謝謝你。你能告訴我們，你同那些人說什麼話嗎？

Mr. LANGE：他們說的顯然是葡萄牙話。我從他們句子裡的“sh”聲音，也從他們對於某些字的讀音，例如“mercenarios”（僱傭兵）的讀音，認出他們的語言。一次我求他們給我一支紙烟，他們用葡萄牙話說“nao pode fumar”——你不許抽烟。我和他們談話主要是靠作手勢，但是那個曾在盧方大學讀過書的軍人能夠更正確地為我說明一切。

Mr. JAKOBSON：用法國話？

Mr. LANGE：是的。

主席：你說你在黑暗中猜想那隻汽艇裡約有五六十個人。那項估計是不是包括逃出的囚犯呢？你想其中多少人是囚犯，多少人是從海上來的？

Mr. LANGE：我不能告訴你，因為我當時沒有留心，以為是幻覺。後來我明白了，但在那時，我以為是月光照在人們

的胸膛上。

Mr. JAKOBSON : 還有一個關於用的言語的問題：你說他們不斷從無線電收聽信息，也不斷對着擴音器講話。他們用的什麼言語呢？

Mr. LANGE : 講到無線電信，我很難認識所用的語文。我不能說。聽起來好像是他們與我談話時用的言語，但是他們說的太快，我不能辨認一個字。

Mr. MWAAAGA : 那些侵入的人問了你問題沒有；若是問了，那麼問了些什麼問題呢？

Mr. LANGE : 只是我是誰，出生於那個國家，我的職業是什麼一類的問題。

Mr. JAKOBSON : 你在這個國家裡多久了？

Mr. LANGE : 自從一九六八年十月起我便在這裡當教授。因此這是我在這裡的第三年了。

Mr. KULAGA : 你說曾在盧方讀過書的那個人同你講到了海上的船隻和那些汽艇？他同你說過那些船從那裡來的沒有？

Mr. LANGE : 那個說法國話的葡萄牙人來得比較晚，因此在我已經從旁人得到的情報之外，我又得到了一些詳細消息。但是對我來說，它澄清了一切，因為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我到底懂了沒有。

此外還有一點：他們說他們屬於幾綠非獨黨——反對Cabral的那一派——換句話說，就是 Cabral 的反對者。

在那以前，別的人用手勢對我說，他們說——爲了告訴我他們反對 Cabral，他們作了手勢，表示他們方向不同，他們說“ Cabral ”，然後作出手勢，好像他們要割裂一個人的喉嚨，他們表示他離開了；用另一個手勢，他們表示總統在睡覺；他們又用一個手勢表示他們把他殺了。

Mr. Abdoulaye TOURE： 你能告訴我說邊緣下垂的帽子的顏色與我拿的袋子（用手指點）相同嗎？

Mr. LANGE： 我不能確定。 我要再說當時天色很暗；但是我相信是黃綠色。 可是我沒有把握。

Mr. M'BAYE： 他們說他們反對 Cabral 的黨嗎？

Mr. LANGE： 沒有，他們說：“ 我們屬於幾綠非獨黨，但我們是反對 Cabral 的那一派 ”。

Mr. ESPINOSA： 我有兩個問題。 你在什麼時候遭受過危險沒有？ 第二，他們與你在一起的時候，威嚇你開了槍沒有？

Mr. LANGE： 他們只有一次對我瞄準；可是，我必須說，那是在起初他們看見我走上前去的時候。 但是我那時穿了短褲，他們必定看出我對他們沒有危險，所以他們待我很不錯。

至於開槍，問題是：我在那裡時他們開槍了沒有？ 他們沒有開槍；那些在我附近的人沒有開槍。 我相信他們是看守船隻的人。

Mr. KULAGA : 我想知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你所說幾綠非獨黨中反對 Cabral 的那一派是不是在所謂葡屬幾內亞的一個派別。

Mr. LANGE : 我聽說過幾綠非獨黨，但是我沒有聽說過兩派或幾個派別。

Mr. CONDE : 你說他說“我是幾綠非獨黨”，是不是就是說他是葡萄牙人呢？因為此地是那樣說幾綠非獨黨戰士的。

Mr. LANGE : 那些僱傭兵說他們是幾綠非獨黨。我無從證實。我只能說他們說葡萄牙話。

Mr. ESPINOSA : 除了“mercenarios”（僱傭兵）那個字以外，你辨認了別的什麼字沒有？

Mr. LANGE : 除了“mercenarios”那個字之外，他們問我不是從那座“casa”（房子）來的，他們指着那座“casa”。他們也用了“Nao pode fumar”（你不許吸煙）。最後，與義大利話或西班牙話不同的是那“sh”的聲音。

Mr. MWAANGA : 教授，可不可以再請你說一遍你親眼看見的船隻的數目？那些船有多大：小型、中型或巨型。

Mr. LANGE : 至於數目，我估計七隻到八隻。至於形狀，因為那時天色黑，所以我看不見，我甚至不能看出它們是橡皮，木質或金屬製的。我甚至不知道有發動機，它們是汽艇，直到它們走了，我聽見發動機聲，我才知道。

Mr. Abdoulave CAMARA : 你能告訴我們那時是高潮或是低潮嗎？

Mr. LANGE : 這是一個怎樣計算的問題。

次日在十二時三十分或午後一時光景，海灘的足跡尚未抹去。這意思就是說，我看見它們的時候一定是低潮。後來潮水在這時候來了——十二時三十分或一點鐘；可是還沒有達到那些足跡。

Mr. KULAGA : 你聽見那些軍人與他們解放的政治犯的交談嗎？

Mr. LANGE : 我能夠辨認的字是我先前所舉我附近的人用的那些字。

至於那些囚犯，正如我先前所說，我初時不知道他們是囚犯。但是，無論如何，我可以聽見他們，因為他們聲音很大；但是我聽不懂他們說的話。

Mr. CONDE : 那些囚犯是白人還是黑人？

Mr. LANGE : 這些囚犯——我說過，起初我以爲是一個幻覺。我最先想到的是，他們是中國人——中國人穿了游泳短褲。後來，我斷定這畢竟不是幻覺，但是他們給我的唯一印象是：中國人。

還有一點要加上：那時天色很黑，而且多霧。所以很難辨認人的面貌，自然也難以看出他們的膚色。

主席： 教授先生，多謝你合作，提出證詞，回答我們的問題。

午後八時三十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午前九時二十五分
在科納克里 人民宮舉行的第七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Dr. Deltcho Deltchev，保加利亞人，醫師
Dr. Dimo Dimov，保加利亞人，醫師
Dr. Emil Dimov，醫師
H.E. Mr. Salim S. Rashidi，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大使
Miss Miriam Makeba
Mr. Stokeley Carmichael
H.E. Mr. Hasimbegovic Selmo，南斯拉夫大使
H.E. Mr. Boris Milev，保加利亞大使
Dr. Trefon Takov，醫師
Dr. Juliette Abadjieva，醫師
H.E. Mr. Bohuslav Malek，捷克斯洛伐克代辦
Mr. Vlado Stravala
Dr. Zahradnicek，醫師
H.E. Mr. Anatoli Ratano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
H.E. Mr. Osman Ali Assal，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使
H.E. Mr. Imre Sztanronier，匈牙利大使
H.E. Mr. Oscar Oramas Oliva，古巴大使
Dr. Blas Ledesma，醫師
H.E. Mr. Sorsoh Conteh，塞拉勒窩內大使
H.E. Mr. Gunther Fritsch，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
Mr. Heiner Schmid，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二等秘書

H.E. Mr. Ernest Schmid , 瑞士代辦

H.E. Mr. Paul Gregroiré, 比利時代辦

H.E. Mr. Amadon Lamine Diallo , 塞內加爾大使

Mr. Babacar M'Diaye , 塞內加爾大使館參贊

H.E. Mr. Peter Afolabie, 尼日利亞大使

H.E. Mr. Albert W. Sherer, Jr. , 美利堅合衆國大使

H.E. Mr. Hans Chirstian Lankes,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

Mr. Vasco Gabral , 幾綠非獨黨政治部委員

Mr. Mateus Correina , 幾綠非獨黨黨員

Mr. Irenio Nascimento Lopes , 幾綠非獨黨黨員

Mr. Mohamed Hasan Adami, 印度尼西亞大使館一等秘書

Mr. Mouzaffar Koubrously , 敘利亞公使銜參贊兼代辦

Mr. Damantang CAMARA：各位先生，我們現在要開會了。因為我們決定，凡是能對事變經過提供證詞的人，我們均將請來談話，所以外交部認為最好向此地各大使館致送外交照會，邀請願意的人前來與特派團講話。有些代表團有代表來了，我們有一個名單。我們將要宣讀這個名單，由各位決定你們願意怎樣詢問他們。

這裡還有三位醫師，他們曾經照料治療受傷的俘虜。他們能夠，我相信，看出他們是何等人和他們的國籍。倘若後來別的大使來到，我們會把他們加在名單上。

我們建議我們從這幾位醫師開始，因為他們必須返回他們的工作；他們有急病要看。

主席：多謝各位先生。我們感謝這種合作，我們也同意你的主張，先從這幾位醫師開始。

DR. DELTCHO DELTCHEV 的證詞

主席：我們歡迎你來這裡，大夫，我們也感謝你的合作。你不妨先發表陳述，然後或許我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

Dr. DELTCHEV：什麼陳述？我是以幾內亞發生的事情的一個證人資格來的。

主席：我心目中的陳述是關於受傷之人去到你那裡時你所得的經驗——他們受了什麼樣的傷，你怎樣醫治他們。他們說話沒有？如果說了，他們對你說了些什麼？

Dr. DELTCHEV： 此事發生在星期六——星期六至星期日的夜裡——大約早晨三時。 我被大砲、手槍、步槍和機關槍的聲音驚醒。 槍聲不斷直到早晨。

早晨，星期日早晨，大約六點鐘或六點半鐘的時候——在我的住處附近有一墳場，那就是槍聲最大的地方。

那時我看見有人已被俘擄。 他們的手舉起在空中，他們身穿深綠色的制服。 三四個人在我們面前走過。 我不知道他們被送到那裡去，但我了解他們是從別處來的——好像是從事某種陰謀。

大約在八點三十分的時候，雖然那天我本不必去醫院，我自己決定到醫院去。

在那裡我看到幾個受傷的人，主要是幾內亞軍人，我整天在我的辦公處工作，為受傷的人動手術。

主席： 除了幾內亞人以外，你會醫治任何其他受傷的人沒有？

Dr. DELTCHEV： 那天我只有幾內亞人，但從昨天起，他們給了我一些受傷的人，他們告訴我說是幾內亞（比紹）國人。

主席： 除了幾內亞（比紹）人以外，你還沒有機會醫治任何其他國家的人嗎？

Dr. DELTCHEV： 我醫治了意大利籍的一個外國專家，他經常派駐在這裡。

Mr. MWAANGA : 大夫，你可否粗約估計你在醫院裡時院中受傷的人的數目？

Dr. DELTCHEV : 第一天？

Mr. MWAANGA : 是的。

Dr. DELTCHEV : 我沒有絕對把握，但我相信星期日午前八時三十分左右大約有四十個受傷的人。

Mr. JAKOBSON : 大夫，我可以問你的國籍嗎？

Dr. DELTCHEV : 我是保加利亞人。

Mr. KULAGA : 你能告訴我你醫治了多少來襲軍隊中受傷的人嗎？

Dr. DELTCHEV : 正如我以前說過的，那天——因為我必須說，在我們醫院裡外科分為兩組，我屬於那天不當班的那一組。無論如何，因為我去到了醫院，我幫助醫治了一些人；但是多數的人是那天值班的那一組醫治的。

Mr. MWAANGA : 能不能說你說是從幾內亞（比紹）來的那些人說的是什麼話？他們同你說話了嗎？

Dr. DELTCHEV : 昨天到我辦事處來的那個受傷的人仍然人事不省。他是頭上受傷，暈迷不醒，他不說話。

主席：大夫，謝謝你的合作。

證人退席。

DR. DIMO DIMOV 的證詞

Dr. DIMOV：我是醫生(Dr. Dimo Dimov)。我在科納克里的伊格那斯典醫院(Igance Deen Hospital¹)服務。我有兩個孩子；我是保加利亞人。我從一九六七年起在幾內亞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事件發生的夜裡，我在家中，凌晨三時，我聽到我家附近有大聲槍響；我家緊靠法蘭西旅社。我走到樓上平台，想一看究竟，但到處一片漆黑。我看到漁人港附近有機關槍射擊——那就叫作漁人港；在寶爾賓大樓附近——就是那幢十層高樓。我看不清是什麼人在射擊，只看到機關槍及自動步槍的火光。

最激烈的射擊似乎是在通稱為小島(Petits Isles)的地區——此間叫它們作小島——就在國立博物館舊廣場的前面。那是個半島。

Mr. M'BAYE：那是個新聞中心。

Dr. DIMOV：我也看到了炸彈的火光，我又看到船隻。我不知那是凌晨三時載漁歸來的漁船，還是其他來源的船隻。但是，有一陣，在某個小島之前我看到一艘船的側影，我不知那是艘什麼船。

我觀看這一切至多不過五分鐘，因為子彈開始向我射來。它們嗖嗖而過，有的射中牆；因此我不得不回到室內以求安全。

聽到第一聲槍響，我的冷氣機就停了。我以為沒有電了，便想撥亮電燈，結果沒亮。我留在起居室中，靠着牆，我聽到槍聲在法蘭西旅社的方向繼續響着，這座旅社離我家有三百公尺，也聽到在島上及左邊海岸，離大洋不遠處響着。

我的孩子們——主要是那個四歲的女孩——因為槍聲太響，開始大哭，我把他們放在浴室裡，因為那裡有兩道面對面的牆，也許因此他們才未被子彈擊中。

槍聲一直到星期日凌晨才停。有時會稍見稀落，然後又激烈起來。從頭開始，我就明白知道，從海上來的槍聲遠大於海岸向海上射擊的槍聲。

後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間，但已是白天了——岸上對海上的射擊忽然強烈起來。約七時半或七時三刻時，我看到若干幾內亞軍人帶着些俘虜走過，這些俘虜所穿的制服和這裡穿的顯然不同：他們穿着深綠色的上衣，長靴及膝，與此間幾內亞士兵的衣着完全不同。我看到幾內亞士兵帶着三個俘虜，他們雙手高舉頭上——三個俘虜的頭上——各俘虜間保持大約十公尺的距離。

在我的房子前面有一個公墓，目前尚無人使用，星期日清晨八時許，墓碑間會有激烈的槍聲。清晨八時許，聯合國專家 Dr. Popovitch ——他是保加利亞公民——打來電話，說南斯拉夫醫生 Dr. Dimitch 受了重傷。

我由我的房子的一樓走下天井，從那裡我打電話給那位南斯拉夫人的太太，請她過來告訴我一點情形。

她告訴我他的家——在緊靠貝爾弗尤的米尼爾——曾受攻擊，有過兩陣射擊，她的女兒已經死去，醫生本人，他的太太

及另外一個小女兒都受了傷；問我能不能到醫院照料他們，因為醫院裡已經沒有醫生了。

雖然槍聲處處，但是我身為醫生，便毫不遲疑的動身前往醫院。因為我的車子沒有來，我便設法和醫院連繫，以便取得救護車，可是醫院的電話打不通。

爲了不浪費時間，我再到天井去，看有沒有人可以帶我到醫院去。起初沒找到，後來一部汽車——一部 Volkswagen 1600-TS——開進天井，這部車子爲一個保加利亞國民所有，他在醫院裡擔任牙科技師。

幸而，車子裡有一個保加利亞籍的醫生，他於一星期前才來到幾內亞。他被派至幾內亞的坎岡地方工作，但還未赴任。

於是，我們一行三人便抄路前往同卡醫院。我們走上叫作考尼須的海濱大道。我們走這條公路是因為它最近。轉過第一個街角，在伊格那斯典醫院附近——那就是前面說的第一個醫院——海中石上有人向我們射擊。我請當時在開車的技師加速開車。最激烈的射擊就在醫院前面。射擊顯然是由海中的石頭向岸上射擊。因為我們的車子行駛很快，我看不清射擊的人。

車行十分鐘後，我們來到薩摩里軍營前面。公路上一望皆空；沒有車輛來往，沒有車，也沒有人。

在到達營門之前，我請司機減速，我們的時速不到二十公里。我這樣作，是因為如果有人叫我們停車，我可以說我是醫生，我到那裡去是救人的。

就在營門之前，五個全副武裝的人止住了我們的車子。三個武裝人員向車子走來。其中一個會說一點法文，但是說得太壞，我簡直不懂他問的是什麼。同時，我看到牆後面站

着三個人，舉槍向我們瞄準，——不是機關槍，是自動步槍。我看得清清楚楚，牆後拿着自動步槍的三個人所穿的制服，和叫我們停止的人的制服是不一樣的。牆後的人所穿的正是我所看到的俘虜穿的深綠色制服。

叫我們停車的三人之一——我給他看了我的醫療箱和聽診器，因為我知道情形有點不太正常，我又給他看了測量血壓的儀器及醫療箱中的其他物品，我告訴他我是醫生，要去救助受傷的人。叫我們停車的一個人回到營房。沒多久——也許不到五秒鐘——他又走出來，作了個手勢——他一句話也沒說——作了個手勢告訴我們可以走了。

我們停車處的薩摩里軍營裡的軍人未在車子開過時射擊。

軍營外約二十公尺處有一塊空地，——我不知那塊空地是作什麼用的——還有一堵牆；牆旁邊我們看到一輛卡車，幾乎四輪朝天；於是，從天井裡，有人向我們射擊。我沒看到射擊的人，但是我可以聽到子彈擊中牆壁的聲音。

這裡，就在各位代表前面（用手指着）他們從海中的石頭上射擊——他們由石頭上射擊公路及建築物。我請司機走人民宮旁邊的路，因為我覺得走向同卡的路更危險。

我們駛近人民宮時——我們現在的地方就是人民宮——曾兩三次為武裝人員喝令停止；但並未發生困難，因為他們都是幾內亞軍事人員，我一亮醫療箱，他們就很快讓我們通過，不向我們要護照，也不找麻煩，但我們看到其他車輛為士兵止住的時間要比我們久些。

在大樓的另一邊，或在大樓前面有橋的地方，路的兩邊都有射擊。我看不出誰在射擊，因為有很多樹木，但很顯然射

擊是你來我往的，一邊射一槍對面就還一槍。

離醫院還有五百公尺時，我告訴司機全速開往醫院，因為我知道，雖有射擊，我們也不應折回，因為醫院裡沒有醫生，我們要照料受傷的人。

我來到手術室前面的房間時，我們看到地板上的人——有十五個以上——我們看到幾內亞男護士在對受傷的人施以急救。我在醫院裡又發現了兩位保加利亞醫生。一位是外科醫生，我不知他們怎樣或以什麼代步來到醫院的。外科醫生名叫 Trefon Tekov，另一位名叫 Maurice Ganef，是一位普通醫生——第二位。

與我同來的外科醫生和我一起開始救護地板上及病床上的受傷人。有些受傷的人被放在地板上，因為沒有病床可以容納。我們開始療護受傷的人的時候，我看到了那位南斯拉夫醫生，我已向你們說過的 Dr. Dimitch。他還有點知覺。他的左脚及半個臉受傷多處，都是手榴彈彈片所傷。

我們開始固定他的腳，因為沒有電，所以不能照 X 光片；但我們假定裡面有破碎之處，所以我們就把這隻腳固定起來。同時，我們給這位醫生打了一針，於是他清醒過來。他要告訴我今天早晨他家裡所發生的悲慘故事，但我請他不要說話，以免虛耗他的精力。

無論如何，他說了一點話，他告訴我凌晨三時以前，他還和幾位專家——一位波蘭人，一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人——在一起，他們是在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我不知是十週年還是十五週年。

主席： 有一點要請問醫生，您能否告訴我們您治療了多少人，他們是那國人，他們受了什麼傷。

Dr. DINGOV：在同卡醫院大約有十五個人。他們都沒穿衣服。我不知——我想他們都是幾內亞人。無論如何，那是星期日早晨八點鐘，他們都只穿着內衣，我當然都給他們急救。我沒問他們是那裡來的。身為醫生，我的責任是誰都治療；是敵是友應由政府人員以後來決定，因此我沒問他們是那裡人。我只是對他們都施以急救。

如果你們願意聽，我願告訴你們更多事件發生的資料。我只要三分鐘的時間。

之後，我將南斯拉夫醫生送往南斯拉夫大使館，他的太太和第二個小孩也已送至該地；在那裡，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裡，在一輛汽車中我看到另一個女兒的屍體。我看到了他的太太，她的頭部，頸部受傷，鎖骨斷裂；第二個女兒則受傷較輕。

至於另一個女兒的屍體，實際上已無首級：她的頭好像被砲彈炸碎了。我摸了一下她的胸口，我看到像一隻裝着一些東西的袋子，肋骨無存；它們也是被射擊打碎了。

然後我打電話到家裡去，以便知道我家情形如何；我太太也是醫生，她告訴我保加利亞大使館有電話來，他們說大使館附近有兩個受傷的德國人。我沒有告訴我太太我要回到同卡再到我們的大使館，那裡的射擊非常激烈；那個地區有許多別墅及很多灌木，射擊非常激烈。但是我仍然坐上救護車，——離開了那輛 Volkswagen——以便有顯著的識別，前往救護受傷的德國人。

到了那裡——那裡有許多幾內亞人的別墅，也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大使館——我到了那裡，他們告訴我已把他們送到醫院去了。

既然我們的大使館中無人受傷，我便再度離開；我坐上救護車；我開了警笛及危險訊號，回到同卡。

軍營前面有士兵——我相信他們不是幾內亞人——我想他們是葡萄牙人——他們向救護車瞄準。他們躲在牆後，手扣着板機；但未開槍。

當我來到人民宮時，我看到人民宮前三艘戰艦。他們離岸約有兩哩。我敢斷定它們是戰艦，因為我在保加利亞是在海邊出生，海邊長大的，我能區別什麼是戰艦，什麼是貨船。當時有三艘。

如果特派團願意聽，我可以告訴星期一至星期二的夜裡所發生的射擊。射擊自午夜正開始，在我的家裡，如果您願意看，便可看到子彈。它們是從海上射來的。

星期一有射擊，手榴彈也擲落；對特派團而言也許更重要的是，星期一下午四時，我看到了幾艘商船——我不知道它們的國籍——當時我在同一座大樓的另一個公寓中，在另一個保加利亞醫生的家裡。當時沒有射擊。我們正望着那兩艘商船，忽聽到一聲砲響，砲彈就落在較近岸邊的船旁，也就是離我們較近的那條船，不禁大為驚異。之後，我們又看到第二發砲彈落下，我們看到海水像噴泉一樣湧起，躍起五公尺高。

這件事當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開始張望，只見較近我們的船隻開始向海中駛去，企圖避免這些砲彈，另一艘船在後面約一公里，或一公里半。起先——當這艘船開始移動時，我們看到了這個怪現象：看起來好像一艘船傾斜着，我們就想——我告訴另一位醫生——有一艘船被擊中要沉下去了；但是，接着我們看到情況並非如此，因為當一艘船沉入海中時，船尾

通常都是朝天的；我們看到的並非如此，然後我們才發現我們看到了第三艘船——這艘我已提過的船是艘戰艦——我們可以看到甲板上的大砲。

第一艘船開入海中，第三艘船——就是那艘戰艦——開始運動，因為它總是落在商船後面。運動五分鐘後，我們看到戰艦時左時右，因為在戰艦之前，我們看到那艘商船，那艘船是不動的。

主席： 您能辨別那艘戰艦嗎？ 您從遠處能不能看到它的名字？

Dr. DIMOV： 不能，我看不清任何數目或名字，因為太遠了。 如果我有副望遠鏡，也許能看得清楚。 那艘船是細而又長的。 中央好像有座砲塔，後面也有一座；沒有起貨卸貨使用的桅杆。

戰艦運動了若干時間之後，開到卡薩 **Kassa** 島後面，這些島就在海岸線前，然後又開回來，再度躲在商船後面，最後開入海中；我不會看到戰艦向岸上射擊。

主席： 多謝您，醫生。
有沒有其他團員要問問題？

Mr. MWANGA： 醫生，您在證詞中說您開救護車時有部隊向您射擊，您以為是葡萄牙部隊。 您為什麼以為他們是葡萄牙部隊？

Dr. DIMOV： 我說我在軍營附近——同卡前面時，他們未向救護車射擊。 我看到有人，武裝的，站在門後面——向我

們瞄準，但是他們沒有開槍，他們也未向 Volkswagen 開槍。
不過，槍聲是從兩邊來的從營房前面並從灌木叢中的別墅前面。

Mr. KULAGA： 醫生，您在證詞中曾說您看到了一件怪事
——我想這就是您用的字——好像一艘船要沉入海中的模樣。
由您的說法，好像是一艘潛水艇。 您能否再向我們說明一下？

Dr. DINOV： 老實說，我也不能說它是不是一艘潛水艇。
起先，就像我說過的，我以為是商船之一中彈後下沉，但是船
有兩艘，可是好像只看到一個半影。

也許是我的幻想使我以為一艘船正在下沉；可是，之後，
過了三、四分鐘，看到了第三艘船。 起先只有兩艘船，後來
突然之間，有了第三艘船。 我不敢說第三艘船是潛水艇。
那要等專家來告訴各位。

主席： 多謝您，醫生。 特派團非常感謝您的合作。
證人退席。

Mr. Damantang CAMARA： 各位先生，此一程序似乎有點冗長，
我建議為已在等待中的各位大使，或可寫好一個問題小條交給
他們，然後各位大使可在各位醫生之後答覆各位的問題。

各位不妨在紙上寫下兩三個問題，然後分發給各位大使，
使他們可以事先知道所期望他們的答覆，這也許可以節省一些
時間，因為我願提醒各位，他們都是外交官，我們對他們的態
度要良好，也許我們不應問他們陰險的問題，我們的態度必須
適當，因為我必須告訴各位，他們是自願協助特派團的工作，
來說出真情。 因此，當醫生作陳述時，我請各代表團團長準備

好問題，以便分送給各位大使。

如果各位與我同意，我們可以每個人給他五分鐘，以便在此地不必談及無關緊要的事。

我們要辦的事還很多。

主席： 先生，我很感謝您的提議。 我想，正如您所指出的，我們最好不問可能使他們難堪的問題；但我提議，不論他們要作什麼說明，我們都給他們五分鐘，另外再給五分鐘以便提出問題，如果特派團其他各位團員同意的話——也許不要五分鐘；也許只要兩分鐘；也許不須要五分鐘。 但是，即使每個人的說明只須十分鐘，那也要一百分鐘，差不多兩個小時。

Mr. Damantang CAMARA： 我們同意。

DR. EMIL DIMOV 的證詞

主席： 我們歡迎第二位證人，我們要請他作一個非常簡短的說明，敘述一下他所治療的病人，受傷種類，以及他們的國籍，以便我們可以迅速結束我們的訪問。

Dr. DIMOV： 我是 Dr. Emil Dimov。 我住在布比奈，就是考尼須路上的那幢大樓。 我是個全科醫生，在此地工作已有五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夜間——時間我已記不清楚了——大約凌晨二時或三時，發生了射擊，我聽到四面八方都有槍聲。 我和我太太整夜提心吊胆，我們躺在地板上，因為我們聽到子彈呼嘯的聲音。

主席：可否請醫生告訴我們他在這一事件中的經驗，他所治療的病人受傷的種類及國籍？

Dr. DIMOV：我所工作的地方是全科醫務部；受傷的不到我們這裡來；他們都到外科大樓。

我們的住處，離海五十公尺，整天我們看到三艘船。其中兩艘的位置較遠，因此我們看不出它們是那一種船隻。但是其中一艘大約離我們五百公尺，而且不停的在移動。此外，港口中還有兩艘商船，它們不得不離開港口。我們看到它們離去；但是，後來我們看到其他三艘船還在那裡——兩艘在遠處，一艘在離我們五百公尺處，不停地移動。

星期日，我看到他們怎樣捉到兩個穿軍服——深綠色制服——戴綠色臂章的人。他們喝令他們舉起手來；捕捉他們的人有軍人也有平民。這件事發生在公墓——緊靠我們的法國天主教公墓。

星期一我沒去工作，因為射擊還在進行中。星期二我去工作——到診所去——街上仍有射擊。星期三我和太太到東卡醫院去工作，在前往醫院及機場之大公路十字路口，他們向我們射擊。

星期四我又去工作。已無射擊，但我去看一位朋友，他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人，在一個兵工場工作。他在生病；星期四午餐時間，我聽到了槍聲，他後來給我看了一輛為一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人所有的 Volkswagen，這輛汽車為子彈射穿，子彈彈孔還清楚可見。

主席：多謝您，醫生。既然您是全科醫生，我們所需

關於傷亡的資料，你也許不太清楚，對您的合作，特派團表示感謝。

證人退席。

Mr. Abdoulaye TOURE：我們已給各位一項大使名單。我們係以他們到達的先後順序寫下他們的名字。請他們進來作證的順序由各位決定，但我建議仍以他們到達之先後次序為宜。

主席：可以。

SALIM S. RASHIDI 大使（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陳述

主席：我們感謝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大使，他今撥冗前來告訴我們此間所發生的嚴重情況。我們願意敬聽他的意見。

Mr. RASHIDI：謝謝各位先生。我相信您們可以看到，我帶來了兩位朋友，Miss Miriam Makeba，各位都知道她，以及她的丈夫 Mr. Stokely Carmichael，各位也都知道他。

星期日清晨，即二十二日，對幾內亞的侵略行為發生時，我們三人都在我的住處；我們清楚可見四艘船隻正向城中運卸部隊。至少有一處軍隊登岸的地方是靠近我們的住處，因此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船隻停泊之處離岸不遠，它們會向海裡開一點點，然後再開回來。同時，運卸傭兵的小艇和逡巡於海岸附近的那些船隻連繫。

我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傭兵中有白人也有黑人。他們穿着制服，戴着綠色臂章，我們覺得他們的裝備非常精良。

這就是那天早上由我的住處看到的一切。我的朋友是不是還有話要說……。

Miss MAKEBA : 從我們住處到大使官邸的路上——相去不遠——我們用我們的汽車開向他的官邸，從旅社開始，我們沿途看到穿着軍服的人，我們以為是幾內亞人，因為他們多數是黑人。但是，有件事使我吃了一驚，我說：“可是他們的制服好像是不同的；”當我們駛過，他們向我們射擊起來。我們就減緩速度向他們擺擺手，他們向我們回擺，並讓我們通過，一路來到大使官邸。我們到了那裡以後，我丈夫便打電話給某人，這才知道傭兵穿着綠色制服，戴着綠色臂章。那時我們才發覺我們在路上經過的軍人實際上並非幾內亞部隊。

Mr. MWAANGA : 大使先生，您認為您所看到的傭兵是葡萄牙人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

Mr. RASHIDI : 我覺得我看到的是白人傭兵。那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印象。我還覺得這個侵略是葡萄牙人幹的；如果特派團容許我，我可以告訴各位是什麼理由。

主席 : 我們很願靜聽。

Mr. RASHIDI : 主席先生，想想看那些船隻——海軍艦艇——我和我的友人看到在我住處附近的，必須有一個強國——一個外來的強國——才能發動這種侵略；根據幾內亞的地理位置，這種強國可能是它的鄰邦——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塞拉勒窩內或幾內亞（比紹）；如果我們說這四個國家都無可能，那就一定是在大西洋駐有海軍的一個更大的強國，例如蘇聯，美國，

大不列顛及法國。

但是這些國家或幾內亞任何一個友好鄰邦會發動此種侵略，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因此，邏輯上我可以作的唯一解釋是，這些船隻一定來自幾內亞（比紹），那就是葡萄牙的侵略。這是有理由的——政治上的理由——各位務必要顧到。根據這個理由——此外我沒有其他理由——就可斷定侵略一定是葡萄牙人作的。

Mr. KULAGA：大使先生，我曾細聽您的陳述。我要問您兩個問題。

第一，您說您覺得看到了白人。那只是一種印象，還是不只是一種印象？

Mr. RASHIDI：我看到他們了。我看到了若干白人。

Mr. KULAGA：在您的分析中，我覺得您脫離了您看到的海軍船隻極為重要——也就是說很大——的一點，而且，在我看來，也就是說所用的手段極為重要，足以證明對幾內亞領土的大舉進攻。

Mr. RASHIDI：是的。我剛說過我看到的情形。但是，凌晨三時，或者是二時四十五分，當我起身的時候，我聽說是一次攻擊，一種戰爭，因為我們可以聽到許多槍聲及若干重裝備的聲音。

Mr. JAKOBSON：大使閣下，您能估計所見船隻的大小——噸位嗎？

Mr. RASHIDI：我不知道；我沒有估計噸位的技術知識。

最後，我出去的那天早晨當我在開車時，我非常接近地駛過警戒博埃羅馬馬度軍營的傭兵，他們喝令我停車；但我沒停車；我一逕開進去。 但我看他們很清楚。

Mr. CARMICHAEL：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那就是由某一外國發動的攻擊，而且那個外國是個歐洲國家。 我們說這話是有十分把握的，因為我們看到了船隻。 它們是由歐洲人操縱的，他們把人運來運去。 因此，是否為葡萄牙人的攻擊，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確是一次攻擊，是歐洲人發動的，傭兵則是非洲人。

主席： 多謝大使在百忙中來與特派團合作。

Mr. Rashidi, Miss Makeba 及 Mr. Carmichael 退席。

HASIMBEGOVIC SELMO 大使（南斯拉夫）的陳述：

主席： 我們歡迎大使閣下，同時我們歡迎您與特派團的合作。 我們願意聆聽您所看到的武裝攻擊真象，本人或本團團員也許會問您幾個問題。

Mr. SELMO： 各位先生，各位聯合國代表：本人應邀發表陳述，深感榮幸。 我願說明，我親眼看到了在我住處附近發生的一切。

恰巧那天晚上我還沒睡覺，因為我看書看到早晨三點鐘。 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了射擊之聲。 起先我未予重視。 後來槍聲又起。 我走出住處的平台，那時已有槍聲掠過我的住處，一發甚至在離我不遠處飛過。 我立刻回到房中；我穿上

衣服——我太太也穿上衣服——我說：“大事不好；趕快準備妥當。”

我們衣著已畢，等到天亮。槍聲在日出前一小時停止。於是我向海上望去，因為我聽到那邊有些動靜。我的住處就在海邊。我住處的左邊，三、四百公尺以外，便是博埃羅馬馬度軍營，那裡有槍聲；我聽到那座軍營中澈夜槍聲不絕。

當我向海上一望，起先看到了兩艘船隻，後來看到了三艘，約在兩公里以外。一眼就看出都是大船。顯然不是幾內亞船，因為我認得幾內亞船。我因此斷定那是外國船隻用來卸東西的。我去拿來我的望遠鏡，開始由望遠鏡中望去，因為那時已無槍聲。我由望遠鏡中一看，便知我的想法不錯，它們是外國船隻。

其中一艘——最大的一艘——是黑色的；那就是那艘最像登陸艇的船隻。第二艘是白的；第三艘是灰的。三條船列開了一個作戰陣式。我這樣說，是以前任軍官的資格說的行話，因為戰時我在本國作了四年軍官。

同時，我注意到三艘大船附近，有許多小艇在活動。它們在大船之間穿梭行駛——很快很快地。

我又注意到兩艘小艇載滿了士兵。這些小艇是從岸上向最大的船隻開去。黑色大船上的水手接引這些士兵，將兩艘小艇上的士兵接到船上。

另有兩艘小艇則自最大的船開回海邊；它們向着小港方向開去，向着博埃羅馬馬度軍營。這兩艘小艇從岸上接下兩隊士兵。兩艘船都是由穿紅襯衫的歐洲人指揮；他們是白人。這一點，我從望遠鏡裡看得很清楚。

登上這些小艇的人都是黑人，而且沒穿制服。這些小艇兩次到陸上接運兩批人，將他們運到大船上。我又注意到這些小艇也從陸上帶走許多民間物資，包括卷宗，也許是軍營裡的，還有幾張床，小提琴及吉他。這顯然是劫掠。

然後，一小批人還在岸上，這兩艘小艇向大船開去，沒有再開回陸地。我知道最後一批人已自陸地撤回海上。但是，一小批穿黑色制服的士兵仍留在岸邊一個小角落裡。之後，我走到我家較大的平台，這個平台可以俯視卡馬因旅社附近的大街。我大吃一驚。我看到了三、四群武裝士兵，穿着制服，戴着綠色臂章。他們正在街上幹什麼事。

甚至在很接近卡馬因旅社的地方，也有一小群。我沒看到其中有歐洲人。當我看到艇上的歐洲人都穿着便衣的時候，便斷定他們是想在一旦被俘時可以表示他們不是軍人而是老百姓。

這三艘船都離我家不遠，但它們都不時向海中開去。每次它們開到離岸較遠的地方，你就可聽到科納克里這邊有爆炸之聲；因此，我覺得它們開遠一點，是要轟擊陸地。我不知砲彈會落在什麼地方，也許離我在的地方很遠。

作過軍官，所以我知道一艘船在近岸處不能砲擊海岸；它必須開遠一點——大約五、六公里之遠。

同一天，一架外國飛機一度在科納克里上空盤旋。同一天，在下午五時至六時間，那架飛機又飛越了好幾次。它們偵察了科納克里的情況，也許拍了照片並播出情報。

這是攻擊後最初一段時間我所注意到的重要事件；我已告訴過你們夜裡發生的事。如果各位有問題，我願答覆您們。

主席： 謝謝大使。 您說您從望遠鏡中看到了若干船隻。您能否看出任何記號，可以知道它們的國籍？

Mr. SELMO： 用普通望遠鏡是很難看出的。 那不是可在一公里或一公里半以外放大的軍用望遠鏡。 但是我可以看到黑船上載滿了士兵，他們都穿着制服而且有武裝。 我認為這些士兵或者曾於晚間參加戰鬥然後回到船上，或則係在待命準備以後參加戰鬥。

那次，我無法從望遠鏡中看出他們是歐洲人還是黑人；那個距離是無法區別面孔顏色的。

我得說，因為作過軍官，我知道這種軍事行動；我在我本國會幾度參加這種軍事活動，我可以說這顯然是事先準備好的外國軍事侵略。

Mr. NWAANGA： 大使先生，您說在二十二日，下午五時至六時間，您曾看到您形容為外國飛機的一架飛機。

Mr. SELMO： 是的。

Mr. NWAANGA： 您怎知是一架外國飛機？ 您看到任何記號嗎？ 還是只是一種印象？

Mr. SELMO： 我看出來不是幾內亞所有的一種飛機；因為作過軍官，我也看到了一個紅記號。

主席： 特派團非常感謝您的合作，大使先生。 多謝您。

Mr. SELMO： 我也要謝謝各位聽我陳述意見。

Mr. SELMO 退席。

BORIS MILEV 大使（保加利亞）的陳述

Mr. MILEV： 我是保加利亞大使，我有兩位保加利亞醫生和我在一起，他們親眼看到了一些事情。

Mr. CONDE： 在我們開始提出問題之前，我願代表幾內亞代表團表示，鑒於我們必須聽其陳述意見的大使爲數衆多，我們再度籲請聯合國特派團提出問題時盡量求其扼要，精確簡短，因爲我們的時間非常有限。

主席： 謝謝您的合作。 我們願聽您的高見。

Mr. MILEV： 我願將我的陳述分成兩部分。 第一，我先說我看到了什麼；然後我再告訴各位我所聽到的以及我所經歷到的。

我所看見的是星期日清晨五時左右。 兩個穿綠色制服的人躲在同卡地區我們大使館附近的灌木叢中；每當有車駛過我們大使館門前時，這兩人便會向車輛射擊；我注意到這已成了定型：每次一輛汽車快要駛過時，我就想到：“他們快要射擊了”；一點也不錯，他們就射擊了。

第二天——星期一——我離開大使館去看幾位住在布比奈大樓的保加利亞專家。 那是星期一下午。

我在那裡與我的同鄉談話，我從布比奈公寓可以看到兩艘船停泊在舊國立博物館背後的水中。 以後我又於星期三看到了一些事情。

我要去看我的朋友匈牙利大使，他也是我的鄰居。 我還沒離開大使館，就聽到大使館前有槍聲。 我走出去時，首先

看到三個學生正在跨越大使館前的街道，然後我走到匈牙利大使館所在的街上又看到另外三個學生。見面後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學生說：“您還不知道嗎？他們在射擊呢，我自己已受了傷。”

現在我要回述星期日傍晚的事。星期日傍晚，軍營——博埃羅馬馬度軍營——附近有非常激烈的槍聲，這座軍營離我們的大使館約兩三百公尺。下午曾有槍戰，持續了三、四小時。槍戰後我聽到本大使館附近的灌木叢中有槍聲。那是大約十八時——下午六時的事。

在本大使館附近所發生的射擊中，我看到一個白人，他躲在我們大使館前面的青草中。他帶着一枝半自動步槍。

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聽到的，以及我所經歷的。

星期一晚上，十時三十分時，我在住處就寢，我的住處緊靠本大使館。大約十一時十分，我聽到我的窗戶的正前方及我的住處前面，有非常激烈的槍聲。我不得不熄了燈，幾乎終夜槍聲不絕——總是在非常接近我的住處的地方。一度我不得不躺在地板上——走下床來躺在地板上——因為唯恐子彈會落到我房間裏。

夜裡另一次，在午夜以後，我壯着胆子從百葉窗中望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時，我看到一個穿着綠色衣服的人爬過我住處的院牆，來到天井裡。另有人帶着槍在後面追他。槍聲幾乎澈夜不絕。我根本無法入眠。

我是個曾經經歷過巴黎暴動的人——我恰巧在那裡，並參加了那次暴動——覺得生活在另一次暴動中了。正是同樣的氣氛，同樣的恐懼，同樣的情緒。

我要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問題請各位提出來，我願意答覆。

主席： 多謝大使的合作。 我想我們不會向您提出任何問題了。 我們感謝您的合作。

Mr. MILEV： 或許各位願意聽聽這兩位醫生的談話。

主席： 如果他們曾治療過任何受傷的人，我們願意知道受傷者的國籍以及他們所受的是那種傷勢。

Dr. Trefon TEKOV： 我是同卡的一位外科醫生。 星期日，一早，凌晨二時至三時間，我聽到了槍聲。 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星期日，他們從醫院緊急地叫我。 我看到許多受傷的人——大約有十五個人——其中五、六個在腹部，胸部及頭部受了重傷。

我走進去為那個德國人開刀——德國大使館的秘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 我非給他動手術不可。 我給他縫了三個口子，兩個在小腸，一個在大腸。 他失血太多。 不久他就死去。

同時，我還得為他的一位同事，商務隨員 **Fischer** 動手術。 他的背部受傷，是普通傷勢，並不嚴重。 因此，我就離開他一會，以便照些 X 光片，同時繼續為傷勢較重的人療傷。

我們於下午三時離開手術室——在二時至四時之間——我無法離開醫院；手術就在婦產科病房。 我留在醫院裡。 我要去幫忙別人，但因射擊，我無法走過天井。

然後我看到許多受傷而沒穿衣服的人。 我看到三、四個

人穿着綠褲子，但是他們還驚魂未定；當然，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作什麼。

我們整夜都在動手術；我們繼續工作至星期二凌晨二時。在我們的那裡有四十五個病人。其他地方我不知有多少。這四十五個之中，七個腹部受有重傷。其中許多人腿部破裂，大腿骨多處破損。腹部受傷的人情況都很嚴重。有對大腸十分嚴重的傷害，非常嚴重的傷勢，對小腸，對直腸，還有許多破傷。

他們向我的公寓射擊。我留下了幾顆子彈作紀念品。誰射擊的？無法說。

主席： 多謝。

夫人，您有什麼話要說嗎？

Dr. Juliette ABADJIEVA： 首先，我要向各位抱歉，因為我的法文不太好，而且生字有限。我是個兒科醫生；我沒去救傷，但是我住在兩幢布比奈大樓之一，這兩幢樓就在海邊考尼須街上。

在星期日至星期一的夜間，我為手槍聲和半自動步槍聲驚醒。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沒看。但是在大約六時或六時三十分，我起身走到俯視大海的平台上，我看到了三艘船隻。其中一艘是軍艦；一艘非常接近。我不知距離有多少，但大約在一百或二百公尺以外。真是離岸很近。

緊靠我們的大樓，有一座廣播電台。那裡正在打仗。是早晨六點鐘或是七點鐘。船還在那裡，我看到武裝幾內亞人帶着七、八個穿着綠制服的俘虜。他們舉着雙手——他們

着綠色制服，他們舉着雙手。

星期日全天都有射擊，——並非隨時都在射擊，而是整天時斷時續不絕。

星期日夜間真是可怕。整夜他們都未停止射擊。白天時斷時續。船隻還在那裡。白天船隻在遠處，但是夜間便可看見它們的燈光漸近海岸。

有一件事我可以說的是，星期三下午，也許是五、六點鐘，我正在我的平台上；我望着海洋，看到了一艘船。這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這事怎麼發生的：原來什麼都沒有，說時遲，那時快，一下就有了。我很快再度走下去，那裡另有一家保加利亞人，我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說不定是艘潛水艇呢。”原來什麼都沒有，一下就有了一艘船。我不知那是什麼。

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

主席：多謝您。

Mr. Milev, Dr. Tekov 及 Dr. Abadjieva 退席。

Mr. Abdoulaye TOURE：本人奉命告訴特派團傭兵自博埃羅軍營偷走若干行軍床。

主席：我提議，鑒於這麼多大使等待陳述意見，也許與其讓他們一直等待，不如請他們以簡短紙條說明他們的意見，這樣比讓他們等下去總好一點。我們感謝他們的合作態度。

Mr. Damantang CAMARA：應請委員會主席去通知使節團，這樣他可以向他們表示歉意。

Mr. JAKOBSON：對不起，主席。我想在這樣辦以前，是

否還可以討論一下。

討論情形未列紀錄。

主席： 先生，我與本團團員磋商，我們所獲致的一致意見是，已在這裡的大使，我們還是要繼續聽取他們的陳述意見，因為只聽少數而不聽其餘，未免失禮。我們認為那種辦法並不妥當。

Mr. Damantang CAMARA： 我同意。

主席： 那麼，我們就不請證人發言，開始提出適當問題，儘量求其簡短。

Mr. Damantang CAMARA： 我們同意。

BOHUSLAV MALEK 大使（捷克斯洛伐克）的陳述

主席： 我們感謝您的合作，到這裡來發表陳述。我們請您簡單告訴我們此間所發生武裝侵略的來源。

Mr. MALEK： 首先，我要介紹我自己。我是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駐幾內亞及塞拉勒窩內兩國政府的代辦。隨我來的，有三位目前在幾內亞工作的專家。我的右邊是 Dr. Oldrich Zahradnicek，我的左邊是 Mr. Vlado Stravala 和他的太太，Olga Stravala。他們曾親眼看到發生於幾內亞的攻擊。

這幾位專家目前都住在拉米尼爾。那就是外國侵略者最初發動攻擊的地方。Dr. Zahradnicek 曾經治療為外國侵略者所傷的第一批外國專家。

主席： 在我們說下去之前，我能否問您一個問題：您能辨別侵略者嗎？ 如果能，憑什麼？

Mr. MALEK： 我本人無法說出侵略者是那裡來的，但是這位專家和他的太太曾經親眼看到停泊於拉米尼爾海灘不遠處的外國船隻。

Mr. JAKOBSON： 請問他們能否辨識各船的國籍？

Mr. MALEK： 容我請他們直接答覆這個問題——

Mr. 及 Mrs. Stravala。

Mr. STRAVALA： 船隻的確實國別，我還看不出。 但是，我們在夜間曾聽到摩托快艇在海邊打轉的聲音；早晨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快艇，我們還注意到當它們向海中船隻駛去的時候，噪音會逐漸消逝。

Mr. KULAGA： 您曾看到傭兵上岸嗎？

Mr. STRAVALA： 我們只看到他們的影子，因為他們登陸的地方離我們的住處有四百步之遠；當然，我們沒有向他們走過去，因為他們正在射擊，我們聽到他們說話；我們聽到他們發號施令，但我們不懂他們用的是什麼語言。

Mr. KULAGA： 他們說的不是法文？

Mr. STRAVALA： 當然不是。

主席： 我想我們的問題就這麼多，多謝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列席。

Mr. MALEK : 且慢，我想我還可幫上一點忙，您們還沒聽 Dr. Zahradnicek 陳述意見，他曾治療過受傷的人；我相信受傷的人會道出來源。

Dr. ZAHRADNICEK : 三點三十分至四十五分之間幾個我所認識的德國人把我叫醒，他們把我帶到一幢完全為炸彈炸毀的房子裡；那裡有三個受傷的人。他們帶走其中兩個，一個女人，一個孩子，另一個，即第三個，被丟下了，因為傷勢太重，我暫時給他包紮起來。這個人驚魂還未定，他大喊葡萄牙人來了，殺死了這裡的本國人，他太太死了——他太太和孩子都死了，所有那些葡萄牙人都死了，等等；但我帶到家裡去的受傷的人兩天以後也死去了。

他說死者是和他有相同汽車的人的受害人，因為葡萄牙國民都有淡藍色的 Volkswagen，這個人也有一輛淡藍色的 Volkswagen。

傳譯員：打斷的第一項陳述結尾是：“三個受傷的人現在都健在於德國。”

Dr. ZAHRADNICEK : 我們將他們統統運到我家中，之後我們整天都在治療他們。

七點一刻，我和一位德國醫生一同離去，這位醫生是來找尋縫傷的材料——針等等——然後我們到了同卡及其他地點，去減輕傷者的傷痛。

主席：多謝您。

Mr. Malek, Dr. Zahradnicek 及 Mr. 與 Mrs. Vlado Strabala 退席。

Mr. Damantang CAMARA : 羅馬尼亞大使表示既然他未曾親眼看到什麼，而只是有所聽說，他決定不作任何陳述。

ANATOLI RATANOV 大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陳述

Mr. RATANOV : 早安，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我在廣播上聽到幾內亞總統籲請所有在科納克里有所見聞的人前來告訴各位親眼看到的一切。

第一，我要非常簡單地提一下蘇聯政府就葡萄牙侵略幾內亞共和國所作的聲明。然後我再告訴各位我所親眼看到的和我所親耳聽到的。

我引蘇聯政府的聲明：

“十一月二十二日，葡萄牙對獨立自主國家，幾內亞共和國，從事武裝攻擊……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妄圖掩飾其行徑，雖然作了虛假聲明，但實際上仍是公然企圖推翻幾內亞共和國的進步政權，也是對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項打擊……蘇聯政府譴責干預主義者及其主子的罪惡行爲。”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裡，我在我的住所，離海邊很近。由我的住處，可以看到科納克里港口及海灘，這個海灘叫作釣魚灘，以及海灘附近叫作拉米尼爾的地區。

凌晨三時，我太太和我爲大砲聲及爆炸聲所驚醒。臥室在二樓，如果不算地面上一層在內——因爲在法國，地面一層

是不算的，蘇聯則總是將地面一層計算在內——因此，我就是
在三樓上。

首先，我們望出窗外，然後我們走到三樓的平台上。我們看到爆炸照亮了海洋，同時我們聽到了大砲的響聲。我打電話到位於市中心的大使館，問守在那邊的人有何看法，以及可以聽到些什麼。我告訴他：“到屋頂上去四下望望。”他說海邊及岸上都有爆炸之聲傳來。

Mr. CONDE : 有的船在海裡，有的在海岸附近？

Mr. RATANOV : 有的在海中遠處，其他的則在岸邊。我看到海上有爆炸及火光。

主席 : 大使閣下，對幾內亞共和國有武裝外來攻擊一事，我們已獲得很多資料；爲了加速完成我們的工作，可否請您以非常簡短的聲明，多告訴我們一些攻擊來源的資料。

Mr. RATANOV : 好吧，我同意。我認爲那是海上來的外來攻擊。這就是我何以要強調自海邊可以看到爆炸——大砲射擊這一點。

在我提到的射擊之後，我又聽到岸上有更多的槍聲，就在我家附近。砲聲發生於夜間，之後我便聽到我家附近的槍聲，左邊右邊都有。

日出時，在我住處附近已再無槍聲，我走到天井，我太太和我一起走出去。我們看到海上至少有三艘灰色的船隻。離我們住處海邊三百至四百公尺處的海上，我們可以看到爆炸。我家的緊鄰便是工業部長 Mr. Diakité 的住所。我走近籬笆，

看到一個青年。我問他是誰，他說：“我是工業部長的兒子。”我問他：“能到市中心去嗎？因為我要到大使館去。”他說：“可以，我想是可以的，因為一切都發生在海邊。”我說：“那麼，我就去一下，”他說：“你可以帶我去嗎？”

我答應了他。我們坐上車，開上離博埃羅軍營三百或四百公尺處的公路。我們一上公路，便看到許多武裝士兵，他說：“這不是我們的軍隊；我們趕快回去。”他們設法向我們走近。我們扭轉頭來，設法回到住處。

最後，我要談到第三點。我要說這並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次譴責葡萄牙對非洲國家的侵略。一九六九年底，安全理事會曾譴責葡萄牙對幾內亞及塞內加爾的侵略。

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切。多謝各位靜聽我講話；爲了節省各位的時間，我願退席。

主席：非常感謝您的合作，多謝您。

Mr. Ratanov 退席。

OSMAN ALI ASSAL 大使（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陳述

主席：大使先生，我要感謝您的合作，我要先說明對幾內亞共和國有武裝外來侵害一事，特派團已獲得很多資料；爲了加速完成我們的工作，還請您以非常簡短的說明，告訴我們一些該項行動的來源及可能動機。

Mr. ASSAL：我要先說一下我個人的印像。

星期日清晨一早，我爲槍聲所驚醒。槍聲來自左方，右

方，來自四面八方。我設法打電話給我的同事。我住在離岸不遠處；早晨我看到沿岸有民兵。我開始和人說話。我問我的看門的人，我也和在那邊的漁人說話。我的看門的人和漁人說過話，他對我說：“有條船向總統府射擊。”

當然，我就向海上望去。過了沒多久，我看到了海上的船隻。共有四艘：一艘大白船——白色的——兩艘較小的深顏色的；第四艘是登陸艇。那是我親眼看到的。

那時我想是來自海外的一次攻擊——從海上來的；因此是來自海外。我由同事得知那是對戰略據點的攻擊，諸如軍營等等，以及對貝爾弗尤別墅的攻擊，那裡則是總統的官邸。

我能說的就是這麼多。

主席： 多謝您，大使閣下。 我們非常感謝。

Mr. Assal 退席。

IMRE SZTANRONIER 大使（匈牙利）的陳述

Mr. SZTANRONIER： 我的名字是 Imre Sztanronier ；我是匈牙利的大使。

主席： 大使閣下，我們多謝您的合作。關於對幾內亞共和國有外來武裝攻擊一事，我們已獲得很多資料；爲了加速完成我們的工作，還請您告訴我們攻擊的來源及其可能動機。

Mr. SZTANRONIER： 可惜，我知道的不多，但還能談一點點。

上星期日——那就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間——大約三時三十分——我醒來，聽到一些槍聲。早晨，大約八點鐘，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一位館員前來看我，告訴我夜裡發生了什麼事。他告訴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有兩位同志於夜間受傷。

大約在早晨十點鐘時，我向蘇聯大使作友好訪問，以便就所發生的事情交換意見；從他住處的花園裡，我看到了三艘船。蘇聯大使的住處緊靠考尼須北區。從那裡我看到三艘船，我也看到海中的爆炸。

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三艘船與爆炸。

主席： 您能看出船隻的來源嗎？ 它們上面有沒有記號？

Mr. SZTANRONIER： 那是不可能的。

Mr. Sztanronier 退席。

OSCAR ORAMAS OLIVA 大使（古巴）的陳述

主席： 歡迎，大使閣下。對於對幾內亞共和國有外來武裝攻擊一事，我們已獲得很多資料；爲了加速完成我們的工作，還請您以簡短的方式告訴我們此一行動的來源及可能動機。

Mr. OLIVA： 對聯合國代表團我們願意指出，我們是聽了 Sékou Touré 總統同志的呼籲到這裡來的，他要求外交官前來告訴各位所看到的一切。

第二，我們願意指出，我們對 Sékou Touré 總統同志就這些事件所說的一切，絲毫沒有懷疑。

現在，談到我們親眼看到的一切，我們看到四艘戰艦，離康那克立港口的入口相當遠。其中一艘是白色，其他三艘是

灰色。沒有問題，它們是戰艦。我們看不到它們的旗幟；我們看不到上面的號碼。但是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是戰艦。

我們還看到若干小型登陸艇。

大約在早晨四時，我們爲槍砲聲——大砲與重機關槍的聲音——所驚醒，我們清醒之後，便打電話給其他古巴同事，他們說他們也聽到了同樣的聲響，我們也都同意射擊是從海上來的。

我要說一下我個人的經驗。星期日，大約中午十二時，我們和坦桑尼亞大使一同向坦桑尼亞大使館走去，當我們走到軍營——博埃羅馬馬度——之前的時候，有些士兵在營門處叫我們。

我們看到這些士兵身著暗綠色制服，和幾內亞陸軍通常穿的制服不同。他們還戴着淡綠色的臂章。我們一看到這一點，便知他們是傭兵，我們趕快跑開。傭兵未能射擊我們。

我身旁坐的是兩位同事——兩個來自古巴的醫生——他們可以向各位提供非常有趣的證詞，因爲他們曾醫療過受傷的傭兵。他們都在名叫伊格那斯典的醫院。他們之中有一位——

Dr. Blas Ledesma —— 頗懂克利奧葡萄牙文。他不曾說，但聽得懂。

Dr. LEDESMA : 星期日，約中午時，我們治療了一個人，他說是一隊的隊長——他用了“隊長”一詞——是非洲傭兵。他說他姓 Fernando 。

我認爲也很要緊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傭兵說的都是克利奧話。

我們還看到另一個僱傭兵，我們也曾爲他們醫療，他也是一直說克利奧話。

Mr. OLIVA：這就是我們對此等事件所能作的證詞——非常簡短。我們知道各位還有很多事情要作。

主席：大使曾否看到不屬於幾內亞共和國的飛機？

Mr. OLIVA：我自己沒看到。

主席：多謝您的合作。

Mr. Oliva 及其同行人員退席。

SORSOH CONTEH 大使（塞拉勒窩內）的陳述

Mr. CONTEH：我的名字是 Sorsoh Conteh。我是塞拉勒窩內駐幾內亞共和國的大使。

主席：謝謝大使的合作。對於武裝攻擊幾內亞共和國一事，特派團已獲得很多資料；爲了加速完成我們的工作，還請閣下以非常簡短的說明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攻擊來源及其可能動機的資料。

Mr. CONTEH：首先，我要多謝您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二時正，我發覺——我正在床上，發覺電燈熄了。我打聽了一下知科納克里全城都沒有電。這時我非常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便決心開車到城裡去。

在離我家五百碼處——其時尚屬清晨，大約七時半的光景——我於七時半左右離家——在離我家五百碼處，我看到有士兵攻打布比奈，廣播電台就在那裡。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奇怪的原因當然有兩方面：一方面，因為我斷定發生於幾內亞的，也將發生於塞拉勒窩內。因為兩國的關係，以及彼此接近的事實，以及因為兩國的友好關係；此外，還因為我是此間的大使。我應該親自去看看，然後將所看到的情形向政府報告。心中有此打算，便向布比奈走去。

我眼睜睜看到有人從海上來，向廣播電台走去。他們帶着槍，邊行邊射擊。這是公開的交兵。然後我自問這些人是否真的瘋了，因為其時電台尚未作任何廣播。曾有消息播出，但我不懂在說什麼，因為我離收音機太遠了；我和人們在一起。

因此，事態就嚴重了。我是說，情勢緊張起來；當時情勢非常緊張。根據我當時的估計，攻擊者使幾內亞士兵措手不及——至少，我沒想到會有這種事。因此，就在那一剎那間，我首先想到的是沿海方面會有砲轟。我也好奇，因為我的一等秘書及二等秘書都在那個地區，因此我要到我的大使館去打電話給我的一等秘書；因為那時我也不能到我的一等秘書的住處，因為那裡附近射擊很激烈；情況非常，非常緊張。

因此我就到大使館去，以便由大使館中打電話給我的一等秘書。但是，連到大使館去，我也要冒生命的危險，因為，不幸的事，我的大使館正在貝爾的弗尤西利別墅的對面。因此，不幸，當我走進大使館的時候，我看到大使館的院中有彈壳——子彈。我在辦公室中打電話給一等秘書時，我看到子彈

從西利別墅的方向落進大使館中來，由別墅還飛來了濃烟。所以我一定要打電話給我的一等秘書。然後，打通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就是現在，我也可以看到遠處有船隻——漆黑色的船隻——在海中。”我告訴他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其時我已不能在大使館中再停片刻，非離開大使館回家不可，因為當時我家附近射擊還不多。

那是星期一的事。第二天，我又回到大使館，因為，就像我早先說過的，我非常急於親自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在路上，我親眼看到死人。我要工作，但同時我無法工作，因為星期一沒有工作；連上班都有了困難。

當時沿海岸，人民及幾內亞士兵都在努力保衛這座城市。因此，據我的一等秘書告訴我，他看到有人從海上來，也有人從他的方向來。

這就是星期日與星期一之間所發生的一切；星期二，我要接待一個來自自由城的代表團。我正在安得利別墅(Villa André)這個別墅就在海邊。我再度親眼看到有人自海上來，我還請我的代表團團長看一下。

這是星期二的事。但是，在那一天，我的代表團於和政府舉行會談之後，必須離開，從此間一路嚴密警衛到邊界。這是大約三點鐘時的事。那時，依我的判斷，誰都沒有安全可言，因為事實上攻擊進行激烈，誰都不願冒險到室外去。因此，在那段時間，我就在家中不斷聽廣播，直到星期四，我才去工作。

星期天，我看到在布比奈發生的事件，我自問這些攻擊的人是不是瘋了，因為這簡直是公開交兵，就像我已說過的，在

光天化日之下交戰。 因此，我想如果我非說明所見到的一切不可，這就是我所見到的。

主席： 多謝您撥冗合作。

Mr. Conteh 退席。

GUNTHER FRITSCH 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陳述

主席： 我謝謝閣下的合作。 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 爲使工作迅速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FRITSCH： 我很感謝你惠予我在聯合國特派團前提出陳述的機會。

倘你容許的話，我要對傭兵攻擊我大使館中兩位外交人員的事說幾句話。 我也要對我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從大使館親眼觀察到的不同軍艦在我們館外行動的事略作陳述。 我並希望你惠准我大使館的二等秘書 Mr. Schmidt 作一項簡短陳述，因爲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傭兵不顧 Mr. Schmidt 的外交官員身分，曾加以逮捕。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之間，我大使館二等秘書 Dr. Siegfried Krebs，及商務參贊 Dr. Fischer 想從他們住處去大使館。 他們乘一輛我大使館有外交牌照的汽車，Dr. Krebs 自己駕駛。 離開住處之前，他們議定慢慢走，一有人叫停便立刻停下。 他們選了叫做南考尼須的一條路。 在共和衛士兵營後，突然有人從背後不加任何警告地用自動手槍向

他們連射數發。車身中彈二十發左右。二人亦當即受傷。有數發子彈射中馬路另一邊的住宅，主席先生，住在這屋中的好幾位幾內亞公民事後都可以爲下列情景作證。

Mr. Krebs 立時刹住車，二人都高喊說他們是外交團人員，他們受了傷，開槍的人應該停止射擊，他們需要治療。開槍的人們回答說，他們沒有醫生，他們也不能許可這二人折返原途——折返原途也就是抄最近的路去醫院——同康醫院。於是商務參贊 Mr. Fischer 只好將身受重傷的 Mr. Krebs 放在車後座上；汽車損壞雖重，他倒還能發動引擎，於是他只得繼續前行。

我想告訴你，主席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二等秘書 Dr. Krebs 受傷過重，雖經多方醫救，並經幾內亞當局多方協助，終於在次日上午去世。

說到我個人，我當時一直在科納克里大使館館邸。我的大使館靠海很近。我可以看到靠近被稱爲“小船”地方的部分海面。早上六時五十五分，我注意到在靠近我大使館的海上有兩艘軍艦和另一艘船。不久後第三艘軍艦和前三艘會合。它們在這區域活動了好幾小時。許多小船，或橡皮艇，在大船間往來，從大船駛向我大使館右邊的一個地方；但因為有建築物遮擋，我看不到他們駛向何處。

大約十一時，登陸艇駛近碼頭，顯然試圖在那兒登陸。登陸艇駛至距船塢大約二十碼，船首敞開——表示準備搭載或卸載什麼人——然後又退回去了。我從我大使館陽台上用望遠鏡注視這船的行動。我可以清楚看見船橋上有好幾個歐洲人模樣的人。在甲板上有許多穿制服的，非洲人模樣的人。

中午時，有人向這些船開火數發。我們可以看到水花濺起，我們也可見到有一隻船上有人回擊了兩三槍。

一時三十分左右，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船隻在撤退，但整個下午我們仍能遠遠看到三艘，甚至全部四艘。

如蒙惠准，現在我想請 Mr. Schmid 報告他被傭兵逮捕的經過。

Mr. Heiner SCHMID：二十二日上午七時二十五分，我離開大使館，去和我們大使向你提過的受傷同事聯絡。他們急需醫療。我們從反方向上了考尼須路——雖然本是禁止從這方向走的——因為順方向城區那邊有砲火。我們還未到路向左轉的地方，我們看到有兩個武裝的人在路上走。我們停下車，用法語問他們能不能通過。他們不回答，我又重問；我問他們我們能不能通過，他們不回答；但他們揮手叫我們過去。

我們一向左轉，就看到路的兩邊，左邊右邊，大約十五輛被砲火轟擊毀壞了的汽車——也有一輛機器腳踏車——在一輛車旁躺着一個人，也許已經死了。

我們剛到電力站區域的第一道門口，兩個携機關槍的人從左面過來，另兩個從右邊一株樹後過來，強迫我們停車。我們是和大使館的司機一同離開大使館的。他開車，我坐在右邊。汽車有外交牌照，CD-246。我用法語請他們放我們過去，因為我們須為我們大使館兩位負傷同事求醫；但沒有回答。我重複請求，然後他們揮手叫我們下車到門邊去。我們兩人都下了車，我拿了我的外交人員卡，用法語告訴他們我是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來的外交人員。我告訴他們說我們要去同卡，我們需要使我們大使館兩位負傷同事獲得醫療。

當我們到了門口，傭兵之一用英語命令我：“舉手”。於是我用英語回答；我告訴他：“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外交人員”。我舉起雙手，給他看了我的外交人員卡，重覆用英語說我們需要為我們大使館中兩位負重傷的同事獲得緊急治療。

他們強迫我們進入電力站的範圍，四五個傭兵用機關槍瞄準我們。在電力站內部，以及外邊，電力站對面，路的右邊，有許多其他傭兵。一個傭兵走向我——他說英語——他用一隻手推我，另一隻手指攔着板機。同時，當然我雙手是高舉着。他們強迫我進去，在我後面，司機也進去了。而後另一個傭兵用英語問我：“你要什麼？”我再告訴他——我很憤怒——我告訴他：“我們急着要為我們大使館兩位負傷的外交人員求醫”，但他們強迫我們留在電力站的範圍之內。

我們兩人各受四、五個傭兵看守。五、六分鐘後，我們被迫從大門走進電力站，但幾公尺後，他們又強迫我們站住，再用英語問我們：“你們在同卡要幹什麼？你們是什麼人？”

過了一會兒，我們又被迫往前走，到了入口處的大門——電力站辦公室入口處。在那兒，他們強迫我們的司機把車開進電力站，我要求見一位軍官，以便向他說明我們是外交人員，我們急需為我們的受傷同事求醫。

過了一會兒，突然有一個人——可能是一位軍官——來到主要建築物樓上的門口。是一個有一部濃鬚的黑人；他也說英語，告訴我：“你可以走了”。他再對我們說一次：“你們可以走了”。於是我們開車離了電力站的院子。五十公尺後又有人叫我們停下，但那些傭兵已得到指令，我們得以通過。

半小時後——這以後半小時——我們到了同卡醫院，和我們相熟的一位醫生聯絡，他告訴我們說還需要另找一位醫生，好給我們的負傷同事 Dr. Krebs 動手術。於是我們再去把第二位醫生接到醫院，不幸的是我們對我們受傷的同事的救治已遲了半小時。

Mr. FRITSCH : 主席先生，我想說明一點：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個人獲得許多目擊證人的報告，都是我大使館的館員們或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他們在幾內亞共和國工作，散居在城中各處，能以觀察到這一早上船隻及軍隊的行動。如果你對這種公民的目擊報告書感興趣的話，我可以向特派團提供。

我要說明，許多這些目擊證人的報告均有對準確時間的陳述。Mr. Schmid 和我個人祇想說及我們在此向你說明了的事實。

多謝你，我希望，由於我的評論和陳述，我能多少協助特派團獲致結論。

主席：我代表特派團多謝你所提供的極有價值的情報。

我們對你一位同事的去世衷誠弔慰。很抱歉曾麻煩你來，我們對你的惠臨很感激。

若你能寄給特派團一份書面報告我們將十分感激。

Mr. Fritsch, Mr. Fischer 及 Mr. Schmid 退席。

MR. ERNEST SCHMID (瑞士) 的陳述

Mr. SCHMID：我是瑞士代辦，我的名字是 Ernest Schmid
你喜歡我說英語還是說法語？

主席： 你喜歡說哪一種都好。

Mr. SCHMID： 我兩種語文都運用自如。

主席： 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爲使工作迅即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SCHMID： 我要專說及絕對的事實，除了我身歷目擊的以外，我沒有其他可言。

在星期六到星期天之間的夜裏，大約三時左右，我們被槍聲驚醒。同時，電燈也熄了，空氣調節器也停了。我們沒動；我們留在屋內，近六時，我們打開收音機聽聽是否有廣播新聞。

直到八時略過才有新聞，我們聽說了襲擊的事。這段時間中我們一直聽到槍聲，我們沒敢外出，因爲怕有生命危險。

我得說明一下：我們不住在濱海區，而是在另一住宅之後，在中國大使館與匈牙利大使館之間。所以我們看不到海灘上的動靜；我們根本沒見到兵士，幾內亞的或外來的都沒見到。

大約十時或十時三十分，也許十一時——我記不準——我出去了。槍聲稍歇，我去到美國大使館。在那兒我見到館內若干人員在海濱。我走過去和他們在一起，我們向海上觀望。在那兒我們可以認出幾艘船。有兩艘似乎離得很近；用望遠鏡我可以看到遠處另有兩艘。我沒見到在這些船與海岸之間有任何船隻來往，也無法確定任何一隻船的國籍，或辨

識任何標誌或數字。 它們距岸太遠了。

於是我再回住處，在中午左右，我們聽到機群——或祇是一次一架地——掠過住宅，沿海岸向港口方面飛；幾分鐘後我看見一架飛機轉向——較遠地飛回另一方向。

我想這樣一共有三次——大概兩次或三次；我不敢說定。

近晚，我又回到美國大使館的海濱，我未再見到任何船隻。從那時以後我們都停留在室內，直到星期一早上我才去辦公室。

星期日整天和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夜間似乎都有激戰。

我想我所能說的祇此而已。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很樂意作答。

Mr. MWAANGA :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所見到的船是什麼顏色？

Mr. SCHMID : 我得說， 它們的顏色很難分辨——相當淺——但我不能說是不是綠的。 它們是淺色的；我只能這麼說。 它們離得太遠，我沒法分辨。

Mr. KULAGA :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飛機是從哪兒來，往哪兒去——什麼方向——你能否見到機上什麼特殊的記號？

Mr. SCHMID : 依我們大使館的位置來判斷，我要說它們是從飛機場那邊來的——飛向飛機場——飛得很低；我辨識不清什麼，雖然它們飛過屋頂——或至少看來是如此；軋軋之聲震耳欲聾。 我跑出去看時它們已飛遠了。

它們每次飛回同一方向，但較深入內地；所以我能看一會兒。 它們飛向機場的方向。

從我看到的飛機樣子，我要說是和五月十四日飛越運動場的同一型飛機，跟我昨天下午在飛機場見到的亦是同一型。

主席： 多謝你的合作。

Mr. Schmid 退席。

MR. PAUL GREGOIRE （比利時）的陳述

主席： 特派團歡迎比利時的卓越代表。

不過，在我們開始以前，我可否先說我們已獲有多方的情報。 為迅速進行起見，也許你可以簡單說幾句，幫助我們了解這事的起源與動機，以及侵略者是誰。 這可以幫助我們迅速進行。

Mr. GREGOIRE： 我能告訴你的不多，但我能對你說說那四艘船。 我相信其他各人一定也都向你說到它們了。 我曾見到這四艘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我看見兩艘快艇從這些船方面駛向卡馬因及博埃羅軍營。 當然，它們離得太遠——我離得太遠，無法看清它們或辨識任何特點。 後來，稍遲，我見到四艘船駛向海心。 我一直離它們不夠近，無法辨識它們，或看到船上的人。

此外，上午九時三十分我走過博埃羅軍營後面。 我是從比利時大使館來。 因此我是向叫作蘭得瑞亞同卡的一區走。 我從東往西走。 因此我是從軍營後走——在軍營後與海之間。

大約十二時或十二時十五分，在那些船已離去後，我見到軍營中有兩個武裝士兵。

我所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

主席： 多謝你的合作。

Mr. Gregoire 退席。

AMADOU LAMINE DIALLO 大使（塞內加爾）的陳述

主席： 閣下，歡迎你列席。 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 爲使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的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DIALLO： 我的名字是 Amadou Lamine Diallo，塞內加爾駐幾內亞共和國大使。

事件發生時我不在當地。 我星期一抵達，但是我的參贊親身經歷全部過程，好幾件事發生時他都在場，他將向你敘述。

我自己有幾項假定的看法，都是站得住的。

一項假定看法是，葡萄牙運用武力以求解放被幾綠非獨黨在幾內亞（比紹）俘獲的俘虜，聯合非洲甚至歐洲的傭兵及幾內亞的賣國賊，以爲可以發起顛覆幾內亞政府的運動。

我並且相信列強對葡萄牙的態度是一種鼓勵。 非洲以外各國政府不聞不問的態度鼓勵幾內亞（比紹）和南非保持其現在情勢。 我們不要誤以爲事件已過去了。 葡萄牙很可能採用另一種形式來試行另一次侵略。 我們若認爲事件已結束就大錯特錯了。 情勢的嚴重性始終如一；葡萄牙一日欲保有本不屬於它的非洲一部分領土，這項威脅就經常存在；反抗的力量越成功，葡萄牙就越會惴惴不安，這類事件也就可能層出不窮。

目前我所能說的止於此。 我的參贊曾目睹實況，當時在場的證人也很多，他可以作一項陳述。

Mr. N'DIAYE： 我的名字是 Babacar N'Diaye 。 我是駐科納克里塞內加爾大使館參贊。 我住的地方離科納克里港口不遠。

星期日早上，大約七時，我看見船隻及小的登陸艇在大船與海岸線間穿梭往來。 我數了有三艘大船和五艘小船，有一隻小船駛行很快。 它很快的往來。 這些船很清楚易見，直到上午九時三十分我繼續看到它們。

不久以後，一架無疑非幾內亞籍的飛機在城市上空飛越了好幾次。 我住在一棟小房子裏——一棟四層樓房。 屋頂上有洗衣服和晾衣服的地方，我就是從那兒看見這些行動。在同一棟房子裏住有幾個聯合國的專家，在我觀察時，有一部分時間是和一位衛生組織的專家及另一位勞工組織的專家在一起，他們也和我同樣當場目睹這些事件。

對我們大使所說的話，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地方，他所表達的是我們的看法，也是我們政府的看法；我可以說這也是任何有良心的非洲人的看法。

主席： 多謝你的合作。

Mr. Diallo 及 Mr. N'Diaye 退席。

PETER AFOLABIE 大使（尼日利亞）的陳述

主席： 閣下，謝謝你來訪問特派團。

Mr. AFOLABIE： 謝謝你給我們這項機會，可以一述我們所見。

我是 Peter Afolabie，尼日利亞駐幾內亞大使。

星期日上午，我正去接我的同僚坦桑尼亞大使，他就住在濱海區——考尼須——我看見一輛軍車停在同卡醫院門口，載有大約三具幾內亞士兵的屍體。監獄就在這對門，我看見好幾個囚犯在外面坐着，有兩個看來也許是屬於幾內亞憲兵隊的衛士和他們在一起。我還沒到坦桑尼亞大使官邸，就聽到槍聲，有人叫我折回。他說傭兵正在濱海區登陸。於是我原路折回，倒沒遇到什麼事。

同一天下午我四處走動一下，我看見街上有裝甲車。我想他們在試着從城中卡摩里軍營或另一軍營中逐出傭兵。

但我的最生動的經驗是見到一樣可以確定證明是潛水艇的東西。我住在北考尼須。海上是不會生長棕櫚樹的，我看到的像是偽裝的潛水艇，升到近水面，擎着一株像棕櫚樹似的東西。它在那兒停了五分鐘，可能在攝影，而後移向 Dr. Nkrumah 住的房子那邊，也停了一會，再繼續移行。

主席：閣下願不願意對這項侵略的來源及可能動機表示一點簡短的意見？

Mr. AFOLABIE：這個，先告訴你來源而後又說動機，我想會是說的太多了，因為我還未向我國政府說明現在我向你所說的話。首先，我想我國政府有權利知道這些陳述。無論如何，我可以簡短告訴你，動機沒有別的，就是要試試黑人和黑色種族的能力或無能。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我從未見

過這種外國軍隊進入另一國家的大胆企圖。

至於來源，我不想多說，但動機很明白：襲擊幾內亞共和國，因為這整個事件進行的方式本身就輕侮萬分：你知道，從清晨二時直到中午，他們就是那麼毫不在乎的四處走動，看幾內亞會怎麼辦。也許這是對某些事件的報復——我不知道——但足證確有對幾內亞共和國領土完整進行的侵略行為。

主席： 多謝閣下的合作。

Mr. Afolabi 退席。

ALBERT W. SHERER JR. 大使（美利堅合衆國）的陳述

主席： 爲記錄起見，可否請你說明你的姓名？

Mr. SHERER： 我的名字是 Albert W. Sherer, Jr.，我是駐科納克里的美國大使。

主席： 閣下，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爲使我們的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的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SHERER： 這個，主席先生，如果對你有用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所見到的。

主席： 很歡迎。

Mr. SHERER：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早上三時左右，我被砲火聲驚醒，聽來像是步槍，機關槍和迫擊砲，以及一些重

兵器的射擊聲。

我打開收音機，看革命之聲對這有什麼解釋，但收音機中寂靜無聲。大約早上六時三十分，美國大使館的醫生打電話給我，說德國大使請他到一位受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技術人員家中去。他正要出門，一位美國和平服務團志願人員進來了，也負了傷。醫生向我請示，我叫他留在家中，等我們查明有多少人受傷再說。

大約早上八時，革命之聲廣播了，敘述發生了什麼事，當時進行如何；這時，我出外到和海灘毗連的花園中。我看見一艘依我看來像是二次大戰中所用登陸艇的船。在這船兩側，稍後一點，有兩艘白船，我最初的念頭是：引起夜間砲火的——我假定是那艘黑船——已被幾內亞海軍俘獲了。

不過，我回到樓上取了望遠鏡之後看出那兩艘白船和那艘黑船是一前一後地合作，而白船是在為一些看來是在那艘大船與海岸間往返的小汽艇護航。後來又有第三艘白船來和這兩艘白船在一起，看來也是與其他各船一體行動。

直到上午十一時左右，這些船都在我視域內。而後它們在水平線外消失了，我個人沒再見到它們。

從那時到近下午二時，比較平靜，後來劇烈的砲火聲在距我住宅不遠處爆發，我假定那是轟擊憲兵營，我聽說這兵營在當天較早的時刻曾被侵入者佔據。劇烈的砲火聲繼續到大約下午五時，然後一段間歇，直到約下午八時，有一連兵進到我的花園中，向海上射擊，這陣射擊從大約二十二日晚上八時繼續到二十三日凌晨。

此後，美國大使館重行辦公，對我們說來，一日的戰爭已告結束。

Mr. MWAANGA : 大使先生，可不可以請你依你的意見說在這次侵犯中有沒有外來因素介入？

Mr. SHERER : 這個，我假定是有外人介入的，因為我以前從未見到那艘黑船，我也從未聽說幾內亞擁有登陸艇型的船隻。事實上，自從我見到它們前後合作，我敢說，當我在幾內亞的這八個月中，我也從未在幾內亞領海上見過那些白船¹。

Mr. Ismael TOURE : 大使先生，我可不可以用幾內亞方面的名義請問你，你能否斷言這些船是軍艦——黑船或白船？

Mr. SHERER : 這個，那艘黑船，我描述為登陸艇的，是在第二次大戰中用於海軍行動的。通常是供應艦，或一種運兵的船。那些白船，據我看來，或者像是海岸巡邏艇，或者甚至像是一九三〇年代在地中海一帶常見到的富翁的遊艇——也許這種遊艇現在也還見得到，我沒去過那兒。

主席 : 多謝你惠予合作。

Mr. Sherer 退席。

HANS CHRISTIAN LANKES 大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陳述

Mr. LANKES : 我是 Hans Christian Lankes，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

主席 : 歡迎閣下列席。

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為使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LANKES : 你希望我用法語還是英語？

主席 : 你喜歡用那一種都好。

Mr. LANKES : 我想我用英語容易些。

你問我的不是我的見聞，而是我的想法，是嗎？

主席 : 只要你的意見簡潔，隨你怎麼說都好。

Mr. LANKES : 我提供事實吧——我個人在這些悲慘日子中所親歷的事情。

你一定知道，事情是星期日夜裏開始。大約三時三十分，我意識到情勢異常。一小時以後，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在拉米尼爾——貝爾弗尤區的一家德國人受了重傷，顯然是受火箭砲傷害。過了一會兒，有人告訴我，我的另一位同胞，在同一區的街道上，被人發現身負重傷。

這以後幾小時，我忙於盡可能地協助我的同胞們。

我要說，當時我為這事深受幾內亞醫生們多方幫助，他們調撥了一輛救護車歸我使用，好去救那在街頭被人發現負傷的第二個人。可惜這份救援已太遲了：當所有我說及的這些人由這輛救護車送到一所房子中，而我也到達那兒時，在街頭被人發現的那個人已經死了。

那所房子在拉米尼爾區，在我從我住處到那兒的來回途中，我留意到街上有一些穿制服的死人。當我搭載有屍首的救護車去同卡醫院，及從醫院回來途中，我經過博埃羅馬馬度軍營和同卡醫院之間，我看到軍營的樣子很奇怪：我看見營門大開，

門邊的士兵——穿制服的人——據我看來不是幾內亞士兵。他們的制服是橄欖綠色，像目前慣用的大多數制服一樣，但他們有些附件——一些附加的東西——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但他們看來——無論如何，我認為他們顯然不是幾內亞士兵。

當我最後回到家中，我才第一次有時間——恕我這種說法——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家在同卡，就在海邊。從我濱海的花園中，我可以清楚見到四艘船在海灣中游弋，就在綿長的海岸線前。船中的一艘——我猜它們距岸至多不過二哩——據我看來是軍艦。它是棕灰色的，長而平坦的前甲板上滿是人。我不能辨明數目或其他記號。我想它是所謂的登陸艇。所有的船——至少三艘——距離很近。另兩艘——至少其中之一——是白色。它們看來像內河航行用的客船。第四艘太遠，我沒法分辨任何細節。

這四艘船——或至少三艘——受到幾內亞砲兵轟擊。我看到砲彈衝擊水面而激起的噴泉，而每次一顆砲彈在水中爆炸，那些船就在改變路線。這樣繼續了好幾小時。

大概是下午過了一半的時分，星期日，四艘船走了。我看見它們消失在塔馬諾卡薩島後面。

其他意見，我想我可以說得很簡略。

我們鄰近戰鬥異常激烈——就是說，在博埃羅馬馬度軍營——直延到晚上六、七點鐘。以後稍歸平靜。

戰鬥中，警察局有幾個人到我們房子中來，而後他們又出去參戰；夜間，整整一夜，砲火聲隆隆不斷，次日——就是說，星期一——多少也還繼續着，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夜間也是槍聲盈耳。

我想我所能提供的事實止於此了。

主席： 多謝你的合作。

我的幾內亞朋友想問你一個問題。

Mr. Ismael TOURE： 大使先生，你說到——我想代表幾內亞方面請問你——你前面說到你看到佩戴有附件的士兵，而不是幾內亞慣用的附件。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關這些附件的情形？

Mr. LANKES： 我怕我沒有多少話可說，因為，你瞭解，我沒想停下來。 第一次，當我去醫院時，我車後載着一具屍體。 我一心只想到達醫院。 他死了，死得很慘。 我從醫院回來的路上，如同我說的，我經過軍營門口。 順便提一句——剛才我忘了——我在那兒見到另一個死了的士兵，在營門前，靠近一輛軍車旁。

至於你所問的有關附件的詳情，我要說它是一種綠色的東西——我不知道這種特別名稱——是一些裝飾品——綠色的臂章。

各位先生，既然你們要我下一番結論，從我所說的各項顯然可見——自然，我聽說的更多於我親眼看到的——這次襲擊是從幾內亞以外來的。 我個人絕不懷疑這是一項由幾內亞領土以外發動的襲擊。

主席： 謝謝你的合作。

Mr. LANKES： 各位先生，我的意大利同僚囑我轉交他這份書面陳述。 他也想來見特派團的，但今天沒法來。

Mr. M'BAYE： 這封信能不能宣讀一下，好列入記錄？

傳譯員宣讀用法文寫的函件。

Mr. Lankes 退席。

MR. VASCO CABRAL (幾綠非獨黨)的陳述

Mr. CABRAL : 我的名字是 Vasco Cabral ; 我是幾綠非獨黨政治部的一分子。我左邊的同志 Irenio Nascimento Lopes 。他是我們海軍負責人之一。

另一位是 Mateus Correira 是我們海軍司令之一。

主席 : 歡迎你列席，先生。

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為使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CABRAL : 首先，我很高興來這兒並對葡萄牙人侵犯的起源提供資料，這項侵犯也是為對付我們敵黨的。

我們可以告訴你，我們現帶有磁性錄音帶，是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準備撤退時錄下來的。當時我和同志們在一起，我們從收音機中聽到用葡萄牙語發號施令。我立刻命令同志們把這信息錄下來。可惜，我們沒能全部錄下，但我們錄有足夠的部分，可以向你證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參預其事，對這一點我們絕無疑問。在有一捲錄音帶上，只說葡語。有一捲錄音帶純是葡語，我們在侵略行動時錄下來的；全部對話毫無疑義的都是用葡語。

另外一捲錄音帶是我們十一月二十五日錄下來的。由於我們高度警覺的工作單位，他們聽到這些廣播信息，我們從他

們那兒得到一捲錄音帶。我們甚至嘗試回答這些信息，這一部分是用法語的。不過我們這兩捲錄音帶是放在一個盒子中的，而我們有兩份。

這是爲你的；我們把這兩份送給你。

主席：謝謝你。

Mr. CABRAL：另一方面，我旁邊的同志們直接參與了這些事件。Mateus Correira 同志在港口，他是領導一組人攻擊傭兵的。他既身歷這些事件，很值得聽他講述；我給他翻譯。

Mr. CORREIRA：同志們：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二時我在布比奈港口，我看到一群傭兵登陸。三時三十分又來了另一群傭兵。我看見船送他們登岸，以後船又回去。我注視着，我問：“那邊是誰？”沒有人回答。

我下令停止——用葡語——他們用葡語回答了。我說：“你們去哪兒？”他們說：“來，我們快走！”

我想向這些侵入者開火，但他們和在場的一些漁夫混在一起，因此我決定不開火。

這些人走了以後，我去探聽情報，我走近一個人，他原來是幾內亞廣播電台的衛士；當我走近他，我見到他腳上受了傷；我問他出了什麼事，他答說侵略者對他開了槍，他們是反革命份子。

我們一共三十六個人，當他們向我們走過來，攻擊者沒開火，保衛者倒開了火，我們看到其中兩個人雙手高舉，我們設法捉到幾個俘虜。我們活捉了三個，其他的逃走了。他們已經跳入水中，游走了。

我捉了三個俘虜之後——領頭的一個，他帶有這架無線電

通訊器械(用手指點)和那邊牆角那隻 G-3 步槍(用手指點)。

他把無線電發報機和步槍放在地上。

以後，我們和我們的幾內亞同伴們談話。我們把俘虜交給他們。幾內亞兵士們也要這些武器，我們跟他們說：“不，我們需要這些武器”。

我們也俘獲一支實彈的 G-3 步槍。它裝有它用的子彈；也有一個裝彈設備，還有手榴彈。

於是我們向他們游泳遠去的人開火，殺死了好幾個。

以後，我對 Balla 上尉說話，我高呼：“幾內亞革命萬歲！Sekou Touré 同志萬歲！”

Mr. CABRAL：至於 Irenio Nascimento Lopes 同志，他那時在港口我們一艘船上。傭兵行近這艘船；行近這艘船的巡邏兵悄無聲息，他們上了我們的船，突擊我們的人，殺死了兩個。他要告訴你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Mr. LOPES：那天，一清早，船上很熱，我在甲板上。我坐在甲板上呼吸新鮮空氣。過了一刻，我看見三艘引擎無聲的船。在這些船上有穿着橄欖綠色制服的士兵。他們戴着鋼盔，我見到的武器是 A. K. 型武器。我以為他們是幾內亞軍隊，因為鋼盔是一樣的，武器是一樣的，制服是一樣的。他們開始上船——上到甲板上。但當我見到這些人中的一個拔出刺刀攻擊躺在甲板上的一位同志，同時我聽到他們說葡語，我開始想：“這些人是哪兒來的？”

當我起身——我本是坐着——他們中一人用葡語喊說：“看：那邊有一個”；那個人就向我開槍；那時我們開始聽到槍聲。

躺在甲板上的同志是領港員 Alexandre 。 他被殺死了。 那以後他們殺死了 Augusto Costa 船長。 但這次攻擊一共也沒超過十分鐘。 那時他們回到他們船上，他們的船離開了，駛離海岸。 破曉時海灣裏有一艘舊式的快速戰艦。 也有兩艘快艇和一艘大登陸艇。

事情經過就是這樣。

Mr. MWAANGA : 真是多謝你。 我祇想知道，就你個人的知識，可不可能鑑別你們俘獲的一些武器是什麼種類？ 你想這些武器是那兒製造的？

Mr. LOPES : 那些武器——我們久已慣用的人知道它們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造的。

Mr. KULAGA : 我想請問在這些俘獲的武器上有沒有什麼標誌，如果有，是那一種文字。

Mr. LOPES : 至少這個上面有葡文寫的東西(用手指點)。

主席 : 請你辨認一下以便紀錄好嗎？

Mr. LOPES : 這是收報發報機(用手指點),這是火箭砲砲彈(用手指點)。 這些東西在這兒，是為交給特派團的。

Mr. CABRAL : 你們可以拿這個(用手指點)。 我們想保留這些東西(指點)。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你們可以照相留據；你們可以紀錄下來這上面的字。

傳譯員 : 關於這收報發報機,這裏寫着 " Canal " , 這裏

寫着 "Puxar e Rodar"，這裏寫着 "Ext. o int"；這裏寫着 "Vol."。

另一面寫着："Retirar a Pilha"；這下面寫着 "Antes de Armazenar".

主席：特派團很感激你們的合作。

Mr. CABRAL：我們祝你們工作順利，旅途愉快。

Mr. Cabral, Mr. Lopes 及 Mr. Correira退席。

MR. MOHAMED HASAN ADAMI（印度尼西亞）的陳述

Mr. ADAMI：首先，我的名字是 Mohamed Hasan Adami，印度尼西亞大使館一等秘書。

主席：一等秘書先生，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爲使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ADAMI：謝謝你，先生。

首先，我要自加限制，只說及我親身經歷的。我不能多說什麼。

我國代表團大多數人員——我也是——和其他印度尼西亞家庭一同住在天主教傳教團體所在的一區。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們和平常一樣，清晨二時醒來——因爲我們是回教徒，你了解——準備一日的主餐，因爲現在是齋月。

突然我們聽到砲火聲——大砲射擊聲，或者我不知道那一類的射擊聲，但距我們的住區相當遠。我們在科納克里從未聽到過這個，所以我們很驚愕發生了這件事。

這以後，因為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熄了燈，然後，正餐用過，我們醒着等候到白天。而後，六時左右，我看見在我們住區邊的路上，有武裝人員行動。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是武裝人員，我們想知道他們是誰，因此我們都等着幾內亞廣播電台早上的廣播。

八時，我們聽到電台照常播音。到十時我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從幾內亞電台我們得知有人在幾內亞海岸登陸。這是我那天——星期日——的全部經歷。

星期一我們只在夜裏聽到砲火聲，白天也有些。我們代表團的人那時都留在家裏，所以我們不知道城裏發生了什麼事。我所能告訴你的止於此。

主席： 多謝你的合作。

Mr. Adami 退席。

MR. MOUZAFFAR KOUBROUSLY （敘利亞）的陳述

Mr. KOUBROUSLY： 我是敘利亞駐科納克里的公使銜參事兼代辦。

主席： 參事先生，關於幾內亞共和國受到外來武裝襲擊一事，我們特派團已蒐集了許多情報。為使工作迅捷進行起見，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簡短意見，幫助我們了解這項襲擊的起源及可能動機。

Mr. KOUBROUSLY： 我預備簡單地說說。

星期六與星期日之間的夜晚，大約上午四時，我被很大的槍砲聲驚醒。當然，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我設法探求究竟。

我所能說的只是這些砲火射擊聲是從海上來的。早上，大約八時三十分，我收聽科納克里廣播，我得知是帝國主義者對幾內亞共和國的侵略；葡萄牙軍隊在科納克里海灘登陸了。十一時——準確點說，差一點十一時——我注意到一些小船，船上是有武裝的歐洲軍事人員。船從海岸駛向海中——駛向海心——我可以親眼看見有四艘軍艦的一點。

我個人堅信，這是葡萄牙人的武裝軍事侵略；是由武裝的歐洲葡萄牙人所進行的武裝侵略。

完了。

Mr. MWAANGA：公使銜參事先生，你說你堅信這是武裝的歐洲葡萄牙人的侵略行動。你這樣堅信的理由何在？

Mr. Koubrously：我親眼看到小船上這些軍事人員回大船去；我堅信是這種侵略行動。

此外，我聽到幾內亞廣播電台聲明這是葡萄牙人的侵略，我相信幾內亞共和國政府的正式聲明就是證件；是真理；是無需證明的公理。

主席：多謝你。特派團很感激你。

Mr. Koubrously退席。

Mr. Damantang CAMARA：我們現在可以聽信息的錄音了。

Mr. M'BAYE：請容我提供一點資料：你們聽到許多大使們說到同樣數目的船隻，而有些葡屬幾內亞的葡萄牙人指出另一數目，所以我想需要說明一下。

這(用手指點)是科納克里的略圖。這兒是我們現在所在的

人民之宮，在這邊(用手指點)；這兒是南考尼須(用手指點)，北考尼須在那邊(用手指點)；這邊(用手指點)是住宅區，博埃羅軍營就在這兒，美國大使和另一位，我想是德國大使，也住在這兒。這兒(用手指點)是Mr. Adami 剛提到的天主教堂口，廣播電台也在這兒；這(用手指點)是現在的政府大廈；這邊(用手指點)是科納克里港口。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們聽他們說話時發覺數目不同；關於葡萄牙人，從所指出的數目，你們無論如何有充分概念可以估計一下了。但是需要這麼說明一番，好使你們對情勢有清楚印象。

傳譯員： 能不能請你繪一箭頭指明北方？

Mr. M'BAYE： 我已經作了：北考尼須，南考尼須(用手指點)。

傳譯員： 他是說，科納克里是個半島。

主席： 我們在紐約可以把這個複印一份。

Mr. DE BRITO： 這兒無法得知確切內容。

主席： 我們下一步該做什麼了？

Mr. Damantang CAMARA： 閣下，我想這第一部分已結束。我很抱歉不安的是大家恐怕都很餓了。不幸的是，我們預期會比這結束得早，計劃在金地亞進餐；我想我們最好儘快趕到那兒去。我們相信一小時半以後我們可以到那兒。我們一到，開始第二期工作以前，就先用餐。我們已打了電話過去，那邊的當局可以集齊我們要見的人，我們可以迅速聆聽他們陳述，以後我們立即回科納克里。

我祝各位有充分勇氣克服今天的困難。

主席：閣下，你這樣道歉我們真不敢當，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還不那麼累。

下午四時四十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午後八時
在金地亞，凱每布來馬軍營舉行的第八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Sékou Cherif ，下幾內亞部長級代表

Mr. João Januario Lopes

Mr. Mario Dias

Mr. Pinto Oliveira Sa

Mr. José Có

Mr. José Bubacar Embalo

Mr. Francisco José Miguel Sampalo

Mr. Djalo Adama

Mr. Sékou CHERIF : 特派團主席先生，聯合國特派團各位卓越代表：本人代表政府及黨歡迎各位前來金地亞，實在感覺高興。正如各位所知道的，也正如世界各地所知悉的，幾內亞剛剛發生了一件大事——在現代歷史上沒有前例的一件大事。敝國剛剛成爲葡萄牙政府——葡萄牙帝國主義政府——的侵略的受害者。葡萄牙政府在幾內亞領土之外訓練僱傭兵，以便對幾內亞共和國進行攻擊。

敝國政府認爲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安全理事會便委派此一特派團前來此地考察，並聽取該項侵略的無法辯駁的證據。因此，各位先生，敝國期望各位保持客觀態度以達成貴團的任務。

主席： 本人願對閣下給予本團全體同人的熱誠招待致謝。本人敢向閣下保證，本團將採用客觀的方法。

Mr. Damantang CAMARA： 各位先生，各位知道在我們離開科納克里以前，本人曾對各位說過，各位到此地來是爲了繼續今天早晨所開始的工作。各位業已聽取多數證人——主要是外交官——的意見，現在所要聽取的只是那些俘虜的說法，以便使各位獲得完整的資料。各位知道時間已經不早，而且我們都要在今天晚上回到科納克里。我們也都知道，與一位證人談話就可能需要許多時間，所以我們已經要求此間當局給我們送來有限數目的俘虜。

在此事完畢之後，我們希望貴團便已獲得可能需要的一切說明。

現在我們左邊有一位傳譯葡萄牙克利奧語的專設傳譯員。這就是說，假如俘虜中有講文學體的葡萄牙語的，貴團傳譯員將可負責傳譯他們的陳述。假如俘虜講葡萄牙克利奧語，那麼將由這一位專設傳譯員負責。

主席： 本人要謝謝閣下的陳述，我們相信有限數目的證人足可使我們完成任務。

Mr. Damantang CAMARA： 俘虜人數在六十以上——多至七十——假如我們全部予以詢問，我們要留在這裏到明天晚上。

JOÃO JANUARIO LOPES及 MARIO DIAS 的證詞

俘虜 LOPES： 我名叫 João Januario Lopes。我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在比紹出生。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我進入桑塔仁騎兵實習學校。我在該校是一名新兵。三個月後我參加葡萄牙達維拉的士官訓練中心。我在桑達仁做了九個月的新兵。

在接受九個月訓練之後，我被團部——駐達維拉之第十五團——調用。我在該地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為止。在該日我動身前來幾內亞。行程共計五天。我們於五月一日到達比紹，但我所隸屬的那個營到五月二日才登岸。其後我們駐在布拉營房，成為幾內亞國軍總指揮下一支軍隊的一部分。我們後來便開往曼索亞，以完成演習的階段；再過一個月零十五天之後，我們開回比紹，由該地我們開往德克賽拉平多區。

當我們到達德克賽拉平多時，本營必須待命；但因為我隸屬於一個行動年，便依次調往下述三個地方：百倫多、約爾及克屋。

其後，我們的任務便差不多完成了，但又要我們從事另外的工作：他們必須開闢由曼沙壩至發里木間的路，因而我們這個營的三個作戰單位被遣派該處從事開路工作。

我從曼沙壩又回到比紹，因為我已經服役滿期，便在比紹回到本營同志的行列。後來，我們的指揮官又約我服役一段額外期間。

這段時間，即這段額外期間，便是我現在所服役的這個期間；但因我會發燒而且又感覺疲倦，我就在大陸上——在葡萄牙——消磨了一些時候；上月——十月——二十一日我又回到比紹。

在比紹住了兩天之後，我奉令在巴發塔等候交通工具。在該地我們接到一個通知，說我們這個連必須隨時準備開拔。我們在巴發塔時就在等待着。我們已準備好離開軍營，一共等了一個星期。三、四天之後接到一個通知，說各人均須隨時準備前往恩夏爾。該項行軍終於實現，我們在該地駐札十天。

我們在此十天期間的活動是巡邏。十天以後便回到花地。我們在該地過着正常的生活，由於指揮官不在那裏，少校也不在那裏，我是階級最高的人。沒有指揮官，也沒有少校。我們等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收到一件通知，說“準備好一批人；準備幾輛汽車以便接收從比紹到來的四十個人”。

那批人到達了，其中有一位少校、一位上尉及二十八名士兵。少校與上尉都會向我道賀。他們說“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批人員又得到增援。指揮官說：“我們要準備這個”——那就是說，這一連；但我不知道要如何進行。後來他們說：“你必須準備好；把隊伍準備好”。於是我便問：“好多天？”他們說：“我們將要出去十天或十五天”，於是我便請他們準備出去十五天所必需的衣服——但我們不知道要到何處去。

這是星期五的事，星期一我們便離開了。我們離開花曼丁加到巴巴丁卡。我們是上午八時離開花地的。

後來，我們到了清畝，又等了半小時。終於一艘登陸艇——軍用艇到來。

離開清畝以後，這艘登陸艇將我們運送到一個名叫蘇加的島。此行費去六、七小時，我們於次日早晨到達。船雖到了該地，但我們並未登岸。島係在左邊。由無線電傳來的消息說，船上人員不能登陸，陸上的人員也不許與船上的人接觸。

後來我們這些人便大感困惑，因為每個人都在問：“我們到那裏去呢？”人人都會回答說：“我不知道”。指揮官自己也說，“我不知道”，於是我們的士氣開始降低，因為他們並未告訴我們將會發生甚麼事情；我們完全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情，所以困惑愈來愈大。

有人認為我們要到高莫去；另有人說我們要到綠角去。還有人說我們要到德克賽拉平多去。

當我們離必須出發之前還有一天的時候，接到了一個命令。我們已經停在海上四天了。這個命令是登陸，並將我們的武器與制服留在那裏，因為他們將要另外發給我們。

我是第一個登陸的，看到許多人都來了；所以我開始懷疑此種情勢。我心裏想：他們是從那裏來的？而我並不知道。但我遇到一個青年，他告訴我他們來自科納克里。我就說：“我們將要帶他們到那個地方去麼？”那個青年說：“是的，你將帶他們到那個地方去，他們將在那邊留下來。”

我回到船上後我把所發生的事情——我所發現的事情——告知我的同志們。我問他們：“你們知道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麼？”他們說：“我們要到科納克里去；我們要把這些人帶到那邊去。你會同意這樣辦麼？”

我不會同意的，於是他們一齊回答說：“不，我們的意見不同”。軍士未曾同意；士兵們也未曾同意。在場的一位少校，也未曾同意。

後來，一位指揮官——他名叫 Galvao ——來了，他把少校監禁起來，因為他不服從命令，並把他送往比紹。

少校離開一天之後，又和一位將軍及 Galvao 回來了，他們對我們說“大家注意，我們不會留在那邊的；我們只是把這些人送到那裏。把他們留下來，我們就回去了。這個連當然能夠執行這個任務。你們中間如有抗命的就會被監禁兩年”。

於是我們開始想到我們的家庭。我們告訴那幾位軍官說：“但請你們聽着：假如我們去到那裏，而且進攻幾內亞共和國，那麼他們也有權利對我們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可能想要回來，並殺害我們的親戚。這樣你們會覺快樂麼？”我本人沒有母親，但有一位老父，並有一個三個月大的兒子，我的全家都在那邊。我們全都在詢問這些事情。

大家的困惑更多了，那幾位軍官則想使大家信任他們。他們說：“這些你將要帶到那邊去的人，是該地的主人；他們已經與其他那些業已在那邊的人有所安排。不會有什麼問題的，這是幾內亞戰爭的唯一解決辦法”。

那位將軍向我們保證說，我們的家屬不會被忘掉的——倘若任何人遭遇到惡運，他們的家屬都會受到良好照顧的。至於我個人問題，我說：“我不會碰到這種惡運的，因為我有一個兄弟在幾內亞，萬一情形不好，我會在幾內亞留下來”。

他們說：“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們只要把這些人帶到那邊就可以了。假若行動不能成功，這行動甚至可以取消的”。他們自認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功把握。因此我們就來了。

當我們發現沒有其他解決辦法時，我們不得不冒一次險，所以我們就來了。這個自稱屬於幾內亞共和國而我們也稱之為屬於幾內亞共和國的部隊，大約有一百五十個人。他們便是我們要帶到這邊來的人。我這個連也是由一百五十個人組成的，至於那個特遣陸戰分隊則是由八十個人組成的。

這些部隊又分成若干小隊。每隊分派一條船。共有六條船。

如像我所說的，我們分成若干小隊，每小隊上一條船。我所在的那條船——我想，但不敢肯定——第一個離開。每隻船都在不同的時間離開。我們晚上八點鐘離開那裡，次日晚上十點到達這裡——也就是說，超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

當我們到達時，開始看到科納克里的燈光，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許多人還不知道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另有些人還不

相信我們已經快到這裡；他們開始猜想我們將要到綠角去，我們所看到的燈光乃是綠角的燈光；於是我自己心裡在想：“啊呀，你們決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不是綠角”。

當我們看到了表示陸地所在的紅燈時，他們便來招呼我們至少他們是來招呼我的，因為我在海上旅行有困難：我在那次旅行中嘔吐得很厲害，Morais 上尉來看我。

他已把他的皮膚染成黑色。他對我說：“你們要跳上岸去”；我便說：“跳上岸去，你是什麼意思？據我們所知，是要別的人上岸”。他說：“我們沒有別的辦法；這是我們接到的命令”。

船上有六隻小艇。這些小艇被拋入海中。船上的人分成小隊——六隻小艇每隻上面有一個小隊。我本人並未參加任何小隊，而是以上尉的助理身份前往。上尉乘的是前面的一隻船，我則乘後面的一隻。

當我們上了這些小艇，我們便向陸地進發，當我們靠近陸地時，我們看到兩隻我以為是漁船的小船。於是我對上尉——Morais 上尉——講話，我說：“瞧，這些人將會傳遞驚報的”，上尉對我說：“不要擔心；不要害怕”；我說：“我並不害怕，假如你是一個大丈夫，我也是一個大丈夫”。這是與傘兵部隊Morais 上尉的談話。

我們到了岸邊，上了岸，後來便聽說我們的任務是攻打飛機場，破壞米格機。他們告訴我們Galvao指揮官必須破壞幾綠非獨黨的總部；另一隊人要去破壞郵局；還有一隊人要去破壞廣播電台；其餘的人要去的地方我就知道了。

我們最後被一道牆隔住。我們爬過了牆，於是便看到飛

機場，我停下來，並作訊號讓我的弟兄們停下來。和我在一起的那位上尉走在我的前面。他繼續走去，沒有注意到我們已經停下來，於是便與我們失掉聯絡；我對士兵們說：“這就是我們所要破壞的嗎？”——向他們指着飛機場——“這都是我們自己修建的——我們的弟兄們修建的。我是不去攻打的。凡是不願意攻打的，都跟我留下來”；一共有二十四人和我一道，沒有一個想去攻打，他們都跟我留下來。

所有的兵士都接受我的決定。我說：“讓我們到海邊去吧。我自己是不想回幾內亞去了，我會在那裡坐兩年牢的。你們有願意回去的，可以回去”。所以，我們就回到海邊去，我們沒有看到甚麼船留下來。我說：“讓我們留在這裡到明天早晨再說。那時候我們可以去見幾內亞共和國的首長”。

所有其他的人都說他們贊成這個辦法，我就要他們放下他們的武器。次日早晨我看到一個青年人，他似乎是一個平民。我告訴他我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到你們這裡稱之為普通民軍或警衛隊那裡去，但我去了，並向他們解釋。我說：“我是來參加這次攻擊的；我並未服從命令。我想留在這裡。你們對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他們到來，我便繳出武器，所有我的同志們都表示並未曾發射任何火器。他們可以從我們的彈藥上看出來我們完全未曾射擊；這便是我們現在怎麼會到這裡的情形。

所有這些陳述都是我親口所說，並且為上帝所鑒。倘若我未能說出任何其他的事項，那是因為我並不知道任何其他事項。

主席： 我願意詢問證人有多少人與上尉一起去飛機場的；

因為證人說他和二十四個留在那裡，而那位上尉則到前面去了。

俘虜 LOPES：那位上尉繼續前進。 所有我們的人——那些和我一道來的——都和我一齊留下來了——全部二十四個人。但上尉却繼續前進，因為他也帶了一些從幾內亞共和國來的人。於是他就和幾內亞共和國那些人繼續前進，他還帶了——他由一位中尉及一位軍士陪同。

主席： 和他一道去的有多少人？

傳譯員： 他不知有多少人，但那些人都是從幾內亞共和國來的。

主席： 證人後來又看到那位上尉沒有？

俘虜 LOPES：再也沒有見到。

主席： 證人說他曾在葡萄牙住過？他在那裡有些甚麼樣的關係？他願意告訴我們他在葡萄牙如何過活的嗎？

傳譯員： 他開始回答他以爲你向他所提出的問題。 他說起初他在那邊是學生身份，他與其他學生在一起，並外出旅行，又說他後來參加陸軍又到那裡住過。

證人說當他生了病他便回去了；他說後來他便接受醫治，而且在那個期間他非常不快樂。

Mr. M'BAYE： 他做學生時幹些甚麼事？

傳譯員： 他回答說：他常出去旅行。

Mr. M'BAYE： 但他並未說完。

主席： 我想知道證人是否曉得整個行動的指揮官是誰，因為一定有甚麼人在他們開拔前給他下過命令。 如果他能告訴我們，我想知道那個名字。

俘虜 LOPES： Galvao 司令。

主席：他是那一國人？

俘虜 LOPES：他是葡萄牙人。

Mr. MWAANGA：你說另外還有一支由一百五十個幾內亞共和國公民組成的部隊——也就是來自幾內亞共和國的反政府份子。

他們登上前來科納克里的船後，在途中有未與這些人交往？他那個連的一百五十個人與你所說來自幾內亞共和國的另外一百五十個人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

俘虜 LOPES：是的，我們在船上時曾有若干交往：我們互相交談，我們發覺他們有許多像我們一樣：他們不知道將要做甚麼事。另有一些人說：“我們將要到那裡，以便能夠留下來”。

我想有一個人必定已經知道。他是 Borio 中尉。他指着另一個人，並說那個人是殖民地部隊——我想是在法國時代——的一位少校。他是一個幾內亞公民。

Mr. MWAANGA：在船上所作的交談中，那些幾內亞籍反政府份子有沒有說到他們是在甚麼地方接受訓練的？

俘虜 LOPES：他們回答過那個問題；他們說是在蘇加島上。

Mr. KULAGA：現在從你的答覆中——從你的陳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結論，我們也有許多問題要問，但我將只問少數幾個。

你能否告訴我們，參加進攻幾內亞共和國的葡萄牙正規軍在你所列舉的二百三十名葡萄牙人中佔了多少——因為你說有二十四個人和你一起留下來，另有人和那位上尉一道走了——

我是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在那二百三十名葡萄牙正規軍中，有多少直接參加進攻幾內亞共和國？

俘虜 LOPES：在屬於葡萄牙正規軍的那些人之中，到達幾內亞領土的有下述數目：一百五十人再加八十人——那八十人是屬於Galvao 的陸戰隊的。這些人全都上了岸——登了陸——但他們並非全都參加行動，因為譬如說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二十四個人，以及我本人——我們就未曾參加行動。

會議於午後十時暫停，並於午後十時二十分重開。

Mr. JAKOBSON：我想問幾個問題來澄清關於那些船隻的事。如果我對俘虜的話了解得不錯，他是在一艘載了大約三百八十名軍隊的運輸艦上，我想此外尚有若干船員；後來他們是乘了六隻小艇登陸的，這六隻小艇則是由該艦載來的。

證人是否看到任何其他船隻與該運輸艦同來？

俘虜 LOPES：有兩艘大船。一艘叫“Montante”，另一艘叫“Bombarda”。此外還有四艘巡邏艇，兩隻汽艇，以及幾隻小船。

Mr. MWAANGA：我想要請俘虜告訴我他是否親身參加反對幾綠非獨黨的活動；如果參加了，那麼他本人是否反對幾綠非獨黨，或者他是受了所謂葡屬幾內亞當局強迫而反對幾綠非獨黨的。

俘虜 LOPES：是的，好幾次我不得不參加反對幾綠非獨黨的戰鬥。那並非出於我自己的意願。我身在陸軍；我接到命令，我必須服從命令。並不是因為我反對幾綠非獨黨。

Mr. MWAANGA：該俘虜參加該項行動是否收到任何特別津

貼或特別數量的金錢？再者，與那些和他同船的幾內亞公民反政府份子的接觸中，他有未獲得他們由於參加該項活動而收到任何特別數量金錢的印象，他們是否說過曾經收到酬報。

俘虜 LOPES：我可以代我自己說，我並未接受任何數額的金錢，與我同連的人也沒有一個接受任何數目的金錢。連要到甚麼地方去，我們都不知道。

至於其他的人，我想他們也並未收受任何金錢。假如他們有很多錢，我們或已看出一些擁有額外金錢的表示。我不敢肯定，但我想他們並未收受任何數額的金錢。

至於我們自己，我想如果他們要是給錢的話，給我本人的錢要比給我那連裏的其他份子的錢為多，這些人都是很窮。他們並未接受過任何數額的金錢。

Mr. JAKOBSON：在那些參加進攻的船隻上，有沒有任何非葡萄牙籍的歐洲僱傭兵？

俘虜 LOPES：一個也沒有。所有軍官均係葡萄牙人。只有一件事似乎令我覺得奇怪，那就是他們要我們掉換武器，放下我們的，而拿起另外的武器。其他一切東西都是葡萄牙的。

Mr. KULAGA：爲了澄清某一件事情，還要問一個問題：俘虜說在他接受關於他的任務的通知時，有一位將軍在場。關於這件事，他能不能再加補充？

俘虜 LOPES：當船隻快要開動時，那位將軍是在船上的，後來他上了岸。船隻離開時他已不在船上了。他的名字是 Antonio Sebastiao Ribeiro de Spínola 將軍。他是那裏的總督兼總司令。

Mr. Abdoulaye TOURE : 主席先生，倘閣下准許，幾內亞代表團想問幾個問題。

主席：當然可以。

Mr. Abdoulaye TOURE : 我想知道俘虜是那一國的公民。

俘虜 LOPES : 我生在比紹。我是葡萄牙的公民；我持有葡萄牙護照。到十二月五日我就二十五歲了。

Mr. Abdoulaye TOURE : 我想知道俘虜是否能讀能寫。

俘虜 LOPES : 能。

Mr. Abdoulaye TOURE : 他可以告訴我們，他的大概教育程度麼？

俘虜 LOPES : 我曾在幾內亞（比紹）讀過五年書——也是小學。後來我到葡萄牙去，想進學校，要做一個工業技士；但我並沒有那樣做，我加入了陸軍。

Mr. Abdoulaye TOURE : 剛纔俘虜對我們說過一些村莊或城市的名字，如像恩夏爾及花地之類。他能不能告訴我們那些地方是村莊呢還是城市？

俘虜 LOPES : 都是村莊。

Mr. Abdoulaye TOURE : 俘虜已經對我們說過他未收受金錢；但他能否告訴我們，在他參加戰鬥以前，他是甚麼階級，出發的時候他是甚麼階級？

俘虜 LOPES : 那時是個中尉；我現在還是中尉。

Mr. Abdoulaye TOURE : 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俘虜曾說在船上有一百五十個人，加上八十名陸戰隊，一共二百三十個人；後來他說另有一百五十個人是別處來的。他能否告訴我們，那些人是那一國國籍？

俘虜 LOPES：我講的是幾內亞來的——幾內亞共和國來的人。在船上的交談中，我獲知他們有些是岡比亞人。另有一些人離開幾內亞共和國已經很久。

這也只是我的印象。當然，我只是在一天以前才遇到他們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我並未交談過。

Mr. MWAANGA：我想問一個有關那些人所穿制服的問題。

證人說有二百三十個人的那一隊顯然是從所謂葡屬幾內亞來的，另外那個一百五十個人的一隊，據他說是幾內亞的反對份子。

那二百三十人所穿的制服與那一百五十人所穿的制服是相同的呢？還是不同的呢？

俘虜 LOPES：制服全是一樣的，而且所有那些人都帶有綠色臂章。

Mr. MWAANGA：那種制服就是葡萄牙軍隊所着用的制服麼？或者那只是爲了這次進攻臨時着用的制服？是甚麼顏色的——證人能否把制服的顏色給我們說明一下？

俘虜 LOPES：葡萄牙軍隊所用的制服通常是偽裝制服，而這些制服則是綠色制服。

他們還要我們不僅脫掉偽裝制服，而且把我們的錢，菸葉及情書都留在那裡。

Mr. Abdoulaye TOURE：我想再問俘虜兩個問題。

第一，他說過有些人是從別的國家來的。他怎麼知道那些人是從別的國家來的？

第二個問題是：他怎麼能夠與他說是從幾內亞來的人談話的？

俘虜 LOPES : 這些人他們彼此之間都講法語，他們彼此都聽得懂。我發現他們中間有幾個離開幾內亞已經十三年了；另有一些離開已經五年，等等。

我們彼此用克利奧語談話。他們有些人會講葡萄牙克利奧語。他們慢慢地對我講法語時，我聽得懂；但我不會講法語。

Mr. Abdoulaye TOURE : 另有一個問題要問俘虜：他曾說他們必須換過武器，並接受新的武器。他能否告訴我們舊武器以及新武器的特點是甚麼？它們之間有甚麼不同？

俘虜 LOPES : 我們的武器是 G - 3 式的，我們把這些武器換成名叫“Calachinicoof”的武器。那是步槍。

還有一些八二號迫擊砲；但我們沒有榴彈，所以我們把我們慣用的迫擊砲——這些迫擊砲是八一號的——帶來了。我們也帶來了八一號榴彈，這些能在八二號迫擊砲上使用。

我們帶來的八一號榴彈上面刻有葡萄牙文。迫擊砲是八二號；榴彈則是八一號。你可以看到榴彈上的葡萄牙刻文。我們也帶來上面刻有葡萄牙文的手榴彈。我們還帶來 RPG - 2 火箭發射器。

這些與八二號迫擊砲一併使用的八一號榴彈——我們從未發射過；我們把它們都繳出來了。

Mr. Abdoulaye TOURE : 俘虜告訴過我們兩條船的名字。他告訴我們有六條船。他能否告訴我們另外四條的名字。

俘虜 LOPES : 它們的名字是 **Hdra**, **Cassiopeia**, **Dragão**, **Orion**。

主席 : 證人能否請談談關於他的同志的情形——他與那一隊在一起，他的任務是甚麼。

俘虜 LOPES：他是我所屬那個連的一名士兵。當分成小隊時，他被分到另一隊去。他們叫他參加另一項任務，前往城的另一部份；那就是他被俘獲的地方。

主席：證人能否說出他的名字，階級並簡單告訴我們他是怎樣投降的？亦就是說他的同志能夠簡單告訴我們嗎？

俘虜 DIAS：我名叫Mario DIAS。我生在比翁坡，在比紹省內。我參加了負責進攻總統府的那一隊。我是一名士兵。

我們未曾完全達成任務，因為響導人未曾認出何處是總統府。當他們向我們開火時，我便向海邊走去。我擲掉武器；我脫去衣服，並開始游泳。他們在卡薩島截住了我。

我在該島上被捕，在那裡過了三天，後來他們便把我帶到科納克里，關進監牢。我在獄中遇到了我同一連的同志們。

Mr. MWAANGA：俘虜提到因為響導人未認出總統府而未能達成任務。

他們的響導人是誰？在他們準備進攻總統府時，和他一起的共有多少人？

俘虜 DIAS：我不知道響導人的名字，但他是講法語的。那一隊中有十二個人是講法語的；我們之中有五個人是和他們在一起的，又有兩個人則稍為靠後一點。我想那個響導人是幾內亞人。我想那十二個講法語的人也是幾內亞人——幾內亞共和國人。

Mr. MWAANGA：俘虜的小隊的任務是甚麼？是只進攻總統府呢，還是要刺殺幾內亞共和國的總統？

俘虜 DIAS：我們的帶隊班長告訴我們，他接到的命令

是拘捕共和國總統。

主席： 證人能否告訴我們發出這個命令的指揮官的名字？

俘虜 DIAS： Talabiu Djaló 班長。

主席： 該班長是那一國人？

俘虜 DIAS： 他是葡屬幾內亞人。

Mr. Abdoulaye TOURE： 俘虜能否告訴我們，在他那一隊裡有沒有白人？

俘虜 DIAS： 我們這一隊裡沒有白人；我們這一隊是屬於第三批登陸部隊。

Mr. MWAANGA： 對於情形非常熟悉的中尉也許能夠對自從我們到這裏以來所收集的各種報告向我們提供若干說明；這便是關於曾有若干潛艇參加的可能性問題。

就他所知，除了他所提到的六隻船之外——兩隻大船，兩隻小船及登陸艇——是否還有其他船隻，是否有潛艇在該區域出現的任何跡象？

俘虜 LOPES： 我相信沒有潛艇。當我們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甚至還問過這個問題。我說：“假如幾內亞共和國用潛艇攻擊我們，該怎麼辦？”他們回答說：“他們不會那樣做的，因為他們沒有潛艇，因此我們自己在這裡也沒有潛艇”。

Mr. MWAANGA： 葡萄牙人在幾內亞（比紹）有潛艇麼？

俘虜 LOPES： 據我所知，是沒有的。他們在里斯本有潛艇。他們在比紹沒有這些東西。

Mr. MWAANGA： 該士兵相信像他所說的這麼小的一支部隊就能夠攻進總統府去，將總統拘捕麼？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相信這項工作是可以完成的麼？

俘虜 DIAS：我本人當然不會認為這件事是可能的，因為我認為一個在自己家中的人，即使他沒有任何武器，也是很難接近並予以拘捕。

何況我們這一隊的份子並不一致。閣下記得，它是由其他人以及我們中間的五個人組成的。

說到那五個人，我是知道的。他們沒有一個認為這件事是可能的。至於其他的人，我便知道了。

Mr. MWAANGA：最後一個問題：關於總統拘捕以後的行動，你們接得甚麼訓令呢？你們將總統拘捕之後要把他送到那裡去？

俘虜 DIAS：他們並未告訴我們將總統拘捕之後送到那裡去；他們只告訴我們前去執行該項任務。

Mr. Abdoulaye TOURE：我想問俘虜下面一個問題：在完成該項任務以後，你們將要到那個方向去？你們將要到甚麼地方去？

俘虜 DIAS：我們本當去與我們那個連會齊，然後到幾內亞（比紹）境內的花曼丁加去的。他們甚至告訴我們說，倘若一切順利，我們將在這裡停留一天，然後回到幾內亞（比紹）去。

Mr. Abdoulaye TOURE：我想要那位兵士告訴我：在他們完成任務以後，他們帶着俘虜將到甚麼地方去？

俘虜 DIAS：他們並未告訴我們，假如我們拘獲總統，我們須將總統送到甚麼地方去。他們告訴我們把他看管起來，我也不知道是否其後還要帶他到我們的船上，在那裏把他殺掉，或在別的地方把他殺掉。

Mr. Abdoulaye TOURE：把他在甚麼地方看管起來？他那一隊有無線電發報機麼？他們與其他小隊有連繫麼？在他們那一隊之外，還有另外一位首長麼？

俘虜 DIAS : 我們這一隊有一位少尉帶領，他有三架無線電機，牌子是 Sharpe, AVP-1 及 Onkio ; 他與他的長官以無線電連絡。 我不知道他的長官的名字。 我那位少尉由無線電用法語對我講話，他是幾內亞共和國的公民。

Mr. Abdoulaye TOURE : 俘虜說那位少尉是幾內亞共和國的公民，他能告訴我們該少尉的名字麼？

俘虜 DIAS :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而且又是夜間。

Mr. Abdoulaye TOURE : 俘虜能否告訴我們，作為一名士兵在出發前所收到的薪餉有多少？

俘虜 DIAS : 我未收到任何東西。

Mr. Abdoulaye TOURE : 他們答應給你多少呢？

俘虜 DIAS : 甚麼也沒有答應過。

Mr. KULAGA : 被俘的那位中尉告訴我們，他接到的命令是把與他們在一起的那批幾內亞人送上岸去。 他後來是否知道他的任務的一般目標何在，他的任務的主要目標又何在？

俘虜 LOPES : 當我們看到指示出陸地所在的燈光時，Morais 告訴我們說要登岸了。 我後來說：“那麼，我們只是來把那些幾內亞共和國人送上岸的說法，便不是真的了”；他便說：“不，我們還有其他目標。 我們自己要到飛機場去。 其他各隊要前往郵局，前往電力站，以及幾綠非獨黨黨部”。

在那個時刻，我已在想法逃走，所以並未作進一步的探查。

Mr. Abdoulaye TOURE : 該被俘士兵能否告訴我們，他在軍隊中有多久了？他是個志願兵還是人家強迫徵來的？

俘虜 DIAS : 我已經在軍隊中十一個月了，我是在一九七

○年一月二日被徵來的。

在此期間，我曾與敵人接觸過兩次。在葡萄牙軍隊中服役是強迫性的；你必須要去服役。

Mr. Abdoulaye TOURE：他說他曾與敵人接觸過兩次。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

俘虜 DIAS：敵人是幾綠非獨黨。我在六月間在葡屬幾內亞境內的清畝與該黨有過接觸，又在十月間在麥定那有過接觸。

主席：我想我們可以讓這兩個證人走了。

俘虜退出。

Mr. Abdoulaye TOURE：主席先生，閣人還想再見幾個證人麼？

主席：好。

PINTO OLIVEIRA SA 及 JOSÉ CÔ 的證詞

主席：可否請各位證人將他的姓名、階級、如有編號的話編號，告訴我們，並將他所屬的小組、單位的名字及他在這次行動中在何單位告訴我們。

俘虜 SA：Pinto Oliveira Sa。我是一個士兵；編號八二〇一二四一六九。我是比紹來的；我不知道本連或本營的編號，但是那是駐於花曼丁加 (Fa Mandinga) 的一連。

主席：他可否將他在登陸時屬於那一個小組告訴我們？

俘虜 SA：我在登陸時是在 Januario 中尉的一連。

主席：我想知道證人登陸時在那一個小組。他是否和 Januario 中尉一起登陸，還是他的小組另有一個小組長官？

俘虜 SA：是的，Januario 中尉是我們單位的長官。

主席：我們聽聽他的敘述，登陸後中尉給他什麼命令？

俘虜 SA：在我離開比紹時，我對於我要做些甚麼事情一無所知，直至我們到達此地，看見燈光，及上船時為止。當我們離開時，我們奉命更換衣服，改用 G-3 武器——我是說放棄 G-3 武器。

主席：我的問題是：Januario 中尉命令他做什麼，他在奉到命令後做了何事？他負有何種任務？

俘虜 SA：我們的使命是到飛機場，放火燒飛機場；但是

Januario 中尉告訴我們他不願意我們採取那個行動。 他說：
“ 這個飛機場是我們非洲同胞建造的 ”。

其時我們聽見幾發槍聲，他告訴我們：“ 我們回港口去吧”；
我們就留在那裡，以便投降。

主席： 那麼這些人沒有開過槍嗎？

俘虜 SA： 我領到的武器時是新的；我把武器以同樣的狀態交給幾內亞共和國當局。 我沒有開過一槍。

主席： 另外一個人也是在 Januario 中尉指揮下的同一股嗎？

俘虜 CO： 是的，同一股。

主席： 你也同意另外一個士兵所說的話嗎？

俘虜 CO： 是的，我同意他的陳述。 Januario 中尉要我們不要開槍；我也沒有開槍。

主席： 可否請他說出他的名字及編號。

俘虜 CO： 我名字叫 José C6 ；我是一個士兵；編號是八二一七〇六——七〇。 我生於比翁坡，屬於駐在花曼丁加的同連。

Mr. ESPINOSA： 我想知道兩位士兵的年齡，及他們從軍的時間。 他們從軍是因為徵兵的原因嗎？

俘虜 SA： 我十九歲。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他們強迫我從軍；他們迫我到花地的軍營。

俘虜CO： 我二十二歲；他們也強迫我入伍。 他們在同一天即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迫我進兵營——同一個兵營：花地的兵營。

MR. MWAANGA： 我有一個非常簡要的問題：在幾內亞（比紹）駐紮的葡萄牙軍隊中，被認為最大的敵人是誰。

俘虜SA： 我們認為幾綠非獨黨是最大的敵人。

俘虜CO： 幾綠非獨黨。

Mr. MWAANGA： 你們的當局向你們談過關於幾內亞共和國的任何事情嗎？ 他們是否認為幾內亞共和國對他們有敵意？在幾內亞（比紹）的葡萄牙當局對於幾內亞共和國採取何種態度？

俘虜SA： 我從來沒有聽人提過幾內亞共和國。

俘虜CO： 我以前也從來沒有聽人提過幾內亞共和國。我到達此地時，才明白他們也是黑人，我的同胞。

Mr. KULAGA： 只有一個簡單的問題：第二位俘虜在最近這次戰爭以前，曾否參與任何戰役？

俘虜CO： 以前從來沒有。

Mr. Abdoulaye TOURE： 我希望從這兩位士兵知道他們在葡萄牙軍隊的薪俸有多少。

俘虜SA： 我們每月領到九六〇厄司古多。

Mr. Abdoulaye TOURE：我希望從這兩位士兵知道他們在幾內亞登陸前領到多少錢。

傳譯員：他們兩人都說，他們以前沒有領到任何錢。此外第一個證人還說，他們的錢已被拿走，被迫將錢留在那裡。他們說，他們不能帶那種錢來此地。

Mr. Abdoulaye TOURE：他們的長官會否在行動前把他們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如果行動成功，他們的境遇可以略為改善，或者可以加薪，或者可以升官？

俘虜 SA：不，他們沒有向我們說過那種話。甚至我們的家屬也不知道。他們是在比紹。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到甚麼地方去。他們在我們沒有來此前所做的唯一事情是在花地登陸前將我們集合，發給我們麵包及肉。

Mr. Abdoulaye TOURE：除了肉的配給外，你們還收到酒類飲料——杜松子酒——或特製香烟嗎？

俘虜 SA：我們每五個士兵只領到一罐水果。

Mr. Abdoulaye TOURE：那份配給是否通常的配給——麵包及肉？通常是否分給你們那種麵包和肉，還是特別配給？

俘虜 SA：通常不是分給我們那種配給。只是在那天他們將那種配給分給我們。

Mr. Abdoulaye TOURE：你們能否告訴我們，士兵通常的配給是甚麼？

俘虜 CO： 通常在我們要去作戰時，他們將所謂作戰配給——作戰配給第二十號——發給我們，那是三天的配給。其餘的時間，我們通常領到米，有時領到馬鈴薯。

兩俘虜退席。

JOSÉ BUBACAR EMBALO 及 FRANCISCO JOSÉ MIGUEL SAMPAIO 的證詞

主席： 請各位俘虜自己說明其身份：姓名、編號、單位及長官。

俘虜 EMBALO： 我名叫 José Bubacar Embalo，第八二一四五六——七〇號。我是一個士兵，十九歲，在非洲管區的第一連。我的上尉是 Joao Bacar Djalo，我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入伍的，駐於花地的軍營。

俘虜 SAMPAIO： 我是一等下士。編號是八二〇四五九——六九。我名叫 Francisco Jose Miguel Sampaio。我在非洲管區第一連。我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從軍。現年二十一歲，我的上尉也是 Joao Bacar Djalo。

主席： 可否請下士告訴我們，他曾受多少時間的訓練，曾受何種訓練，他是如何獲得升級的？

俘虜 SAMPAIO： 我曾在小學四年，在奉命從軍時，已受過五年的中等教育。所以他們要我修習中士課程。

在我修完那個課程後，他們委派我為下士，其後又要我另外修習突擊隊課程——六個月——然後又另外修習四個月課程；

其後他們委派我爲第一連的一等下士。

主席：證人在從軍期間有無參加過作戰？

俘虜 SAMPAIO：有，許多次。

主席：對誰作戰？

俘虜 SAMPAIO：對恐怖份子。

主席：你如何參加這次作戰，如何成爲俘虜的？

俘虜 SAMPAIO：我們是在花地兵營。一位少校來說“你們準備大規模作戰”。他沒有說我們要到甚麼地方。我們八點在清敵上船，我相信那天是星期一。然後我們上了名叫 Bombarda 的登陸艇，有些人說我們是要去德克賽拉平多。

我們在經過比紹繼續向南走時，斷定不會是這個地方。我們開始推算我們要去何處。有人說：“我們也許是去哥摩”。總之，第二天我們發現我們是在比雅哥群島附近的海上，其中的一個島名叫蘇加。他們告訴我們，特別部隊在那些島嶼做準備工作。他們告訴我們，那是叫做特別作戰中心。

但是我們留在船上；他們不准我們下船。他們說，我們必須再等兩三條船。

我們停留了四天。我們每天看見更多的船，更多的戰艦。其中四條是巡邏艇，兩條是登陸艇。我們是在一條登陸艇上。另外一條——我記不起它的名字。

另外一條船的名字是 Montante。也是一條登陸艇。我們等到最後一天才准許和該島接觸。最後一天，當我們離開

該島時，我們奉命前往該島，脫去制服——將其隱藏起來——及靴子，更換武器。他們給我們不同的東西，以後我們看出那是在這裡穿的相似的衣著。那時我們問道：“我們爲甚麼要這樣？”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會告訴你們的”。然後，我們按照我們所要登陸的地方分乘不同的船。

我們在船上時，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是來攻擊科納克里的。我們領到彈藥；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攻擊飛機場；我們到達時，看見若干船隻。

我們上了名叫Hidra的巡邏艇。那隻船離開後，在船上有六個水手及我們。我們到達後，在攻擊處登陸。我們向着攻擊地點前進。我們是受João Januario Lopes的指揮。他說“我們不要攻擊；我們回到海灘去；我們可以等至明天早上，到那時我們可向幾綠非獨黨投降”。

我們與他同意，因爲我們相信待人之道不應如此。他們把我們當作小狗看待。他們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方；他們要我們攻擊生疏的地方。因此他就下令：“不要攻擊”；由於和我們一起有四個歐籍葡萄牙人，因此我們故意讓我們的隊伍切斷，然後向着海灘前進。當船來載我們時，我們沒有上船；我們等至早晨，因爲我們想到幾綠非獨黨總部去。但是正當我們等候時，出其不意地來了六個警衛。他們說他們要把我們關進牢裏。我們立即把我們的武器交給他們，因爲我們本來就預備投降；我們請他們帶我們到幾綠非獨黨部去。他們不願那麼辦；他們把我們關到牢裏，你們在這裏（用手指點）可以看出，我們在獄中受到懲罰。

主席：證人的指揮官現在何處——Lopes中尉？

俘虜 SAMPAIO： 他在獄中。

主席： 你能否將葡萄牙水手的情形告訴我們嗎？他們會否登陸，或是你們登陸，他們離開？

俘虜 SAMPAIO： 水手和我們一起前來，但是沒有登陸：他們留在船上。計劃是他們跟船回去，然後回來帶我們去。但是在他們回來時，他們不能把我們帶走，因為我們已藏了起來，他們帶上船的人只有一個傘兵上尉及別動隊中士，還有一個傘兵，還有也在那裏的一個少尉及三四個士兵。

主席： 回去的那個上尉、中士及其他人的國籍是甚麼？

俘虜 SAMPAIO： 回去的上尉、中士及其他人是歐洲葡萄牙人。回去的三個或四個士兵是非洲葡萄牙人。

Mr. MWAANGA： 我要提出兩三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第一，俘虜們看見幾條船？

第二，證人在他的陳述中提及他以前曾經參加過作戰，這個行動主要是針對他所稱為恐怖份子而發的。誰是那些恐怖份子，他們來自何處？

第三，在前來幾內亞共和國的這一群侵略者中他看見幾個白種葡萄牙人？

第四，——最後——證人的確說過，當他們到達攻擊附近的目的地時，他們決定他們要和由他提及姓名的上尉所組成的一群人切斷。那是何地？他們本來要攻擊的是何地？他們一群人的任務是甚麼？

俘虜 SAMPAIO： 關於船隻數目，我是乘巡邏艇來的；從該

船有六條船離開。 我不知道從較大的船——另外一條大船——放下幾隻小船。 但是從我的大船上放下了六隻小船。

至於誰是恐怖份子的問題，他們是解放喀伯拉 (Cabral) 的戰士。 葡萄牙人叫他們為恐怖份子。

他們來自何處？我不知道。 關於侵略幾內亞共和國的那一群人中的白種葡萄牙人數，我自己的單位中有八人。 當然，大船上還有許多，因為水手是白種葡萄牙人。

關於加入我們一個單位的八個人，四人下至海灘，其他留在船上，以便把小船開回去。

我們要攻擊的地方是飛機場。

Mr. KULAGA： 我相信一等下士的任務是前往飛機場；毀壞飛機場，回到海灘，然後上船，回到大船上去。

我希望證實這一點。

俘虜 SAMPAIO： 是的，的確是的，我們的任務是攻擊飛機場，儘量毀壞該場的一切東西，包括飛機，務使飛機不能起飛。然後我們必須回到船上。

當然，我們有完成這個任務的可能，因為飛機場無人防守。但是我們沒有採取那個行動，因為我們得到我們的指揮官所發不要採取那個行動的命令。 他說：“我們不要採取那個行動吧”，我們便沒有採取那個行動。

Mr. Abdoulaye TOURE： 我希望從一等下士知道他是否為一個白人和葡萄牙人的混血兒，如果是的，他的父母在那裏。

俘虜 SAMPAIO : 我來自綠角群島，我的父母是在幾內亞（比紹）。

Mr. Abdoulaye TOURE : 從開始起似乎就有點混淆不清。據說那是突擊隊的第一連。

是“突擊隊”，還是“管區”？那是應予區分的。

俘虜 SAMPAIO : 是的，我們是突擊隊。那是已在美國通用的取自意大利文的字，它的意義是指特別部隊。

Mr. Abdoulaye TOURE : 有第二點混淆不清的可能性。你提到你的上尉，我相信我曾聽見你的上尉名叫Joao Bacar Djaloo。

俘虜 SAMPAIO : 是的，不錯。我的上尉是Joao Bacar Djaloo。

Mr. Abdoulaye TOURE : 誰是少校？他姓甚名誰？

俘虜 SAMPAIO : Francisco ——少校的全名是Francisco Manuel Marques Leal de Almeida。

Mr. Abdoulaye TOURE : 我要請問現在是俘虜從前是葡萄牙士兵的一等下士：他所領的薪水有多少？

俘虜 SAMPAIO : 我只領到過一等下士的薪水一次，因為我剛剛升為一等下士。那個時候他們沒有發給我全薪，因為我曾借過錢。他們給我二，八〇〇厄司古多。全薪應該是五，二四七厄司古多。

Mr. Abdoulaye TOURE : 葡萄牙籍的一等下士在未開始這次突

擊行動前有沒有領到特別的數額？

俘虜 SAMPAIO：我們沒有領到額外數額，我們也沒有指望多領任何額外數額。他們沒有向我們談到特別獎金。

Mr. Abdoulaye TOURE：在進行行動前，你們有沒有領到烟酒的特別配給？

俘虜 SAMPAIO：我們在船上八天期間內，沒有領到那種配給，我們甚至挨餓。所有軍隊都心懷不滿，因為他們非常饑餓，而且他們對於上峰把我們送來進行這次攻擊外國的行動，而我們仍舊挨餓，都感到憤怒。

主席：我們沒有其他問題了；我想證人可以退席，我們可以延會。

Mr. MWAANGA：對不起；我有一個最後的問題。我的瞭解是所有海軍陸戰隊都是白種葡萄牙人，水手也是白種葡萄牙人，我希望一等下士證實這個瞭解。

俘虜 SAMPAIO：海軍陸戰隊都是非洲人，但指揮官為例外，他們是歐洲人。水手都是白人，只有少數幾個例外。例如廚子不是白人。

Mr. MWAANGA：我希望將兩個證人的回答加以比較。我希望另外一個俘虜回答這同一問題。

俘虜 EMBALO：水手全是白人，廚子是例外。海軍陸戰

隊全是非洲人，他們的指揮官是例外。

Mr. Abdoulaye TOURE： 我要問另一俘虜——士兵， Jose Bubacar Embalo——他是否可補充其他任何細節，一等下士可能忘記的事情。

俘虜 EMBALO： 我願意補充的唯一事情是我們被迫前來執行這個任務；每個士兵對於這件事情都非常不高興。我們此地的中尉建議我們不應參加，我們便不參加；中尉又說，他有一個弟兄在此地幾綠非獨黨，我們將前往那個幾綠非獨黨。

Mr. KULAGA： 可否讓我提出最後一個問題：俘虜曾否注意在幾內亞登陸的白種軍事人員是否已把他們的臉部或手臂染上顏色？

傳譯員： 他們兩人都說：“是的，我們看見有些人把臉部或手臂染上顏色。他們在船艙裡染。有幾個人正在染色，看見我們吃了一驚。”

兩俘虜退席。

DJALO ADAMA 的證詞

主席： 請俘虜說明自己的身份、編號、團、指揮官及他的國籍。

俘虜 ADAMA： 我名叫Djalo Adama。我生於岡比亞的班占 (Bandjam)。我是班占的一個石匠。

Mr. Abdoulaye TOURE： 班占就是拜赫斯 (Bathurst)。

俘虜ADAMA： 我是在班占；我在該地沒有服過兵役。

有一天一位親戚來到該地，告訴我如果我在該地找不到石匠的工作，我應該前往比紹，因為我可在比紹找到工作。因此我為了工作前往該地，因為我在班占找不到任何工作；我到達比紹後，他們立即強迫我從軍，直至我參加這次行動來到此地之前，我沒有離開軍隊。

幾個月前，他們強迫我參加軍隊，編號是六十二。我沒有服完十個月的兵役。

主席： 證人能否將指揮官的姓名及他登陸的指揮官命他擔任任何種任務告訴我們。

俘虜ADAMA： 最初長官要我不要離開大船，他是一個白人名叫Galvao；但是一會兒名叫Tcham的一等下士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前往康那克立。我們約有十人，我們奉命前往，在電站做破壞工作。

當一等下士Tcham下令時，我們割斷電站的電線。我們留在那裏，直至下午三時。那時若干裝甲車來了，他們殺死了我們中間的三個人。在我們十個人中，四個人自稱是幾內亞人。

其後，我們找地方躲藏，我們躲在灌木叢中。若干時間後，四個幾內亞人中有三人離開，這個人只有一個幾內亞人作伴；最後只有他單獨躲在叢林裏。

我一直躲到第二天——星期一——我想找些食物；就在那個時候他們捉住了我。幾內亞軍隊的軍人捉住了我。

他們捕獲我後，問我同志何在，我說他們全都跑走了。

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補充。

Mr. MWAANGA： 俘虜說他原籍是岡比亞。他是如何從岡比亞旅行到幾內亞（比紹）的？

第二，我希望知道，他是在岡比亞時應徵前往參加葡萄牙軍隊，還是只是前往該地尋找工作？

攻擊顯然未告失敗，他個人有何感想？事情已告結束，他撫心自問，有何意見？

俘虜 ADAMA： 我在岡比亞從來沒有服過兵役；我是石匠。那時我沒有工作。我前往岡比亞一個名叫北吉羅（Bedjilo）的小村莊，在那裏遇見幾內亞共和國的一個中士，他邀我到幾內亞（比紹）。他說我可在該地找到有二，〇〇〇厄司古多入息的石匠工作，那就等於一〇，〇〇〇非財盟法郎。

當我到達該地時，我以爲工作較多；豈知他們反而要我從軍，而且把我帶到遠離首都的一個地方。我從北極羅村乘小船——划艇——到比紹。

敵對行爲現已結束，我認清了我的處境，我後悔離開了岡比亞。如果我知道將來會發生何種事情，我便不會到岡比亞以外的其他地方尋找工作。現在我在此地，我已把我的生命交給幾內亞當局的手中。

Mr. KULAGA： 俘虜是不是岡比亞公民？

俘虜 ADAMA： 岡比亞沒有國籍，但是我是在岡比亞首都出生的。

我也是岡比亞的公民。我住在岡比亞首都——皮爾街六號。

Mr. KULAGA：你雖然是岡比亞國籍，但是你被徵入葡萄牙軍隊，是嗎？

俘虜 ADAMA：葡萄牙人知道我是從岡比亞來的，因為我把所有證明文件都給他們看過。

Mr. Abdoulaye TOURE：我要向俘虜問幾個問題，並且建議用英語問這些問題，不用繙譯。

他能否將他軍隊編號告訴我們？

你知道你在葡萄牙軍隊的編號嗎？

俘虜 ADAMA：是的。我的編號是六十二。

Mr. Abdoulaye TOURE：第二個問題：這位士兵是俘虜，他能否告訴我們誰招募他——姓名？

俘虜 ADAMA：是的，因為你如果不明白一點情形，你就必須——

傳譯員：你知道招募你的人嗎？

俘虜 ADAMA：是的，因為他們到軍隊來。

傳譯員：招募你的人姓甚名誰？

俘虜 ADAMA：哼？

傳譯員： 那個人的姓名。

俘虜 ADAMA： 那人 ——

傳譯員： 招募你的人的姓名。

俘虜 ADAMA： 他名叫 Djalo；他現在是在岡比亞的俘虜。

Mr. Abdoulaye TOURE： 那位士兵能否告訴我們，他所講的是那種中士？ 幾內亞正規軍的中士，還是法國殖民軍的中士？

俘虜 ADAMA： 帶我到該地的那個人？

Mr. Abdoulaye TOURE： 是的。

俘虜 ADAMA： 他是在殖民時代的法國軍隊。

Mr. Abdoulaye TOURE： 俘虜能否告訴我們，他做石匠的工資有多少？

俘虜 ADAMA： 我 ——

傳譯員： 你做石匠時，可以拿多少錢？

俘虜 ADAMA： 如果我替別人工作，我有時每天拿六先令十便士。

Mr. Abdoulaye TOURE： 這位士兵可否告訴我們，他能讀英文和寫英文嗎？

俘虜 ADAMA： 不 —— 只能寫法文。

傳譯員：你能寫法文嗎？

俘虜ADAMA：不。

傳譯員：你不能寫法文？

俘虜ADAMA：我連英文也不能寫。

傳譯員：你不能寫英文？

俘虜ADAMA：不。

傳譯員：你能讀英文嗎？

俘虜ADAMA：不。

Mr. Abdoulaye TOURE：這位士兵能否告訴我們，他在未參加這次遠征前，領到多少薪俸？

俘虜ADAMA：在我們正要前來此地的時候？

Mr. Abdoulaye TOURE：是的。

俘虜ADAMA：他們說我們可以領到六〇，〇〇〇法郎。

傳譯員：他們說你們可以領到六〇，〇〇〇法郎？

俘虜ADAMA：是的——在我們做完工作的時候。

Mr. Abdoulaye TOURE：誰會付給你那些錢？

俘虜ADAMA：那個時候，那支軍隊的長官名叫 Djalo Thierno

指揮官。

Mr. Abdoulaye TOURE：你能否告訴我們，當電站發生戰事時，幾內亞方面死亡的人數有多少？

俘虜 ADAMA：我不知道幾內亞方面的情形；我只知道我方死亡的有三人。裝甲車來後，我們便逃走。

Mr. Abdoulaye TOURE：最後的問題：像你一樣來自岡比亞的人到比紹去的有多少？

俘虜 ADAMA：岡比亞人不多。我們有兩人。

Mr. Abdoulaye TOURE：你知道有無岡比亞以外的國家——不是岡比亞——人民像你一樣，被帶到比紹去的？

俘虜 ADAMA：是的，若干其他的人。他們來自達喀爾或自由城。我所知道的只此而已。

Mr. Abdoulaye TOURE：你能告訴我們多少人嗎？一百？兩百？五十？二十？

俘虜 ADAMA：我們共有一五九人；我們是全部。他們是像我一樣入伍的。

Mr. Abdoulaye TOURE：你說招募你的人現在是在岡比亞監獄中？

俘虜 ADAMA：是的。

Mr. Abdoulaye TOURE：你怎麼知道？

俘虜 ADAMA： 這是我們在比紹時聽到的消息。

Mr. Abdoulaye TOURE： 你爲甚麼會進監獄？你偷了東西？

俘虜 ADAMA： 唯一的理由是他們招募人，沒有什麼。

俘虜退席。

Mr. Damantang CAMARA： 我願意代表幾內亞代表團感謝聯合國特派團，你們盡了極大的努力來完成你們的任務。 我們知道，諸位已在打破紀錄的短期內並在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完成了這個使命。

在我們這方面，我可向諸位保證，我們已經盡其所能，來減輕諸位的工作。 但是我們相信，所獲的結果已有決定性，諸位已有機會，獲得了足以幫助諸位查明事實真相的一切資料。

我們強迫諸位作這次旅行，引以爲憾，但是我相信諸位可以瞭解，俘虜是在科納克里，爲了安全起見，我們把他們撤至內地。

現在爲時已晚，我們應即停會，準備回科納克里去。 明天早上，在你們離開之前我們將再度會面。

我們要把我們所能蒐集到的一切證據提供諸位使用。 我們將在明天辦理此事，連同照片文件一併提去。 那也許是有用的，可使諸位昨天及今天記下的筆記完備。 我們還不知道諸位的飛機何時可以到達。 我們相信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再度會談，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主席： 我願意代表聯合國特派團向閣下及參加會議的貴代表團全體團員致謝。 諸位已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儘量

使我們舒服地逗留此地，使我們得以完成我們的工作。我們知道你們已經給與我們一切便利，已在這種任務中給與我們的一切可能的禮遇。我們非常感激諸位；我們感謝你們的一切努力。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午前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午後十二時三十五分

在科納克里伯西亞旅館舉行的第九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Mr. Damantang Camara, 幾內亞共和國外交部次長

Mr. Omar M'Baye, 經濟部主任

Mr. Damantang CAMARA : 各位先生，在我們共度過疲憊的一日一夜之後，我希望你們至少會稍微休息。

今早我們分手時，我想我們的會議算是開完了，但一些事件迫使我们再向你們請求作這次會談，好向你們提供一些有助於你們任務達成的補充情報。

當我們在金地亞訊問俘虜時，我們又受到一次新的侵略，這次是從陸地上來的。

葡萄牙人襲擊我們一事，衆目昭彰，你們現在無疑也已深信此點。昨夜的新侵略無須乎派員調查，因為是發生在幾內亞和幾內亞（比紹）的邊界上。我想要向你們報告這事。現在我讓 M'Baye 同志發言，他將告訴你們詳情。

Mr. M'BAYE: 主席先生，在你離開敝國之前，外交部授權給我來向你提供下列情報，好使你能圓滿達成安全理事會託付給你的任務。

毛里塔尼亞廣播電台播出了一項利比里亞政府的公告，據說有一個人，一個白人，一個名叫 Francisco Lopes 的葡萄牙人，屬於非洲突擊隊第一連，第三班，故此屬於葡萄牙正規軍，他曾在巴伐達地方 Galvao 中尉手下受了九個月的特別訓練，現被一艘荷蘭船從海面救起。荷蘭船把他送到利比里亞。

這人宣稱他們受有明確命令在幾內亞登陸，實行武裝侵略。

部長也說到葡萄牙在幾內亞，葡屬幾內亞及塞內加爾交界處，名叫庫達諾的地方從事武裝侵略。

我們前天已知道從庫達諾方面有葡萄牙人侵襲。從那時起，侵襲次數加多。當這些部隊深入到相當地帶，即被我國軍隊

圍剿，展開戰鬥；現在戰鬥還在繼續進行。他們損失很重。

無論如何，我們會隨時向你們報告情勢的發展。我們向你們報導這些情報，使得你們對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更為詳盡。

以上是我們要向你們提供的情報。

如果你們有甚麼問題，我很樂意回答。

主席： 各位先生，特派團很感激你們剛才向我們提供的補充情報，將來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審議這案件時，這些情報將極有價值。

我們與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會談既然已近終結，我願意說明，我們非常感激幾內亞共和國政府的全力合作及給予我們的協助，使我們能完成這一階段的工作。

特派團在貴國短暫的停留期間受到殷勤周到的招待，我們也非常感激。

Mr. Damantang CAMARA： 祝你們歸途一路順風，我們希望能再在幾內亞見到你們——不是以調查團員的身分，而是以觀光旅客身分來作友好訪問。

若我們對聯合國組織答覆我們籲請的方式曾作批評，那並不是由於我們不願意有人來敝國調查。適得其反地，我們很樂意向你們提供情報，因為我們希望世界輿論知道這邊的情形。

在你們停留期間，我們已儘可能供應一切協助。我們這方面感覺到完全滿意，因為我們堅信無須再向你們供應補充證據；你們所見到及收到的一切，應該足使你們支持共和國總統兼幾內亞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在開始時所作的聲明。

我感謝你們的耐心；並以政府的名義表達我們的期望：聯合國組織能從這些事實中獲得適當的教訓。

我們備有以前說過的各項證件，聽憑你們處理，其中包括磁性錄音帶及被毀地點的照片。現在我們等我們的大使來，他正在和政府諮商事項。他來了我們就把這些證件交給你們。

主席： 先生，我再度謝謝你。我向你保證，特派團瞭解並尊重你們的情緒。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午後三時四十五分
在科納克里伯西亞旅館舉行的第十次會議

陳述意見者：

Abdoulaye Touré, 閣下，特命全權大使，幾內亞駐
聯合國常任代表。

Mr. Abdoulaye TOURE：各位先生，幾內亞政府派我以與你們曾商的代表團的名義告知你們，共和國總統要向你們作以下的致詞，他在這艱危時期雖然公務繁重，但在接見你們之後親自交給我這項文告。

總統聲明他很遺憾無法親自與你們握別，但他願強調幾內亞對聯合國寄望殷重。否則的話我們也不會在這艱危時機向這個國際組織求助。

共和國總統也命我向你們轉達一份電報副本，是他致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閣下的電報，電文如下：

“幾內亞共和國謹通知閣下：於聯合國觀察團訊問於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葡萄牙武裝侵略科納克里一役中俘獲俘虜之際。葡萄牙侵略者復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間發動第二次攻擊，侵入茹達諾區北部邊疆（句）幾內亞境內戰事進行中，以求擊退此第二度侵略，其發生地區足證罪責係屬葡萄牙殖民軍隊絕無疑義（句）謹請閣下考慮此項新情勢（句）此請鈞安總統 Ahmed Sékou Touré”。

共和國總統，同時也是軍隊及我國革命的最高統帥，也命我聲明，我們完全信任聯合國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機構，但若當葡萄牙人，無疑地在它的盟友國際帝國主義者支持下，以如此罪大惡極的方式謀取其目標的時候，聯合國若不依國際公理良心採取必要對策，則這份信心將慘遭粉碎。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對這組織的前途也不免深懷憂懼。

我們國家元首也命我告訴各位，這項當你們在幾內亞領土

上時所作的新侵略，實在也是以你們在國際組織中所代表的各國政府為對象，因為我們知道，派遣你們的雖然是聯合國，你們總是由你們自己的政府選派的；他們選擇你們在我們領土上的時候作第二次侵略，證明他們用心何在。

因此，我們要以幾內亞政府的名義，向你們提交一份寄給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文件。

幾內亞國家最高元首，軍隊及革命的領袖，也命我向你們在聯合國中所代表的各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轉達他的友情；他要我向你們說，若不是由於目前的情勢，他深願使你們領略到有口皆碑的幾內亞好客精神，親見你們充份熱切地享受這種殷勤。你們也許會感受到許多欠缺，還要請你們多多涵諒，通常在幾內亞是不會如此的，幾內亞的好客精神，也是非洲好客精神的一部，向來是衆所周知的。你們若曾遇到一些小困難，我們希望你們儘早置之度外。

敝國總統也命我祝你們一路順風，並且在安全理事會辯論中收獲豐碩。

我們也要交給你們六卷錄音帶，錄有你們所聽到的證人們的聲明。我們也有幾組照片。最後的照片還未印妥，但這些顯示出平常我們招待貴賓用的貝爾弗尤別墅所受的毀壞。附入案卷中。我們希望你們善予利用。

其他照片隨時可能送來。你們很知道我們是發展中的國家，我們沒有經濟先進國家所擁有的各種設備，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印出照片。希望你們包涵。

敬祝旅途順利，安抵紐約。

主席：閣下，對於 Sékou Touré 總統所表現的親切，特派團深受感動，我們多謝他的祝頌。我們理會到他所說的事件及聯合國處理此事件的含意。作為我們各國的代表人，我們對他如此重視我們各國的友誼深為感激。

我們當然知道非洲傳統的好客精神，我能向閣下保證，雖然是在艱危之際，我們在這方面並未失望。特派團全體人員和秘書處人員都受到殷勤照顧——在這種情形下所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我們很感謝你們對我們完成任務所給予的協助與合作，若沒有你們的積極參與，我們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多謝。

我們也祝你們一切順利，再會。

午後四時零五分散會：

附件貳

政府代表書面陳述

國家元首、革命最高領袖暨人民革命軍總司令，AHMED SÉKOU
TOURÉ 總統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於革命之音
電台廣播文告

[原件：法文]

經幾內亞共和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呼籲之後，聯合國遣派之代表團將於本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達科納克里。

我們原係請求立即派遣空運部隊以徹底解除外國船隻進入幾內亞領海所構成之威脅，故該代表團之蒞臨，未能盡符我人期望。惟自幾內亞政府視之，此舉足可有力證明葡萄牙政府對幾內亞自主人民無故進行罪惡侵略之全部罪狀。亦正爲此，幾內亞政府預向駐科納克里各外交使節提出呼籲。

我們知道他們俱曾於侵略者有策劃地攻擊首都衝要地點及我們的英勇民衆時，逐步察及其瘋狂企圖。我們知道他們曾目擊由葡萄牙白人傭兵駕駛的許多小船，滿載穿著制服的侵略者，穿梭往來於我國海岸與遠洋間。他們均曾見到敵人戰鬪機在我們首都上空飛行。我們亦知若干友邦且直接蒙禍，其專家中有人受傷，有人慘遭卑鄙謀殺。

敵人船艦繼續在洋面活動，且有潛水艇支援，顯係有意對幾內亞國展開消耗戰，因此上述各項事實乃益見嚴重。

因此，我們籲請熱愛自由、渴望保持非洲獨立與尊嚴的所

有非洲兄弟之邦，儘速以適當方式具體援助受葡萄牙殖民主義及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威脅之我國。

今日我們也籲請所有非洲以外友邦，尤其曾在安全理事會投票支援我人，或其政府曾嚴詞譴責罪惡侵略行動之各國，對我們惠予援手，立即提供一切可能之協助。

幾內亞人民，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期待他們和衷共濟的精神能在今後數小時或數日內有具體表現。

我們並對已向我人作友好支援的非洲亞洲及阿拉伯人民及政府熱烈致謝。

自由獨立及自主與尊嚴之非洲萬歲！

革命萬歲！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幾內亞共和國外交部長照會

〔 原件：法文 〕

逕啓者：外交部茲向派駐幾內亞政府之使領館及商務使節致意，並據革命之音電台於本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播出之幾內亞國家元首、革命最高領袖Ahmed Sékou Touré總統文告，通知彼等可向遭受葡萄牙侵略之幾內亞政府提供各種援助，例如向本日抵達科納克里之聯合國代表團就彼等於此侵略行動中所身歷目擊之事件提供具體證言。

外交部預悉派駐幾內亞政府之使領館及商務使節自必履行此項義務，並順向
貴使節重表崇高之敬意。

此致

駐幾內亞科納克里各使領館及商務使節。

外交部長

(簽名) SAIFOULAYE DIALLO

意大利駐幾內亞大使就傭兵武
裝侵略幾內亞首都事件之聲明

〔 原件：法文 〕

我首向幾內亞政府爲其傷亡敬致弔慰之忱。 傭兵對幾內亞首都進行武裝侵略時，傷亡者非僅官兵及民軍，亦有首都民衆，凡此種種均爲吾人所目擊。

由於此侵略行動，一意籍專家於星期日夜間在其住處受重傷，其房屋亦部分爲榴彈炸毀。 蓋傭兵於其所經之處燒殺無忌，居住其目標附近之民衆頗有傷亡，即婦孺亦未能倖免。

受傷者爲 Mr. Aldo BONACCI 印刷專家，係應幾內亞及意大利政府之聘主持貝爾弗尤應用美術學校印刷術及平面藝術職業訓練課程。Mr. Aldo BONACCI 有子女四人。 當其於清晨四時受傷時，我與內子設法予以可能之救護，並由一醫生及一外科專家以當時手邊所有器械，在 Ignace Deen 醫院爲之施行緊急手術。 當時電源已斷，情勢危殆，侵略者與幾內亞民軍正於該區激戰。

我藉此機會向幾內亞當局，醫生，及 BONACCI 家幾內亞籍友人深致謝忱。 彼等協助我們使身受重傷之意國公民得獲急救。 傷者將於本週五搭機返意大利，俾獲充份治療。

我知尙有其他無辜犧牲者，平民間不乏爲人卑鄙謀殺者，數位歐籍專家亦罹難。 此輩專家均係奉遣至幾內亞提供其不同範疇內之經驗及才能，以求加速幾內亞共和國經濟發展過程者。

意大利政府及人民堅信此種合作方式，對全力支援幾內亞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事絕不躊躇。 此種支援係本諸國際間禍福相共及密切友好合作之原則，亦爲達成和平及社會正義等崇

高目標的唯一途徑。

意大利政府一本對和平及國際合作原則的忠實信念，嚴厲譴責一切武裝侵略，堅信自由獨立國家之主權乃神聖不可侵犯，不容任何國家假任何藉口以武力干預謀求顛覆。

我深自慶幸，幾內亞人民能一本其勇敢堅毅及決心，獨力擊退吾人均為見證之侵略。我至誠祝頌幾內亞共和國幸福繁榮。意大利願全力支援，提供其經驗，尤其技術工業方面之經驗，此乃為我兩民族彼此之利益，亦為和平及國際安全之利益。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幾內亞大使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特派團主席函

〔 原件：法文 〕

前經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幾內亞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名義，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派往幾內亞特派團建議提供，由現在幾內亞共和國工作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公民所作關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事件之目擊證人報告書，並承閣下允予接受。現謹隨函附奉下列各件：

— 由現居幾內亞共和國科納克里之 Lothar Franze 先生及 Georg Gotter 先生所作之目擊證人報告書，

— 由 Franze 及 Gotter 二先生根據其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觀察所得繪製之地圖二幅，其中亦包括我個人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觀察船隻行動所得，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特派團作口頭報告時已曾述及者。

尚望我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同意所作之陳述，暨所附文件，有助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派往幾內亞特派團任務之達成。

敬請閣下鑒照。

目擊證人報告書

具報告書人，Lothar Franze 先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電訊工程師，暨 Georg Gotter 先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電機工程師，均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公民。

Mr. Lothar Franze 於科納克里 P & T 擔任電訊專家。Mr. Georg Gotter 於 Donka C. E. R. "2 Aout" 擔任電機工程教師。以目前居於 "Boulbinet A" 大廈十樓之二公寓中（見圖中 "A" 點）。^a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三時十五分，我二人同時為槍聲驚醒。其後，Franze 先生與 Gotter 先生由 Franze 家陽台毫無間斷地觀察得下列事件：

由前陽台我們左眺可東見海岸公路，右眺可見海面，直至西北方之羅斯群島。由後陽台則可觀察科納克里一區及港口水面（見附圖）。^a

約三時二十分我們可見到電力供應逐區中斷（科納克里一區全部，科納克里二區部分）。自三時十五分始可聽到海岸公路東面，法蘭西旅館西面，及總統府方向之槍聲。

近四時，我們自後陽台見到 Camayenne 旅館附近起火焚燒。四時四十分我們見到海面有一黑色物體（見附圖^a位置一所繪紅色船隻）。近五時我們察覺黑色物體周圍有馬達聲——綠色描繪之位置二。近五時三十分我們可認出該物體係由二部分構成。黎明時（近六時）我們可識明該物體乃船隻，其一無疑為登陸艇。六時二十分此登陸艇開始向海心行駛——見紅色虛線。六時三十分，二哨艇由二船方面駛向岸邊——見有箭頭(3)之綠線。

^a

本報告書所提及的地圖已在聯合國秘書處檔案內存放，隨時可供查考。

當此等哨艇駛向海岸已及半途——見綠色曲線(3)——我們可聽到機關槍激烈掃擊聲，亦見到船隻方面之彈着點。哨艇立即折回，駛向停留於原位置之第二艘船，我們識明該船乃不明國籍之戰艦。

其後，我們門前半島上開始激烈戰鬥——見A點。六時三十五分戰艦亦開始向海心駛行。約一小時後，二船均於卡薩島後方消失。

半島上戰鬥繼續進行。七時十分我們見到數人跳水逃亡，岸邊有人向之射擊。逃亡者向卡薩島方面泅泳。不久後，我們祇見二游泳者，而亦漸越出我們視域之外。

半島上俘獲之首批俘虜於約七時三十分時經過我們門前。大約有八人，身着橄欖綠色制服，佩帶綠色臂章，其中數人戴有土黃或橘黃色軟帽。

近八時三十分，我們由後陽台見到港口及Camayenne旅館方面——見附圖^a——一艘登陸艇及三艘與我們於前陽台觀望時所見者同型之戰艦。此等艦艇不停地移動，我們亦見到若干顯係哨艇之小船在艦艇與海岸間行駛。近十一時，有砲火轟擊此等船隻，顯係由戰車發砲者。十二時與十三時間，此等艦艇及若干隨從哨艇向Tamara^a島方向駛去——見附圖。至近晚尚依稀可見。

此段時間內我們可聽到城中不同地區戰鬥廝殺聲。日落時分，約近十九時，由岸邊開始向海上射擊，布成猛烈火幕。

二十時二十五分，我們注意到晚間艦艇行經方面兩光點。不多時候，可見四點，彼此間距離相等。光點（顯係艦艇）緩緩向北方及東北方遠去。近二時三十分，一船向南急駛，於

三十分鐘後踪影杳然。 另三光點則於近三時十五分時驟然消失。

我們尚注意到下列與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事件有關事項：

十一月二十二日前數日，有一船由普通船隻罕行的路綫駛近科納克里南岸，停泊於茂才島左近岸邊——位置一。 次日，該船離原停泊處而拋錨於靠近進港處——位置二。 星期日，該船復離其原停泊處而停於距港口燈塔約三、四百公尺之處——位置三。 雖周圍彈落如雨，它仍於該處停留至星期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後未經入港即駛往海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科納京里

(簽名) Lothar FRANZE (簽名) Georg GO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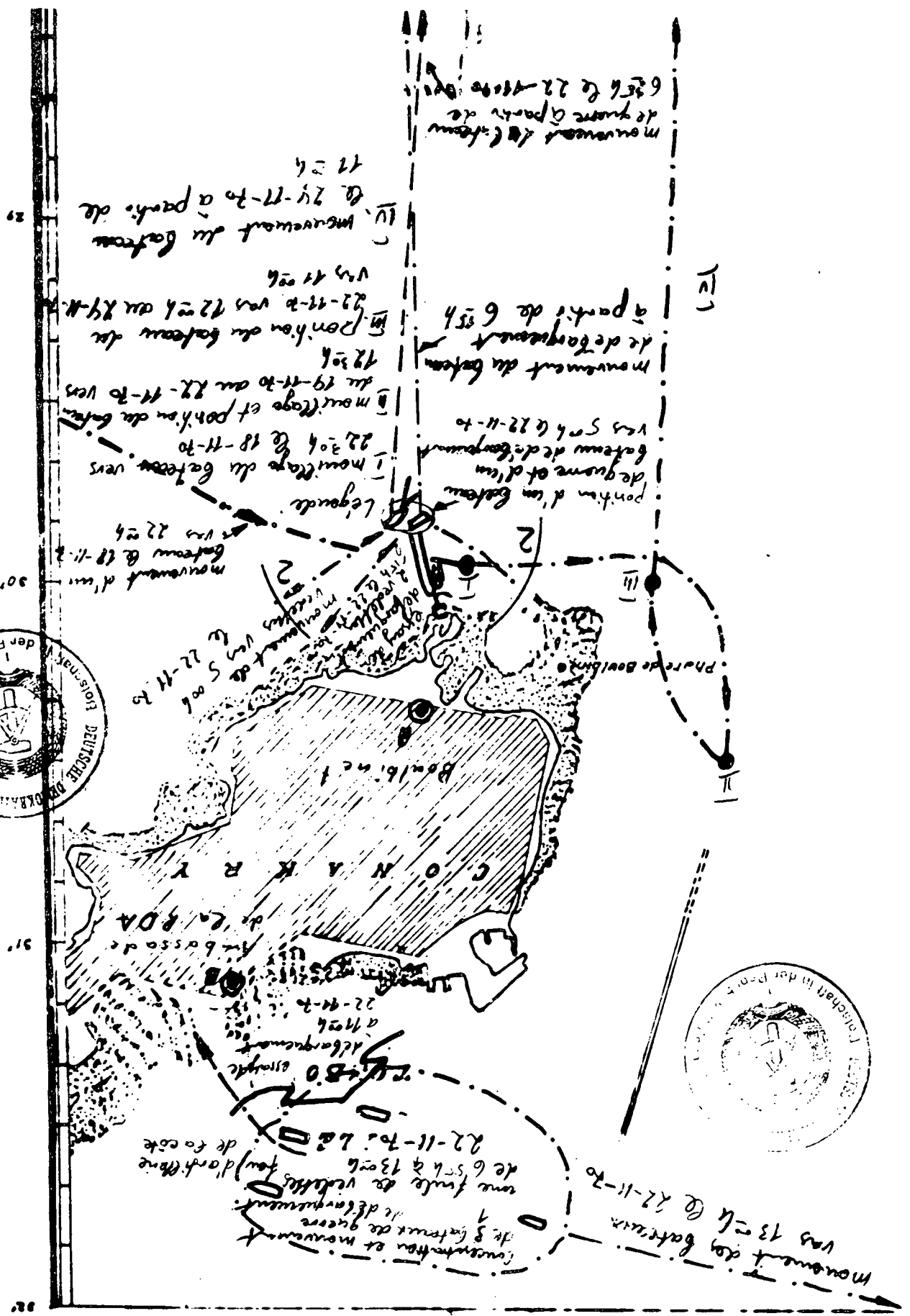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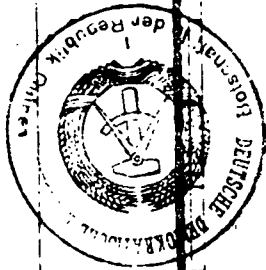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證明以上係屬 Mr. Lothar Franze 及
Mr. Georg Gotter 之簽名。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科納京里

大 使

RR/70 號

(簽名) Günther FRITSCH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